

新 月

第 二 卷 第 二 號

上 海 新 月 書 店 發 行

民 國 十 八 年 四 月 十 日

新月月刊第二卷第二號

歐洲的向外發展

劉英士著

實價一元二角

「打倒帝國主義！」在如今這革命的年頭，這是人人會喊的口號了。但是——什麼叫做帝國主義？怎樣發展起來的？如何纔能打倒它？這種種疑問便難回答了。

前中央黨務學校教授劉英士先生，是現代罕有的專門研究國際政治的學者。他以數年來的講授的心得寫了這樣一部鉅著，把歐洲列強侵略弱小民族的經過系統的敘述出來，把帝國主義的始末緣由講說得清清楚楚。這部書實在是目前革命的青年應該人手一冊的。

劉先生的文筆瀟灑是本書的一大特色。本書沒有一點普通教科書的枯澀，劉先生的文章充滿了幽默，嬉怒美罵，逸趣橫生。他把極繁複的歷史寫得生氣勃勃，有小說的風味。目前出版界中解釋帝國主義的書不止一本，然而像劉先生的這樣豐富有趣的書，恐怕一時找不出第二本。現由本店精印一冊，三百餘頁。

新月月刊第二卷第二號

目錄

畫.....	霍德拉
人權與約法.....	胡適
專家政治.....	羅隆基
小哥兒倆.....	凌叔華
素描(博克林)	
愛國尙武詩人的陸放翁.....	雪林女士
南京月蝕.....	葛
共產主義的歷史的研究(拉斯基教授原著).....	黃肇年譯
某女之幻想(佐藤春夫作).....	查士元譯

素描（佛父特力希）

哲學與『不知』……………彭基相

照X光室……………李 祈

由反切推求史前中國語……………潘尊行

勇敢（高爾華綏原著）……………顧仲彛譯

由寒假說到三學期制……………西 澂

書報春秋

帝國主義與文化……………英 士

說『曲譯』……………廖

海外出版界（五則）……………葉公超等

編輯後言

現代文藝叢書第五種

再版 西澄閒話

西澄著 實價一元二角

前一兩年在每期的「現代評論」裏，大家看見過一位署名西澄的文章，這些文章又輕輕的冠以「閒話」。漸漸的，看「現代評論」的人，不知不覺要先看西澄的閒話。——究竟西澄是誰？閒話是什麼文章？為什麼人人要看？

西澄是誰是不成問題的。閒話是什麼文章，現在印在這本書裏了。為什麼人人要看——是的，為什麼人人要看呢？……

「西澄閒話」印出來賣給要看它的人。

再版 中國之家庭問題

潘光旦著 甲種九角半
乙種八角

（聞一多作封面）

父母祖宗，我們應當怎樣待遇？……
婚姻問題，我們應當怎樣解決？……
生了子女，我們應當怎樣教養？……
要解決這一類的疑難，不可不讀「中國之家庭問題」，因為這本書是根據三百多人的結論做成的。用西洋的科學方法來研究中國的家庭問題，這是破天荒的創舉。



油畫

瑞士霍德拉作

人權與約法

胡適

四月二十日國民政府下了一道保障人權的命令，全文是：

世界各國人權均受法律之保障。當此訓政開始，法治基礎亟宜確立。凡在中華民國法權管轄之內，無論個人或團體均不得以非法行為侵害他人身體，自由，及財產。違者即依法嚴行懲辦不貸。着行政司法各院通飭一體遵照。此令。

在這個人人權被剝奪幾乎沒有絲毫餘剩的時候，忽然有明令保障人權的盛舉，我們老百姓自然是喜出望外。但我們歡喜一陣之後，揩揩眼鏡，仔細重讀這道命令，便不能不感覺大失望。失望之點是：

第一。這道命令認「人權」為「身體，自由，財產」三項，但這三項都沒有明確規定。就如「自由」究竟是那幾種自由？又如「財產」究竟受怎樣的保障？這都是很重要的缺點。

第二，命令所禁止的只是「個人或團體」，而並不曾提及政府機關。個人或團體固然不得以非法行為侵害他人身體自由及財產，但今日我們最感覺痛苦的是種種政府機關或假借政府與黨部的機關侵害人民的身體自由及財產。如今日言論出版自由之受干涉，

如各地私人財產之被沒收，如近日各地電氣工業之被沒收，都是以政府機關的名義執行的。四月二十日的命令對於這一方面完全沒有給人民什麼保障。這豈不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嗎？

第三，命令中說，「違者即依法嚴行懲辦不貸，」所謂「依法」是依什麼法？我們就不知道今日有何種法律可以保障人民的人權。中華民國刑法固然有「妨害自由罪」等章，但種種妨害若以政府或黨部名義行之，人民便完全沒有保障了。

果然，這道命令頒布不久，上海各報上便發現「反日會的活動是否在此命令範圍之內」的討論。日本文的報紙以為這命令可以包括反日會（改名救國會）的行動；而中文報紙如時事新報長壘先生的社論則以為反日會的行動不受此命令的制裁。

豈但反日會的問題嗎？無論什麼人，只須貼上「反動分子」「土豪劣紳」「反革命」「共黨嫌疑」等等招牌，便都沒有人權的保障。身體可以受侮辱，自由可以完全被剝奪，財產可以任意宰制，都不是「非法行為」了。無論什麼書報，只須貼上「反動刊物」的字樣，都在禁止之列，都不算侵害自由了。無論什麼學校，外國人辦的只須貼上「文化侵略」字樣，中國人辦的只須貼上「學閥」「反動勢力」等等字樣，也就都可以封禁沒收，都不算非法侵害了。

我們在這種種方面，有什麼保障呢？

我且說一件最近的小事，事體雖小，其中含着的意義却很重要。

三月廿六日上海各報登出一個專電，說上海特別市黨部代表陳德徵先生在三大大會提出了一個「嚴厲處置反革命分子案」。此案的大意是責備現有的法院太拘泥證據了，往往使反革命分子容易漏網。陳德徵先生提案的辦法是：

凡經省黨部及特別市黨部書面證明爲反革命分子者，法院或其他法定之受理機關應以反革命罪處分之。如不服，得上訴。惟上級法院或其他上級法定之受理機關，如得中央黨部之書面證明，即當駁斥之。

這就是說，法院對於這種案子，不須審問，只憑黨部的一番證明，便須定罪處刑。這豈不是根本否認法治了嗎？

我那天看了這個提案，有點忍不住，便寫了一封信給司法院長王寵惠博士，大意是問他「對於此種提議作何感想」，並且問他「在世界法制史上，不知在那一世紀那一個文明民族曾經有這樣一種辦法，筆之於書，立爲制度的嗎？」

我認爲這個問題是值得大家注意的，故把信稿送給國聞通信社發表。過了幾天，我們接得國聞通信社的來信，說：

昨稿已爲轉送各報，未見刊出，聞已被檢查者扣去。茲將原稿奉還。

我不知道我這封信有什麼軍事上的重要而竟被檢查新聞的人扣去。這封信是我親自負責署名

的。我不知道一個公民爲什麼不可以負責發表對於國家問題的討論。

但我們對於這種無理的干涉。有什麼保障呢？

又如安徽大學的一個學長，因爲語言上挺撞了蔣主席，遂被拘禁了多少天。他的家人朋友只能到處奔走求情，決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蔣主席。只能求情而不能控訴，這是人治，不是法治。

又如最近唐山罷市的案子，其起原是因爲兩益成商號的經理楊潤普被當地駐軍指爲收買槍枝，拘去拷打監禁。據四月二十八日大公報的電訊，唐山總商會的代表十二人到一百五十二旅去請求釋放，軍法官不肯釋放。代表等辭出時，正遇兵士提楊潤普入內，「時楊之兩腿已甚擁腫，並有血跡，週身動轉不靈，見代表等則欲哭無淚，語不成聲。其悽慘情形，實難盡述。」但總商會及唐山商店八十八家打電報給唐生智，也只能求情而已；求情而無效，也只能相率罷市而已。人權在那裏？法治在那裏？

我寫到這裏，又看見五月二日的大公報，唐山市罷市的結果，楊潤普被釋放了。「但因受刑過重，已不能行走，遂以門板抬出，未回兩益成，直赴中華醫院醫治。」大公報記者親自去訪問，他的記載中說：

……見楊潤普前後身衣短褂，血跡模糊。衣服均粘於身上，經醫生施以手術，始脫下。記者當問被捕後情形，楊答，苦不堪言，曾用舊時憲法盜匪之壓槓子，余實不堪

其苦。正在疼痛難忍時，壓於腿上的木槓忽然折斷。旋又易以竹板，週身抽打，移時亦斷。時劉連長在旁，主以鐵棍代木棍。鄭法官恐生意外，未果。此後每訊必打，至今週身是傷。據醫生言，楊傷過重，非調養三個月不能復原。

這是人權保障的命令公布後十一日的實事。國民政府諸公對於此事不知何作感想？

我在上文隨便舉的幾件實事，都可以指出人權的保障和法治的確定決不是一番模糊命令所能辦到的。

法治只是要政府官吏的一切行為都不得踰越法律規定的權限。法法只認得法律，不認得人。在法治之下，國民政府的主席與唐山一百五十二旅的軍官都同樣的不得踰越法律規定的權限，國民政府主席可以隨意拘禁公民，一百五十二旅的軍官自然也可以隨意拘禁拷打商人了。

但是現在中國的政治行為根本上從沒有法律規定的權限，人民的權利自由也從沒有法律規定的保障。在這種狀態之下，說什麼保障人權！說什麼確立法治基礎！

在今日如果真要保障人權，如果真要確立法治基礎，第一件應該制定一個中華民國的憲法。至少，至少，也應該制定所謂訓政時期的約法。

孫中山先生當日制定「革命方略」時，他把革命建國事業的措施程序分作三個時期；

第一期爲軍法之治（三年）

第二期爲約法之治（六年）……『凡軍政府對於人民之權利義務，及人民對於軍政府之權利義務，悉規定於約法。軍政府與地方議會及人民各循守之。有法者，負其責任。……』

第三期爲憲法之治。

『革命方略』成於丙午年（一九〇六），其後續有修訂。至民國八年中山先生作孫文學說時，他在第六章裏再三申說『過渡時期』的重要，很明白地說『在此時期，行約法之治，以訓導民人，實行地方自治。』至民國十二年一月，中山先生作『中國革命史』時，第二時期仍名爲『過渡時期』，他對於這個時期特別注意。他說：

第二爲過渡時期。在此時期內，施行約法（非現行者），建設地方自治，促進民權發達。以一縣爲自治單位，每縣於散兵驅除戰事停止之，日立願約法，以規定人民之權利義務，與革命政府之統治權。以三年爲限，三年期滿。則由人民選舉其縣官。……革命政府之對於此自治團體祇能照約法所規定而行其訓政之權。

又過了一年之後，當民國十三年四月中山先生起草『建國大綱』時，建設的程序也分作三個時期，第二期爲『訓政時期』。但他在建國大綱裏不曾提起訓政時期的『約法』，又不曾提起訓政政府期的年限，不幸一年之後他就死了，後來的人只讀他的建國大綱，而不研究這『三

期「說的歷史，遂以爲訓政時期可以無限地延長，又可以不用約法之治，這是大錯的。」

中山先生的建國大綱雖沒有明說「約法」，但我們研究他民國十三年以前的言論，可以知道他決不會相信統治這樣一個大國可以不用一個根本大法的。況且建國大綱裏遺漏的東西多着哩。如廿一條說「憲法未頒布以前，各院長皆歸總統任免」，是訓政時期有「總統」，而全篇中不說總統如何產生。又如民國十三年一月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已有「以黨爲掌握政權之中樞」的話，而是年四月十二日中山先生草定建國大綱全文廿五條中沒有一句話提到一黨專政的。這都可見建國大綱不過是中山先生一時想到的一個方案，並不是應有盡有的，也不是應無盡無的。大綱所有早已因時勢而改動了。（如十九條五院之設立在憲政開始時期，而去年已設立五院了。）大綱所無，又何妨因時勢的需要而設立呢？

我們今日需要一個約法，需要中山先生說的「規定人民之權利義務與革命政府之統治權」的一個約法。我們要一個約法來規定政府的權限：過此權限，便是「非法行爲」。我們要一個約法來規定人民的「身體，自由，及財產」的保障：有侵犯這法定的人權的，無論是一百五十二旅的連長或國民政府的主席，人民都可以控告，都得受法律的制裁。

我們的口號是：

快快制定約法以確定法治基礎！

快快制定約法以保障人權！

人權與約法

歷史哲學

Robert Flint 著
郭斌佳譯

——有張歆海先生序文—— 實價七角半

這部書是英國愛丁堡大學教授 Robert Flint 所著。推溯西洋歷史哲學的發展，源源本本，絲毫靡遺。現由郭斌佳先生譯成中文，清新條暢，切實可誦。加以張歆海先生爲之悉心校對，并以序文，尤能啟發西洋思想學問的闡奧。實在我國學術界空前之作。

原書規定先作一通論，然後分法德英等國，詳論他們近三百年來歷史哲學的發展。現在依照原定方針，第一卷通論，第二卷講法國，第三卷講德國，第四卷合講英美兩國。現在先出第一卷。此卷通論西人對於歷史的思想的變遷，該括詳盡，尤覺難能可貴。

專家政治

羅隆基

二百多年前，英國的一位大詩人說過這樣兩句話：

「政府的形式，讓優子們去爭；

最好的政府是最好的行政。」

For forms of Government let fools contest;

Whatever is best administered is best.

這位大詩人漢浦(Alexander Pope)的意思，是說在政治上行政比政體的形式要緊。果然有了好的行政，無論在那種政體底下，人民總可以得到幸福。反之，倘沒有很好的行政，無論在那種政體底下，人民都是遭殃。

.....

在現今的中國，要談政治，我個人亦決定抱這種態度。目前我的座右銘是：

「只問行政，不管主義。」

政治上的主義，如同宗教一般。在宗教上，任憑各種宗教的教義如何，歸根到底，是勸人做好事。政治上的主義，無論內容如何，歸根到底，總是謀人類的幸福。

無論什麼主義，總靠好的行政去實施主義上的一切主張。沒有行政，一切主義，都是空談。行政腐敗，主義天花亂墜，人民依然遭殃。

政治注重行政，大概是沒有人敢否認的。二十世紀的政治，更要注重行政，二十世紀政治上的行政，已成了專門科學，二十世紀的政治行政人員，要有專門智識，換言之，二十世紀的政治，是專家政治，這是我這篇文章要說明的幾點。

什麼是政治兩字的意義？中山先生在他的民權第一講裏說：

「政治兩字的意思，淺而言之，政就是衆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衆人的事，便是政治。」

「管理」當然就是「行政」。照中山先生這般說法，簡直認政治就是行政了。

其次，什麼人配做這管理衆人的事的人呢？

中山先生在他的民權主義第五講裏說：

「現在有錢的那些人，組織公司，開辦工廠，一定要請一位有本領的人來做總辦去管理工廠。這種總辦是專家，就是有能的人。股東就是有權的人。工廠內的事，只有總辦能够講話，股東不過是監督總辦罷了。現在民國的人民，便是股東，民國的總統，便是總辦。我們人民對於政府的態度，應該要把他們當作專家看。」

中山先生在同一演講裏又說：

「現在歐美人無論做什麼事，都要用專門家。譬如練兵打仗，便要用軍事家。開辦工廠，便要用工程師。對於政治，也知道用專門家。至於現在之所以不能實用專門家的原因，就是由於人民的舊習慣，還不能改變。但是到了現在的新時代，權與能不能分開的，許多事情，一定要靠專門家的。是不能限制專門家的。」

他又說：

「國民是主人，就是有權是人；政府是專家，就是有能的人。由於這個道理，所以民國的政府官吏，不管他們是大總統，是內閣總理，是各部總長，我們都可以把他們當汽車夫看。」

總結中山先生的意思，政治是管理民衆的一切事。管理人的資格是專家。他的「權」與「能」分開的主張，他那權歸民衆，能在政府的學說，都是認定政府人員要有專門的本領。

憑什麼我說二十世紀的政治，更要注重行政？

在十八世紀與十九世紀初年的時候，在工業革命尚未完成的時代，政府所擔任的責任與現在的責任，完全不同。當時，人民的思想，趨重個人自由，政治上時髦的哲學是無爲而治 (Laissez Faire)。政府，在人民的眼光中，是免不了的惡孽 (Necessary Evil) 因此，政府所

做的事，愈少愈好。

如今，工業革命以後的世界，一切經濟的和政治的環境完全改換了。政府的責任，以及人民對政府的態度，完全改變了。

美國芝加哥大學有位教授(T. D. White)在他著的行政學裏曾經說過：

「工業革命以及因工業革命而發生的許多社會的，經濟的，及政治的變化，對於近來新的社會哲學以及人民對行政上新的態度，應負完全責任。無為而治，已經為哲學家及政治家所放棄。團體協作，乃二十世紀流行的思潮。這種大規模的工業發展；在運輸上鐵道，汽車，飛機等等新的設備；在交通上郵政，電報，電話，無線電等等新的進步；以及人口向工業地點集中的趨勢和強有力的經濟階級的結合；這一切現象，不但擴充了行政上的範圍和職務，同時加增了行政上新的問題，且使舊的問題更為複雜。」

他又說：

工業革命已令「無為而治」的思想，成為不可能的事實。新的環境已逼迫人民承認國家為團體合作及社會裁制的一種機關，國家已成為實現社會改良程序上一種重要的機關。總而言之，工業革命以後，社會上一切經濟的及政治的問題，日趨複雜。這一切問題，已經非個人或私人團體所能駕馭的了。這一切問題，是國家的責任，同時就是行政上的作業了。這是二十世紀的政治，更要注重行政的理由。

我們再看，政治上這些新的作業，若鐵路，電報，汽車，飛機，採礦，殖荒，等等，那件不在科學的範圍，那一項不依靠科學的知識？譬如說，一九二一年，有人調查美國依泥諾意州的州政府，他行政上的專家，若化學家，若微生物學家，若工程師，若物理學家，若史學家，若心理學家，若動物學家，若植物學家，若森林學家，若礦業學家，若統計學家等等在二百五拾左右，換言之，二十世紀政治上所做的事大半是科學上的事。

同時，二十世紀政治上的行政，本身已經成爲一種科學。行政是管理，我們已經說過。二十世紀行政的標準，是要適合經濟的和能率的 (Efficient) 兩個條件。管理一切極複雜極繁難的社會的，經濟的，及政治的作業，同時要適合經濟與能率兩個條件，管理本身，非採用科學的方法不可。

科學的管理法，是二十世紀一切私人及公家的組織上的一種新運動。歐美工商業上的一切大公司，大工廠，他們的行政，已經科學化了，是大家所看到的事實。同時，看看英，美等國的政府，何常不是天天有許多人在研究政治上科學的行政方法？

政府，普通稱爲機關。機關，就是機器的意思。機器自然要專家來駕馭。

中山先生主張對於民國的官吏，我們應看他們是一班汽車夫樣的專家，這是有道理的。

二十世紀的政治行政，已成了專門科學，二十世紀的行政人員，要有專門知識，就是這個意義。

根據上面所說的話，我對於現在中國的政治，有下列這樣的結論。

中國目前政治上的紊亂狀況，大部份的罪孽，是在行政上。

中國的行政，目前是在這兩種惡勢力夾攻之下：（一）武人政治；（二）分贓政治（oil System）。

武人政治，是用不着解釋的。從中央政府一直到各省政府，從國的行政一直到黨的行，都在武人指揮底下。

什麼是分贓政治？我們平心問問，國家這幾十萬行政人員，從國家的總次長一直到守門的門房，掃地的差役，是怎樣產生出來的？既沒有選舉，又沒有考試。這幾十萬人是不是由推薦，援引，夤緣，苟且的方法產生的？我這裏的話，與黨治問題不相干的，我要附帶的聲明。試問，一個國家的行政用人，既沒有選舉，又沒有考試，專靠推薦，援引，夤緣，苟且，來產生這全國的官吏，這是不是分贓制度。

這兩種惡制度存在一天——武人政治和分贓政治——專家政治，就沒有發現的希望。沒有專家政治，什麼樣的主義，都談不上。

再進一步，姑承認訓政時代有必要，政治上的教師，我們亦要請政治上的專家來擔任。我們不要教練官來擔任訓政的講師。他們是軍事上的專家，可以訓軍，不能訓政。同時這一

班教師，我相信應該用公開的正當的方法去聘請。我所謂公開的正當的方法是選舉與考試。總之，要解決中國的政治問題，最緊要的是專家政治。要專家政治的發現，消極方面，先要除去其人政治和分贓政治，積極方面，要實行選舉制度與考試制度。

小說月報

第二十卷
第二一號

敦煌的俗文學.....鄭振鐸
蘇俄十年間的文論研究.....陳雪逸
可敬的克萊登.....熊適帆
○紅葉.....M D
隨身邊雜事.....章克標
去戴頂子的人.....穆羅茶
筆熱辣辣的政治.....孫福熙
○故國與故鄉.....孫福熙
惆悵.....西班牙皮康作.....傅東華
拉綺洛孚七十歲紀念.....趙景深
他走後.....丁玲
在一個晚上.....胡也頻
第三夜.....穆羅茶
沙寧（六至十）.....俄國阿志巴梭夫作

現代文壇雜話

滅亡（十一至十六）.....西金
同性戀愛小說的查禁.....趙景深
倍那文德的幸運與厄運.....
諾爾夫人傳.....
哇萊蒞論詩的藝術.....
安達西續出歷史小說.....
瓊斯的遺書與遺憾.....
巴比塞寫軍人生活.....
馬洛伊士的兩本新書.....
龔古爾獎金給與雜葉.....
來因赫特的花園劇場.....
水門汀譯成英文.....
意大利文壇雜訊.....

專家政治

新月月刊 第一卷 第一號

目錄

泰谷爾先生銅筆漫畫

莊威論革命(遊俄印象之一).....志摩譯

藝術家(獨幕劇).....A. M. J. 皮西譯

小蛤蟆(小說).....凌叔華

法國先生畫稿之一

貼身女僕(曼殊斐兒著).....西澤譯

美國的吏治法與吏治院.....羅隆基

香港.....徐志摩

法國先生畫稿之二

結婚以前(阿黑小史之七).....沈從文

觀音花(小說).....冷西

毗漾斐拉德爾家的姊妹.....哥法原著 蕭石君譯

自然淘汰與中華民族性(完續).....光旦譯意

書報春秋

一 最近世界各國政黨 (顧樹森譯)

二 社會主義史 (趙爾坪著)

三 西洋史 A B U (傅彥長著)

海外出版界(四則).....葉公超等

編輯後言.....

小哥兒倆

叔華

清明那天，不但大乖二乖上的小學校放一天春節假，連城外七叔叔教的大學堂也不用上課了。頭一天爸爸早就打了幾次電話催七叔叔早些回家過節；媽媽出門買了許多材料，堆滿了廚房的長桌子，預備做許多菜。

這一天早上的太陽也像特別同小孩子們表同情，不等鬧鐘催過，它就跳進房裏來，暖和平的爬在靠窗掛的小棉袍上。

「二乖！還不起，太陽都出來了。」大乖方才醒了照倒裝着大人口吻叫弟弟起來，其實他還未滿八歲比弟弟大兩年。

二乖一些沒理會哥哥說什麼話，現在不曉得做了什麼可怕的夢，只顧把他的胖胖的圓臉往被窩裏藏。

這樣一來，哥哥可看不上眼了，跳下自己的小床，披了牆上晒暖的棉袍，走到弟弟床前，搖他幾下，搖不醒，他叫起來，

「媽媽，你來看看二乖，他又把腦袋放在被窩裏睡覺。」

這一喊沒把媽媽喊來（媽媽早就下廚房去了，不在隔壁）倒把二乖驚醒了。他的小喇叭

嘴，老是那樣笑呵呵的樣子，他忽然坐起來搓眼問道，

「哥哥要去了嗎？」

「去那裏？今天放假！」

放假兩字特別响亮，這响亮聲直竄進小心竅裏，使他們想起快活的事來。二乖一邊穿衣服說，

「媽媽說今天有好東西吃。」

「七叔叔今天回家，上回他答應給我們帶一隻像表叔家那樣的百靈來。」大乖說着好像已經看見七叔叔像上回一樣騎了一頭黑驢手拿一個烏籠子的樣子。他一邊跳着跑出房門，一邊唱道，

「七叔叔，八叔叔，七個八個小禿禿。」

二乖一邊洗臉也跟着唱「七叔叔，八叔叔，七個八個小豬豬。」
媽媽從前院走進來喝道，

「怎麼好學七叔叔名字唱着玩，他聽見要生氣呵。」

「七叔叔來了嗎？」大乖急問道。

「剛才到，快洗乾淨臉才許出去。」

「怎麼沒有聽見小毛驢鈴鐺响，」大乖說着趕忙的擦臉。

「你猜他總得騎驢纔能回來嗎？這回他坐汽車回來的。」媽媽說着，一邊替二乖拉正了領子。

「二乖，咱們跟七叔叔要鳥兒去。」大乖放下洗面布拉着二乖就跑。

前院子一片小孩子的尖脆的嚷聲笑聲，七叔叔果然帶了鳥來，還是一隻能說話的八哥。

「把籠子摘下來讓我細細的看看他怎樣說話。」大乖推着七叔叔的手央求道。

籠子放在一張竹製的方桌子上，兩個孩子跪在椅上張大着嘴望着那裏頭的鳥。那鳥的全身羽毛比媽媽的頭髮黑得還可愛，那雙滴溜轉的圓眼睛不住的向着孩子們凝視，一會兒把黑滑的小腦袋一歪，圓眼珠子一轉，像想什麼心事似的，忽然它的鵝黃色的長嘴上下張開了嘴聲叫道「開飯，開飯」

孩子們歡喜得爬在桌上亂搖身子笑，他們的眼，一息間都不會離開鳥籠子。二乖的嘴總沒有閉上，他的小腮顯得更加飽滿，不用圓規，描不出那圓度了。他一邊叫着，一邊用手指伸進籠子縫裏，「小舌頭多小呀！」

大乖用他的最寶貴的新式自來鉛筆插進籠子逗鳥玩，也喊道，

「八哥，八哥，再說一遍。」

這隻鳥似乎非常懂事，一些也不認生，望着小孩子又叫道，「開飯，開飯，小禿子叫開飯！」

這聲音簡直像是從一個小女孩的嘴裏出來似的，不但孩子們聽了樂得起勁，連七叔叔同爸爸都圍到桌子來了。

「它從前的主人家一定也有小孩子的吧？」爸爸同七叔叔說。

「是學校的花匠賣給我的，他家有五六個小孩子。」七叔叔說。

「五六個小孩子把它喂大的是不是，叔叔？」大乖趕緊問。

「固然他們會喂它，他們還教它說話。你們天天下課回來像先生教學生那麼教幾次，它就會說許多話了。我還看過會背出一首長詩的鸚哥，還沒有什麼出奇，祇要肯耐煩教，一遍不會，教兩遍，教一百遍都不嫌麻煩就行了。」

七叔叔末了講的什麼孩子們簡直沒聽見，他們倆又都目不轉睛的呆向着籠子看，他們想到自己要做先生，這是多好玩的事，大乖還在那裏想要那裏做講堂，上課下課打鐘或是搖鈴，他想到小學校是打鐘，幼稚園是搖鈴的。

大乖正想同二乖說好就在今天實行這大計畫了，恰在這頃刻間媽媽來喊大家去吃春捲。孩子們本來不肯離開八哥去吃早飯，要求媽媽把鳥籠子提到飯廳去看着吃，無奈媽媽向來不大輕易答應孩子的要求，要求最成功的也不過是折中辦法，這回也不外這樣，允許了一半，只許把鳥籠子掛在飯廳前面的廊下，吃點心時隔着玻璃窗望得見。

大乖的眼總是望着窗外，他最會吃春捲也忘了怎樣放餡，怎樣捲起來吃，他差不多吃

過一兩捲後，都祇吃包捲的粉皮，忘了放餡了。二乖因為還小，常傍媽媽坐，都是媽媽替他捲好的，不過他到底不耐煩坐在背着鳥籠子的地方，一吃了兩包，他就跑開不吃了。

二乖在頭離開飯桌便向廊下跑去，大乖也在後跟了來。

「孩子們，吃這一點就不吃了嗎？一會兒饑肚子餓，可沒有東西吃，聽見沒有？」媽媽看着孩子的入迷，這樣從背後喊住問

孩子不約而同的回答，「吃飽了，不吃了。」

七叔叔嘆着笑道，「糟了，孩子們都着迷了，是叔叔害的他們！」

叔叔把花兒匠交給他的用雞蛋炒的小米交給大乖，留着喂鳥，又說最好只給它涼開水喝，隨便潑別的水恐怕會生病。

大乖叫二乖拿着小米的口袋伺候着八哥吃完再添，自己却一手拿一個茶杯，在那裏很小心心的把熱開水倒來倒去要把水涼弄了給鳥喝。

「哥哥，你說要那裏做講堂？」二乖問。

「草亭子做講堂頂好，那邊沒有人吵。」大乖常裝出大人的氣派來說話，臉色非常鄭重。

「我要教它念會第一冊國文，要它背得一個字都不錯，比你還強得多。」

二乖也沒覺得哥的話不好聽，因為爸爸常當他面說過幾次他念書不行，比大乖差得遠

了。大乖也說慣了一些瞧不起他的話。他還是笑嘻嘻的望着哥哥說，

「哥哥，我教它唱『先生早呵』？朱先生昨天誇我唱這歌頂好。」

「你做唱歌先生好了，可是教唱歌的時候，不要笑。」

「我們什麼時候開學呢？」

「愈早愈好，今天早上吧。」大乖很有把握的樣子說了。

好容易媽媽允許了可以把鳥籠帶到園亭裏，這一早上，可把兩個孩子忙透了。

想到了學校的國文先生帶眼鏡，抱着一個皮書夾來上課的，大乖就跑去把媽媽的避風眼鏡從抽屜裏翻出來了自己帶上，又把爸爸出門用的皮包也夾起來。臥房的鬧鐘也搬到亭子上來，因為找不着鈴子，上課下課只好播一回鬧鐘就莫搖了鈴了。

哥哥上去擺出正經臉孔來，教了一課國文，這八哥學生不知是認生害羞或是真笨，一句句子教了十幾回都念不出來，只會向先生溜眼歪頭，先生末了沒法子望着它，它就提高了聲像小孩子撒嬌似的喊一聲「開飯，開飯！」

這兩個孩子聽是八哥又出聲說話，高興得叫起來，等到他倆圍着籠前看逗它，它怎樣都不開口了。

「這學生還認生害羞吧。」大乖說。

「它餓了吧。」二乖拿了小米放在手掌上喂它吃。八哥啄一口小米，歪一歪頭望孩子一

下，那樣子比洋娃好玩多了。

「這樣子好玩！」大乖喂八哥水喝。

「哥哥，它晚上跟誰睡覺？」二乖問，他心裏先想今天晚上怎樣放它在床上，把自己的新棉被給它蓋，明早上它若不醒，他就學媽媽來叫自己一樣，把它整個抱起來，不管它醒了沒有。

「你真傻氣，那見過人同鳥睡的呢。」哥說。

到吃午飯，他們還要求把八哥掛在廊下，二乖留了一小碟自己愛吃的燉肥肉，吃完飯帶去給八哥，給媽媽止住他，惹得大家都笑了，他還說怎麼鳥不吃肉嗎？

飯後爸爸同叔叔要去聽戲，因為昨天已經答應帶孩子們一塊去的，媽媽就同他們換衣服。

小哥哥倆要帶八哥去，可是他們祇坐袖子又不是包廂，那能帶個鳥籠去呢。

「不捨得離開八哥就別去好了？」爸爸帶笑的說。

「今天可有李萬春做黃天霸呀！」七叔叔提醒他們。

大乖腦子裏浮出李萬春的小身子，穿上閃閃亮的花袍，頭上戴的滿是顛巍巍的大絨球冠子，拿了帶穗的花馬鞭，跳着跳出台來，一手扯起一幅袍子，兩眼瞪大了才喊一聲黃天霸——台下大家立刻就喝采，那是多麼好玩！

二乖聽見李萬春黃天霸的名子，立刻就掀起一幅袍子哦道「黃天呀霸！」杏核樣的大眼睛學哥哥樣斜睨了一下。

忽然大乖想出去看戲的道理了，說，

「二乖，我們也放八哥兒假吧，今天誰都放假。」

二乖自然同意。於是僱了三輛人力車上戲園去，爸爸一輛，叔叔一輛，大乖同二乖坐一輛，媽媽向來不愛聽戲，上姥姥家談天去。

兩個孩子坐在車上還不斷的談起八哥。大乖這時又有很深遠的係大人樣的主意。

「我說，二乖」他鄭重的說，「它的聲音那麼好聽，我們把它送到音樂學堂去，把它做成一個音樂家吧。」

「什麼家？」二乖不大懂。

「音樂家都不懂；前些日子我們在青年會不是看見張姑姑站在上面唱歌，我們大家都拍手請她再唱，她就是音樂家，聽說她在音樂學堂學來的。將來我們的八哥成了音樂家，也站在台上唱歌，多好啊！」大乖同無知的弟弟說話，雖然不大痛快，但是他想到了八哥成了音樂家，心裏就充滿了希望的愉快。

「八哥上台去唱歌，我們倆坐在底下拍手呵！」二乖滿臉笑容的說，心想哥哥一定說好。

「那時候我們也像張姑姑的先生一樣坐在台上看，不坐底下了。讓聽的客人拍手了。等唱完了歌，我們還要上台演說給大家聽。」

「我不敢上台去。」二乖急說。

「怕什麼呢，我敢上去。」大乖說到這裏，想到演說的人第一句第二句話都說什麼「諸君，今天兄弟！」他們的頭髮都梳得很齊整，擦了頭髮香膏亮亮的露出一條雪白頭髮縫，皮鞋也很光的，大概演說的人都是一隻腳歪歪的伸向一邊，台下的人看兩隻鞋都很清楚的，并不像學堂裏先生叫起來問書的樣子：兩腳立正，像我們班的王大常那次上去演說，先生說他像罰站的演說，惹得大家笑話。

哥哥雖然想到了許多事，弟弟什麼都不懂，已經不耐煩同弟弟說了。弟弟也在那裏想到八哥的種種樣子，滾圓滾溜轉的小眼睛，漆黑光亮的小腦袋，又細又長的小黃嘴，怎樣伸進小水盂裏咯都咯都的喝水，張開嘴伸出小紅舌頭來，還有它一歪頭喊「開飯，開飯，」是多麼可愛呵！他同大乖說，「哥哥，我真愛這個八哥，它真好玩！」

大乖祇「唔」了一聲，接着他肯定的說道，「我們一定得把它送去學堂學成一個音樂家，回家同媽媽商量商量。」

隨後到了戲園他們雖然零零碎碎的想起八哥的事來，但台上的鑼鼓同花花袍子的戲子把他們的精神佔住了。

快天黑的時候散了戲，隨着爸爸叔叔回到家裏，大乖二乖正是很高興的跳着跑，學李萬生那樣邁步法，跳進院子，忽然想到心愛的八哥，趕緊跑到廊下掛鳥籠地方，一望，祇有個空籠子擲在地上，八哥不見了。

「媽——八哥呢？」兩個孩子一同高聲急叫起來。

「給野貓偷去吃了！」媽的聲却非常沉重遲緩。

「給什麼野貓偷去的呀？」大乖圓睜了眼，氣呼呼的却有些不相信。二乖楞楞望着哥哥。

「還有那隻，又是那黑野貓！她真氣人，臘肉高高的早在房簷下，她有法兒拘得着，金魚放在鐵絲罩蓋的水缸裏，她有法兒抓出來，一味饞嘴，打了多少次都不怕，這回偷到籠子裏的鳥兒來了！老王也是不中用，一隻貓都管不了，方才我出門祇忘了囑咐一句，誰知就真會出事。」媽媽愈說愈生氣，雖沒有高聲的嚷叫，可是聲音是很急促的，嘴唇有些抖顫，「可憐吃得連骨頭都不見了！」

「既然沒見骨頭，這八哥也許飛走了，沒有死吧？」爸爸喝着茶插口道。

爸爸這話確給孩子們不少慰藉，他們記得故事裏常有鳥兒飛去，想到主人待他的好處，常會嚙了一串珠子或一件寶物回來望主人的，這是多有趣呀！他們想着，眼却盯着媽。

「死是一定死了的，瞧那播箕裏的毛，上面都沾着血。」媽答。

播箕裏的烏毛是方在廊下掃起的，混着血肉亂作一堆，上面還有一羣蒼蠅飛來飛去。

大乖看見就哭出聲來，二乖跟着哭得很傷心，這一來，大人們也意亂心煩了。

他們也不聽媽的話，也不聽七叔叔的勸慰，爸爸早不耐煩，躲進書房去了。

忽然大乖收了聲，跳起來四面找棍子，口裏嚷道，「打死那野貓，我要打死那野貓！」

二乖爬在媽的膝頭上，嗚嗚的抽咽。

大乖忽然找到一根攔門的長棍子，提在手裏，拉起二乖就跑。媽叫住他，他嚷道，

「報仇去，不報仇不算好漢！」

二乖也學着哥哥喊道，「不報仇不算好看！」

媽聽了二乖的話倒有些好笑了。大乖卻沒作理會，他這時正記起三俠五義的好漢怎樣報

仇，三國裏的張飛替關雲長報仇怎樣威聲，他只恨沒有什麼真刀寶劍和什麼丈八長矛給他使

用，這空拳好漢未免減殺一些風勢，想到這裏，他吁了一口氣，却仍舊拿着棍子跑。

「孩子們，上那裏去呀？野貓黑夜裏不會來的呵！這就要開飯了，別走開吧。」媽這時

也是實在沒法子，也是快開飯的時候了。

王厨子此時正走過，他說，

「少爺們那野貓黑夜不出來的，明兒早上牠來了，我替你們狠狠的打牠一頓吧。」

「你那捨得打牠呀！這樣偷吃的貓，你還天天給牠魚骨頭吃呢。」大乖站住了板起臉來像大人一樣聲容嚴厲。

「我的少爺，我怎會護着牠！給牠魚骨頭吃，是因為看牠餓得待可憐吧了。」廚子笑着道。

「它是你的祖宗。」二乖忽然記起昨天在學校聽到王玉年生氣罵人的話，照樣說了出來。

「好了，少爺，別生氣了，我一定狠狠打牠一大頓好了。」廚子說。

「那野貓好像有了身子，不要太打狠了，嚇嚇她就算了。」媽低聲吩咐廚子。

大乖聽見了媽的話，還是氣呼呼的說，

「誰叫她吃了我們的八哥，打死牠，要牠償命。」

「打死牠纔……」二乖想照哥哥的話亦喊一下，無奈不清楚底下說什麼了。他也挽起袖子，露出肥短的胳膊，圓睜着淚還未乾的小眼。

「野貓早上什麼時候來呵？在那裏找到牠，等我打吧，不要你打了。」大的忽然決定的問道。

老王走入廚房一邊答道，「野貓常是天濛亮跑到後園來，再竄進廚房，要打，頂好一個在廚房，一個在後園等着。」

「二乖，明兒我們天曠亮就起來打牠，一定得替八哥報仇。」大乖一把拉着二乖跑進屋去。

吃過夜飯，兩個孩子還是無精打采挨在媽媽身邊，水也不喝，梨也不吃，末了大的要去睡，小的也跟了去。

上床後，大乖不像往常那樣拉着人就叫講故事，他一聲不响，祇閉了眼要睡。二乖却拉着張媽告訴哥哥方才說明日曠亮就起的事。

哥哥聽得不耐煩，喝着叫他睡好，要不，怕明早起不來了。

第二天太陽還沒出，大乖就醒了，想起了打貓的事，就喊弟弟，

「快起，快起，二乖，起來打貓去。」

二乖給哥哥着急聲鬧驚醒，急忙坐起來，拿手揉開眼。

「咱們快起來打貓去。」大乖披了袍子在穿襪子。

「貓起來了嗎？」二乖也急了，不知說什好，手忙腳亂的就要下床。

「怎麼忘了，我們打貓去，不是嗎？快穿衣服吧，媽媽看見這樣要說的。」大乖已經下了床，扣衣服。

大乖自己穿好了，還幫弟弟扣紐子，一邊他告訴弟弟昨晚他想的怎樣打貓。

「你拿這條簾桿，」他遞給他一條鷄毛撻子，吩咐弟弟道，「在後面院子等着打它，不

要讓它跳上房頂去。我在廚房門口等它，老王說它天一亮就跳過後園，然後再進廚房去。你記好了打貓的時候，千萬不要逼它跳上房去，它跳上去，我們跳不上去就糟了。

大乖很鄭重的與弟弟清清楚楚的解說了，然後兩個人都提了毛禱子，拉了袍子，嘴裏喊着報仇，跳着出去，這時家裏人都還沒有醒。

「打貓！」二乖跑入後院去。

「打死它，報仇。」大乖的聲音裏含滿悲憤，跑到廚房門口去了。

這是剛剛天亮了不久，後院地上的草還帶着露珠兒，占濕了這報仇的小英雄的鞋襪了。三月陽春的曉風，輕寒薄暖的微微的迎着他吹，覺得渾身輕快起來。樹枝上小麻雀三三五五的吵鬧着飛上飛下的玩，近窗戶的一棵丁香滿滿開了花，香得透人鼻子，溫和的日光鋪在西邊的白粉牆上。

二乖矯高脚摘了一枝丁香花，插在右耳朵上，看見地上的小麻雀枝喳叫喚，跳跳着走，很是好玩的樣子，他就學它們，嘴裏也哼哼着歌唱，簾桿子也擲掉了。小麻雀好像同他很要好，跟着他繞圈子跳着跑，一會兒飛上去，一會又飛下來，都溜轉着它們的小眼睛看他，它們的小圓腦袋左一歪右一歪的向着他裝鬼臉似的看，好玩極了。

二乖早就忘掉做什麼事來後院，他溜達到有太陽的牆邊，忽然看見裝碎紙的破木箱裏，有兩個白色的小腦袋一高一低動着，接着咪噢！咪噢的嬌聲叫喚，他就趕緊跑近前看去。

原來箱裏藏着一堆小貓兒，小得同過年時候媽媽捏的麵老鼠一樣，小腦袋也是麵的一樣滾圓得可愛，小紅鼻子同叫喚時一張一閉的小扁嘴，太好玩了。二乖高興得要叫起來。

他用手摸小貓的頭，一隻手又摸它的小尾巴，嘴裏學他們咪噢；咪噢叫着逗他們玩。

一隻黑色的大貓歪躺在一傍，一隻小貓伏在她胸前肚子上吃奶，大貓微微閉着眼睛得意的看着。其餘兩隻爬在一邊。

「哥哥來看看，多好玩呵！」二乖忽然想起來叫道，一回頭哥哥正跑進後院來了。

「二乖，你在這裏……」大乖還沒說完被二乖高興的叫喊給截住了。

「哥哥，你快來看看，這小東西多好玩！」

哥哥趕緊過去同弟弟躡在箱子前面看，同二乖一樣用手摸那小貓，學他們叫喚，看大貓喂小貓奶吃，眼睛轉也不轉一下。

「他們多麼可憐，連被窩褥子都沒有，躺在破紙的上面，一定很冷吧。」大乖說，接着出注意道，「我們一會兒跟媽媽要些棉花同他們墊一個窩兒，把飯廳的盛酒箱子弄出來，同它做兩間房子，讓大貓住一間，小貓住一間，像媽媽同我們一樣。」

「小貓餓了要我媽媽吃奶呢？」二乖覺得這問題緊要的。

「小貓會咪，咪的叫喚，大貓聽見就來了。」大乖一邊說一邊拾起一根樹枝去逗小貓。哥哥，你看他的小鼻子多好玩，還出熱氣啦。」

「不要嚇着他，他還小呢。」哥哥拉回弟弟抱着貓頭的手，一邊教道，「看有幾隻，兩隻白的，一隻黑的，一隻花的。」

「哥哥，你瞧他跟他媽一個樣子。這小腦袋多好玩！」弟弟說着，又伸出方才收了的手抱着那隻小黑貓。

三 罵人的藝術

秋郎著
實價三角半

十六年夏季，主撰時事新報青光的秋郎，成了上海最流行的謎語。人人問「誰是秋郎？」

天天早上你起來，他給你一頓最滋補的早餐——一頓大笑。漸漸你又覺得那笑裏還有一絲絲的苦味兒，辣味兒；只要你肯用思想，便能發現你笑的，也許就是你自己。原來他給你的，不是適口的早餐，乃是一帖攻砭性的毒藥。

於是人人更要問誰是「秋郎」？

秋郎只是一個罵人的藝術家。他自己說，「有因為罵人挨嘴巴的，有因為罵人吃官司的，有因為罵人反被人罵的，這都是不會罵人的原故。」秋郎挨過嘴巴沒有，吃過官司沒有，被人罵過沒有，我們姑且不管；他的筆鋒，他的幽默，他的人生批評，却早已替所謂之小品文開了一個新紀元了。

「罵人的藝術」雖是一集小品，但是它有它的大貢獻。

愛國尚武的詩人陸放翁

雪林女士

一提詩人陸放翁，我眼前便立刻湧現這樣一幅圖畫：

大雪過後，萬山漫漫一白，好像無數霜鋒攢刺在灰暗色的天空裏。杈牙老樹在雪的重壓之下，仍然頑強地撐張它們枯瘦的枝柯，彷彿要同寒威宣戰。在它們兀傲的神氣裏似有無聲之聲在怒喊道：我們雖暫時為你惡勢力所屈伏，但那能甘心？我們鱗蒼皮內還蘊藏着活潑生機，春風來時，你再看那如雲的新綠！悲咽的澗水抱着大的小的冰塊，漸漸流去，碰着巖石，嘩琤作碎玉響，敲破四山的沈寂。

這時候正是傍晚的天氣，太陽像一輪火球，抱着山角徐徐下墜，殷紅的光，照在皚皚積雪上，有如戰場凝凍的血迹，光景極為慘澹。雪地上錯錯落落印着許多野獸的蹄痕，知道這裏是豺狼出沒的區域。

樹林深處，馬蹄得得，四山起了一種清朗的回聲，十幾頭高大獵犬，颼風般從樹後馳突出來，接着便出來了一羣騎士，他們都穿着獵裝，手握長矛，背上負了弓箭。當頭的一位壯士，穿一件白色戰袍，蒙茸的狐裘卸在肩背的一邊。這壯士年齡大約有四十餘歲，臉色為塞上風霜所侵，微覺蒼黑，眼光耿耿，勇毅之氣，溢於眉宇。看他凝重的氣概，頗似一位大

將，但再看他風流儒雅的豐度，却又像一位詩人。

是，他是一位詩人，他生長江南，却從軍於這甘陝一帶的。詩人跨在馬上，眼注襯托着萬朵玉芙蓉的長天，他的心靈上重沈沈好像壓着什麼，那是荒涼的感覺，是愁慘的氣象，凝結一片冰塊，梗在他胸中。

——江南初冬天氣，小橋流水，古木寒鴉，蕭瑟中仍有溫柔的詩意，這裏可就大不相同了。詩人沈吟着正想做一首詩，忽然聽見他的同伴失聲驚叫道：

——雪地上有虎迹，虎在這裏，我們要當心！

一句話還沒有說完，只聽得獵犬發了瘋似的汪汪一陣狂吠，樹林裏枯草瑟瑟地響，跳出一頭斑斕大虎來。那羣獵者，本為獵虎而來，現在見了目的物，反而嚇得心驚胆戰機械地撥轉馬頭，四散逃命去了。那位白袍壯士，正想做詩，見了猛虎，出其不意的也嚇了一跳，本想跟着他的同伴一路逃走，但一剎那間，他腦筋裏閃電似的轉了一個主意。他為什麼要轉主意，只有天知道，他自己不知，我們更不能知，總之，他那時不但不逃，反而手挺丈八長矛，拍着馬向猛虎迎來。那猛虎大吼一聲，做一個跳躍的姿勢，張牙舞爪，直向壯士撲去，壯士一挺長矛，恰擲在它的心窩裏，直直地將一頭猛獸叉住！

那虎又大吼一聲，山谷都為之震動，用爪子搭住矛幹一陣亂咬，矛幹幾乎斷盡。彼時事勢極其急迫，雙方生死，決於頃刻之間，除了拚命向前，沒有徊翔的功夫，也沒有退步的餘

地。壯士奮平生之力，與猛虎相持，且住，他不是孟賁，不是烏獲，更不是拔山扛鼎的楚霸王，他不過是一個詩人，他居然能和猛虎相持，這力，當然不是他固有的力，簡直是神力，出乎他意外來的，好像他平日做詩，有時忽得妙句疑有神助一樣。你看吧，他眼漏大光，怒髮飛立，人和馬都矢矯如龍，那枝丈八長矛再也不離猛虎的心窩。虎呢？忽然像要倒地，忽然又奮起，吼聲如雷，胸前鮮血噴溢，這隻負了重傷的錦毛大蟲，簡直發了瘋狂，恨不得把它的仇敵，抓下馬來撕成肉片。但十幾次翻騰之後，猛虎的力量漸漸鬆懈，吼聲漸低，血流更甚，倏忽間倒在地上，不能動彈了。

這時候躲在樹林背後的同伴一個個歡呼着跑出來，他所恰才看了這場壯劇，人人嚇得臉色慘白，像墳墓裏鑽出來的死人。這也難怪，看了當時可怕的景象，便是鐵鑄的神經，也要震顫；何況他們原都是些平常的人物。

躺在血泊裏大蟲還沒有完全斷氣哩，渾身顫抖，着聲響着，像是生命最後的掙扎，壯士從容由它胸前抽出帶血的霜鋒，雖然累得精疲力盡，面無人色，口角邊却露出一痕勝利的微笑。

四面的山，一地的雪，他踟躕滿意地立馬山岡下，落日的光輝照在他的頭上，暈成一道光榮的冠冕！

這位刺虎的壯士是誰？正是我所要介紹給讀者的中國第一尚武愛國詩人陸放翁了。

中國的詩人常未不多，詩史未常不富，但請問那一個詩人能到深山去刺虎？那一部詩史有這樣一個壯快的故事？現在有了，我們又安能不極力替它表彰一回，教於今一般文弱青年，看一個好榜樣。

這刺虎的事不見於放翁的本傳，別的筆記裏好像也沒有記載，但這是放翁平生第一得意的事，自己竟終身樂道不衰，詩中叙及也不下十餘處，我於今且鈔他一首記叙最完全的長歌來看看吧：

孤雲兩角不可行，望雲九井不可度，蟠冢之山高插天，漢水滔滔東流去。高皇試劍石爲分，草長苔封猶故處，將壇坡陁過千載，中野疑有神物護。

我時在幕府，來往來晨暮，夜宿沔陽驛，朝飯長木舖，雪中痛飲百榼空，蹴踏山林伐狐兔。

眈眈北山虎，食人不知數，孤兒寡婦讎不報，日落風生行旅懼。

我聞投袂起，大呼聞百步，奮戈直前虎人立，吼裂蒼崖血如注！從騎三十皆秦人，面青氣奪空相顧！

國家未發度遼師，落魄人間傍行路。對花把酒學醜籍，空辱諸公誦詩句。卽今衰病臥在牀，攘臂猶思備征戍，南人孰謂不知兵，昔者亡秦在三戶！（十月二十六日夜夢行南鄭道中既覺，恍然，攬筆作此詩時且五鼓矣。）

再看他建安遺興的七絕一首：

刺虎騰身萬目前，白袍濺血尚依然，聖時未用征遼將，盧老龍門一少年！

又憶昔五古一首其中有這樣的數句：

……昔日戍梁益，寢飯鞍馬間。一日歲欲暮，揚鞭臨散關。層冰塞渭水，飛雪暗岐山，挺劍刺乳虎，血濺貂裘殷，至今傳軍中，尙愧壯士顏……

大雪歌：

長安城中三日雪，潼關道上行人絕，黃河鐵牛僵不動，承露金盤凍將折。

虬髯豪客狐白裘，夜來醉眠寶釵樓，五更未醒已上馬，衝雪却作南山遊。

千年老虎獵不得，一箭橫穿雪皆赤！擊空爭死作牛吼，震動山村裂崖石！

曳歸擁路千人觀，體作枕皮蒙鞍。

人間壯士有如此，胡不來歸漢天子！

這首大雪歌據澗谷精選陸放翁詩集（四部叢刊，商務本）有兩句批評道：「一種夢語，無不可賦」我看了真不禁有些動氣，放翁刺虎的事千真萬確，沒有一點捏造。這首長歌裏的虬髯豪客，雖然是一位想像的英雄，但說放翁借此自傳，亦無不可。至於夜夢行南鄭道中和大雪歌皆作老虎，憶昔又作乳虎，刺虎的兵器或作戈，或作劍，或作箭，大約是無意的錯誤，或為遷就詩中音節的關係。我們不能因此疑放翁刺虎的一重公案出於偽造，而想將它推翻。

總之中國從前俗儒太多，以為所謂為文人也者，只宜佩玉鳴銜，雍容於廟堂之上，或者淺斟低唱，吟咏於月下花前，若是馳馬試劍，便像鹵莽武夫的行爲，失了文人的體統；因此替放翁做傳記的人，竟將這件詩人平生最榮耀的壯舉，幾千年中國文苑罕有的奇蹟，遺漏不載；便是我們的詩人自己忍不住在詩裏誇說幾句，他們也要奉送他『夢話』兩字的批評。這無怪中國文學界裏沒有一位剛強的男性，沒有一位虎虎有生氣的少年，只出了一批一批衰老的，懨懨欲絕的，弱不禁風的癆病鬼！

說了這一段話，詩人陸放翁究竟是怎樣一位人物，讀者大約有些知道了。現在我再來詳細地介紹詩人的平生。

(一)

放翁姓陸，名游，字務觀，放翁是他居蜀時在范成大幕府裏的自號。他是山陰人，生於宋徽宗宣和七年（公元一一二五）他出世的第二年，金兵攻破汴都，將二帝擄去，五六歲的時候，金兵又打到南方來。這是國運顛連的時代，也是詞人遭厄的時代，我們不要忘記絕代女詞人李易安也在這中原板蕩，戎馬倉皇的當口，被燒去幾樞寶貴的書，失去許多珍奇的古玩，到後來又死了她的丈夫，使她溫柔豐潤的生活，一變為慘澹風光，終則使一個五十餘歲的老命婦，飄泊無家，依人以終，未死時且橫被讒語，青史上蒙了千年不白之冤。那時我們

的小詩人陸游也跟着他的父兄避亂，也受了不少的苦辛，以後他有追述當時情事的詩道：

我生學步遭喪亂，家在中原厭奔竄，誰邊仗聞賊馬嘶，跳去不待難賊且。人懷一蕞草間伏，往往經旬不煩爨，嗚呼亂定百口全，孰爲好者事非天！

原來放翁的先世雖然是山陰人，但他的祖父做畿輔譯路一帶的運糧官，遂家於滎陽。到他父親時代，又徙居壽州。金兵飲馬長淮時，他全家無處投奔，幸虧他父親有一個負有俠氣的朋友陳彥聲家住東都，願任保護之責，他全家在東都一住就住了三年。開禧中有詩追記道：

家本徙壽春，遭亂建炎初。南來避狂寇，乃復遇強胡。亂定不敢歸，三載東陽居……

紹興二三年間（公元一一三二——一一三三）率檜已爲僕射，高宗自金遁還，建都於臨安。韓世宗吳玠等與金人開戰，屢次獲勝，當時士氣還很旺盛。放翁的父親挈家歸山陰，一時賢公卿都與他往來，他家便成了一個談話的俱樂部。他們都身經喪亂，靖康北狩的印象，深印腦海，有時談到國事便不覺哀慟。放翁後來跋傳給事帖，跋周侍郎奏稿，記載當時實情，頗爲詳細。我們讀了那些跋，可以想像幾個穿着便裝的大人先生，聚集在一間屋子裏，掀髯抵掌，縱論天下事。談到內憂外患，（時外有金人之患內則江淮湖廣盜寇縱橫）國勢岌岌，人人眉峰緊鎖，唉聲嘆氣，談到汴都淪陷，二帝蒙塵，又人人怒髮上指，目眦欲裂，激昂慷慨之餘，繼之以痛哭流涕。擺了酒飯出來，他們相對不能下咽。人人心裏塞滿了無邊的

悲憤，燃燒着神聖的憤慨，「殺賊！殺賊！」「誓以此身許國！」他們喊着，拳頭拍在几子上，把茶杯震翻，茶流了一地。一間小房的空氣，緊張到萬分！

十歲的小詩人侍立一旁，聽了這樣的話，看了這種景象，也不覺義憤填胸，擦掌摩拳的恨不得尋狗鏈子拚命。愛國的種子便在這時候深深種下心坎，永遠拔不去，後來便開了無數美麗壯烈的愛國之花！

(二)

十二歲的陸游，詩文已斐然可誦了。以蔭補登仕郎。十六歲赴舉場。十九二十之間，他新鮮熱烈的生命，開始受了一個挫折。癸辛雜識說：放翁初娶唐閔的女兒，夫婦非常和睦。唐氏原是放翁母親的內姪女，親上加親，本來應該加倍親熱才是，但不知爲什麼緣故，這位可憐的新婦，竟不中老太太的意思，結果便演了一幕孔雀東南飛的悲劇，唐將氏休歸母家。

這真是愛情的慘劇，人倫的奇變，小夫婦滿腔的委屈可想而知。我們的詩人原是多情的，而且又是明理的，明知他的妻子毫無罪過，家庭裏油鹽醬醋，瑣瑣碎碎，恐怕還是母夫人不是居多。但見母夫人盛怒難迴，他也就敢明明去碰她的釘子。

他表面上雖遵從母命，將唐氏休歸母家，却採取藕斷絲連的辦法，在外邊賃一所房子，時時偷出去與愛人相會。久而久之，這事又被老太太知道。就去掩捉，生要折散這一對由

家鴛鴦變成的野鴛鴦。老婆子真頑固，真殘忍，不由得教人想到聊齋誌異裏的珊瑚，對於中國萬惡的舊家庭制度，尤其是姑媳同居的制度，更引起無窮的憤恨。但老太太消息雖然靈通，小夫婦的消息，更爲靈通，每回總是預先巧爲躲避，沒有一回着了她的道兒。只是紙團子包着火，終竟不是事，詩人只得忍淚吞聲和他的愛人決絕。唐氏後來迫於父母之命，改嫁了同郡趙士程。

有一次放翁因春光明媚，遊於禹跡寺南的沈氏園。唐氏和後夫恰巧也在那裏。唐遂將放翁介紹與他的後夫相見，趙士程人頗圓通，不但和放翁不生芥蒂，反而邀他一同喝酒。詩人感傷之餘，提起筆來，在沈家花園的壁上題了一首沈痛的詞：

紅酥手，黃縢酒，滿城春色宮牆柳。東風惡，歡情薄，一懷愁緒，幾年離索，錯！錯！錯！春如舊，人空瘦，淚痕紅浥鮫綃透。桃花落，閒池閣，山盟雖在，錦書難託，莫！莫！莫！莫！

據癸辛雜識說這是紹興乙亥歲的事（公元一一五五）放翁那時已經三十餘年了，而早已續配王氏，生兒育女，前妻又已適人，破鏡更無重圓之望，沈園相遇，兩情脈脈，多少傷心，付之無可奈何之一嘆罷了。

者舊續聞說：唐氏見放翁此詞就和了一首有「人情惡，世情薄」之句，沒有多時，便憂鬱成病而卒，聞者皆爲之愴然。幾千年來中國無理的倫理教育，和畸形道德觀念犧牲了恆河

少數的青年有爲的男女，不幸的詩人和他的愛妻唐氏便是這種悲慘運命大的犧牲之一了。試想旁人聽了這個悲劇還要灑一掬同情之淚，那身為悲劇主角的陸放翁又將怎樣？這事原怪他的太夫人不好，但他原是讀書人，知曉綱常的重要，他那敢對他母親抱怒。別的痛苦還可以明言，這却不可以明言，別的悲傷可以借文字發洩，這又不能借文字發洩，有眼淚只好向心裏倒流，無形的利刃攢刺他的肺肝，也只好咬緊牙關忍受，光陰如逝波，如掣電，一年一年過去了，美人早成了黃土了，他的頭髮也白了，國事已幾度變遷，個人的身世也有了許多變幻，但詩人靈魂深處永久抱着這一層隱秘的創痛，春花秋月之夕，夢回酒醒之餘，忽然想到少年時代這一段傷心史，他那哀怨萬端，低徊欲絕的情況，我不能形容，請讀者自己去想像吧。

相傳放翁後住於鏡湖之三山，每年歲晚必尋禹跡寺眺望，嘗賦二絕云：

夢斷香銷四十年，沈園柳老不飛綿。此身行作稽山土，猶弔遺踪一悵然！

城上斜陽畫角哀，沈園無復舊池臺，傷心橋下春波綠，曾是驚鴻照影來。

放翁六十三歲的那時有菊枕詩云：

采得黃花作枕囊，曲屏深幌闌幽香，喚回四十三年夢，燈暗無人說斷腸！

少日曾題菊枕詩，蠹編殘稿鎖蛛絲。人間萬事消磨盡，只有清香似舊時！

這兩首詩放翁自序道：「余年二十時常作菊枕詩，頗傳於人，今秋偶復采菊縫枕囊，悵

然有感」這當然不止是流光易逝的感慨，其中還和着別的情緒和別的原因，只恐當時替他鋪枕者爲何人，共枕者爲何人，我們便可知那「斷腸」等字眼，不是過分的了。

(三)

二十九歲的那時，放翁進京應試，兩浙轉運使陳阜卿爲考試官，那時朝中最有權力的大臣，也是我們所唾罵爲賣國賊的秦檜，送他的孫子秦埴來考，他以爲考官無不懼怕他炙手可熱的勢燄，他孫少爺的第一名，原穩穩拿到手的。偏偏那不懂世故的陳阜卿，不畏權勢，只要以公平的眼光衡文，擢陸游爲第一，屈秦埴爲第二。秦檜大怒，第二年春天覆試禮部，放翁竟被黜，他的主考官陳阜卿也幾乎得禍。

三十四歲，到福建寧德縣上主簿的任，詩人別了他故鄉（山陰）到南方旅行去。福建風土未常不美，但我們的詩人却不大愛，好像有住不慣的樣子。他自己說：「自來福州，詩酒殆廢」那是他的真話，他第一次到閩地，做詩的成績很壞。大約我們的詩人天生是一個北方健兒，血本來極熱，到了熱帶，所見的只是嚇嚇的太陽，黢黢如火的頹桐花和紅蕖，疊疊如絳驪珠的荔枝，風過去像一天顫動星星的龍眼樹，所聞的只是濃郁蒼勃的草木香氣，所聽的只是洞豁山猿，蠻童姪女的情歌，處處是強烈的光，鮮明的色彩，刺激五官的氣味，反而使他懶懶不振。只有那長林豐草泉甘土厚的西北境與他適宜，一談到廢苑呼鷹，荒郊射虎的

生活，他立刻精神勃勃，恨不得跳上馬馳騁一閱！

以後他做來做去，不出編修通判一類的小官，往來京口豫章一帶。後來通判夔州，詩人開始到四川。四川，這個天府之國，西南的名都，以風土論則山川奇麗，甲於宇內，以人物論則歷史上也出了不少的俊賢，奇傑，美人，名士。他從前讀古人書，對於他們的高躅，不勝企仰，他們魁梧奇偉，芳馨淒豔的靈魂，早和他的人格結合而為一，只恨不能身隨他們的生長地，一訪遺踪，臨風灑淚，和投詩憑弔。現在他的夢想可以實現，由京口一直向西南走去，經過瞿塘灘湏堆，入巫峽，度過那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劍閣，他的身子便算在四川了。以後便可以摩挲丞相祠前的老柏，弔那秋風五丈原的諸葛武侯，訪落日中的琴臺，緬懷司馬相如卓文君的流風餘韻，到浣花草堂尋杜子美的故居……這一趟旅行，是何等的有趣，何等的詩化。

——衣上征塵雜酒痕，遠遊何處不消魂，此身合是詩人未？細雨騎驢入劍門！

這是我們詩人在劍門道上微雨中吟的。我們可以想見他當時灑然自得的風致。

(四)

夔州任滿後，王炎宣撫川陝，辟為幹辦公事。我們讀詩人的傳記，到這裏須用全神注意它。詩人現在去從軍了，詩人的生活變換了，不但他的生活有了變換，他的詩風也起了一個

大大的變換，這是他生活史裏最可寶貴的一段紀念。

沒有敘他生活變換之前，我們先要考察他在夔州經過。他在夔州做了幾年通判，態度漸趨消極，消極的原因，不在外界的刺激，却在內心自信力的失却。第一他相信自己沒有什麼作爲了，守在斗大的山城裏，官微俸薄，交游稀少，要辦的公事又不多，客中的歲月，只是孤寂，只是單調，只是平凡，有才幹的人，久處這種環境，也不免懷疑，懷疑自己的腐敗和庸碌。久關在鐵柵裏的虎豹不但不自憶深山大澤時的雄姿，簡直要自疑和犬羊一類。第二他自信現在他是老了，誰不知幹乾轉坤的大業，震古鑠今的奇績，都靠人類的能力鼓鑄成功的，我們的青春，我們盛旺的血氣，我們強壯的體魄，是能力的策源地。老便是能力衰竭的預告。老的背影裏沒有事業，沒有光榮，沒有希望，只有一片慘澹的黑暗的死影。一個人發現自己是老了，那真是最大的恐怖。從古的英雄和美人都怕白髮，詩人開始落了一顆牙齒，便要形之吟咏，再三嗟嘆，這原屬人情之常，不足深怪的。況且未老先衰，又是中國文人普通的現象：陶淵明未到四十，便已白髮垂兩鬢，肌膚不復實，杜甫才過四十便自稱老夫，自稱衰翁，放翁那時不是將近五十歲了？那一個照例的老字，如何推辭的脫呢？所以他那時代的詩，不是『腐儒碌碌歎無奇』『隨食江湖每自傷』便是『衰髮蕭蕭老郡丞』『短髮聽聽病骨輕』詩裏充滿了『飄零』『憔悴』『鄉愁』『客恨』字樣，他對於自己的前途，更沒有什麼野心，也沒有什麼奢望了，窺察他那時最大的志願，無非想積得一點俸錢，回到故鄉買幾

畝田地，春兩扶犁，煙郊叱犢，畫一幅田家行樂圖，娛其餘年而已；對於國家，雖然有許多事使他煎心，使他扼腕，但當他通判豫章時，曾力勸張浚用兵，被言官參了一本，雖然沒有生命的危險，却竟因此罷歸。在蜀時曾有詩道：「少年論興實狂妄，諫官勸奏當竄極」大有自咎多事之意。總之，幾年州判的生涯使他銳氣消磨，暮境日深，那是不可諱言的事實。如果沒有入王炎幕府的一舉，我們詩人的成功，決沒有現在這樣的偉大。他原是一個文人，忽然置身軍中，軍中生活的放蕩，豪奢，自由，壯快，好像給了他一個新的生命，那連雲的棧道，插天的高山，「地連秦雍川原壯，水下荆揚日夜流」的漢中境，那「土脈深原泉流清，季秋嶺谷浩積雪」的梁州，又使生長江南的他，置身於一個新天地。而從軍之後，最使他感到快意的，是感覺自己的未老，他天天邀同伴到酒樓喝酒，到毬場踢毬，到深山大澤裏打獵甚至獨自刺殺一匹猛虎，這一團的興致，這勃勃的雄心，這一副銅筋鐵肋，這渾身的勁，不但老人難比，青年也有所不及。他原來還可以上馬殺賊，還可以爲國馳驅，還可以幹一番烈轟轟的功業。他這時候的欣喜，是發現了「自我」的欣喜。

這才覺得從前嘆老嗟衰的可笑，以後他做詩追叙他從軍的一段生活，總說那時代是他少年的時代，「聖朝不用征遼將，虛老龍門一少年」「少年頗愛軍中樂，鐵宕不耐微官縛」試問他有這許多少年的證據，誰又敢否認他的話？而且他還很驕傲的下了「個定理道：「丈夫五十未稱爵」

(五)

至於他詩風的改變，也是值得一述的。放翁詩的源流，有人說他出於江西派，因為他學詩於曾幾，曾幾學於韓駒，韓駒是江西派裏的脚色，所以說他的詩是江西一脈。趙瘦夫題曾幾茶山集云：「清於月白初三夜，淡似湯烹第二泉，咄咄逼人門弟子，劍南已見一燈傳。」

(見詩人玉道)

放翁作呂居仁集序又自稱源出居仁，論者遂謂放翁詩屬江西嫡傳，更屬南案鐵案。不知放翁少作雖多，六十三歲在嚴州刻詩已將舊稿痛加刪汰，六十六歲家居又刪訂詩稿，自跋道：「此予丙戌（孝守乾道二年公元一一六六）以前詩十之一也」在嚴州再編自己的詩集，又淘汰了十分之九。少時的作品存者不多，面目如何，很難斷定。我個人的意見：以為放翁少時雖出江西之門，以後一定變化了。江西派呆板的格律，那幾縛住這樣一個天才！

放翁的詩可以分做三個時代，所謂初喜藻績，中務閑肆，晚歸恬淡（趙甌北說）實是確切的批評。放翁示子通詩云：「我初學詩日，但欲工藻績，中年始稍悟，漸欲窺宏大。數似李杜篇，常恨欠領會，元白才倚門。溫李真自鄙……」也是指自己詩的變化而言。他的詩中年時代最好，正如劉後村所謂「才思發越。氣魄陵暴」四庫提要所謂「感激豪宕」他的詩何以有這樣一個大變換呢？這不能不感謝他那騎從軍了。請看他的自述一詩：

「我昔學詩未有得，殘餘未免從人乞，力孱氣餒心自知，妄取虛名有慚色。」

四十從戎駐南鄭，酣宴軍中夜連日，打毬築場一千步，閱馬列廐三萬匹。華燈縱博聲滿樓，寶釵豔舞光照席，琵琶絃急冰雹亂，羯鼓手勻風雨疾。詩家三昧忽見前，屈宋在眼元歷歷。天機雲錦用在我，剪裁妙處非刀尺。

世間才傑固不乏，秋毫未合天地隔。放翁老死何足論，廣陵散絕還堪惜！

讀了他這段自白，誰不覺得奇怪？詩家的三昧，怎樣會從華燈光裏，羯鼓聲中悟出來？文學史原非神異記，但放翁悟詩的情形，確有神秘的意味。現代的科學家聽了也許要搖頭，以為我們的詩人在那裏信口胡說。其實這種情形，事實上原是有。大抵詩家的妙悟，有如釋子的參禪，花的開謝，月的圓缺，空山的流水，夜半的江濤，不過自然界的現象，我們看了聽了，無所動心，高僧却每因此而悟道。解牛和養生原是兩件事，但惠文侯，見庖丁解牛，竟悟養生之妙諦。舜劍和草書，也沒關係，但張旭見了公孫大娘的舞劍，從此書法變動如鬼神，不可端倪。黃山谷自說在黔中時，字多隨意曲折，意到字不到，及在夔道舟中，觀長年盪漿牽了撥掉，乃覺少進，意之所到，輒能用筆。這也是一樣的道理。

梁任公在飲冰室文集上論煙士披里純道：「……此心又有突如其來，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致者，若是者我自忘其為我，無以名之，名之曰『煙士披里純』Inspiration。煙士披里純者，發於思想感情最高潮之一刹那頃，……故一刹那間不識不知之所成就，有遠過於數十

爭於心作意以爲之者」讀者讀了他這一段解釋，對於放翁所說的話，或者不會更懷疑吧。

總之，到川陝去從軍，是我們詩人時風的「蛻化」，也可以說是他生命的「復活」英國詩聖彌爾敦(Milton, 1608-1674)在他的 *Areopagitica* 論英國那時的民氣道：

「……脫去舊衣，回變青春，走入更偉大的有光榮的真理路上。好像從睡中醒過來的巨人，現在起來的樣子；又像神鷲脫換了舊羽毛，炯炯眼光，照耀萬里無雲的青天，正要試一大雄飛的覺醒狀態。」我請拿這幾句話贈給詩人陸放翁！當做他那時生活的批評。

(六)

川陝從軍回來，攝蜀州榮州事，范成大來帥蜀，又辟他爲參議官。范氏也是南宋一個大詩人，他們以文字相交，不拘禮法，人譏他類放，因自號放翁。杜甫在四川時雖和嚴武相好，但入他幕府之後，嚴武便擺出上司架子，連進出都不許他自由，喝醉了酒，登嚴武的狀，同他開了一句「嚴挺之（武父字）乃有此兒！」的玩笑，便幾乎被殺。比較起來，范成大的風流，到底不是嚴武那樣專橫暴戾的軍閥所及的了。

在成都的幾年，放翁的生活也過得極愉快，以後有許多追懷的作品，懷成都十韻說：

放翁五十猶豪縱，錦城一覺繁華夢；竹葉春醪碧玉壺，桃花駿馬青絲鞵，鬪雞南市各分朋，射雉西郊常命中，壯士臂立綠條鷹，佳人袍畫金泥鳳。綠燭那知夜漏殘，銀貂

不管晨霜重，一梢紅破海棠開，數蕊香新早梅動。酒徒詩社朝暮忙，日月匆匆送黃送。深世堪驚老已成，虛名自笑今何用？歸來山舍萬事空，聽臥槽牀酒鳴甕。北窗風雨耿青燈，舊遊欲說無人共。

偶過浣花感舊遊戲作道：

憶昔初爲錦城客，醉騎駿馬桃花色，玉人携手上江樓，一笑鉤欄賞微雪，寶釵換酒忽徑去，三日樓中香未滅，市人不識呼酒仙，異事爭傳一城說！至今西壁餘少草，過眼年光如電掣！正月錦江春水生，花枝映處山舟橫，閒倚胡牀吹玉笛，春風千里斷腸聲！

替古人寫傳記。或做批評，鈔錄那古人的許多作品，原是一種填充篇幅的無聊辦法，但我以爲放翁這些詩都是他生活的寫實，我們替他記錄，反不能記得這樣周詳，這樣的淋漓盡致，而且這種好詩，多介紹幾首給讀者念念，免得去翻原詩，我想總不算什麼罪過，現在索性再多鈔他幾首，花時漏遊諸家園十首，是放翁在成都賞海棠做的，我極歡喜讀他，想讀者也同樣的歡喜：

看花南陌復東阡，露曉初乾日正妍，走馬碧雞坊裏去，市人喚作海棠顛！爲愛名花抵死狂，只愁風日損紅芳，綠章夜奏通明殿，乞借春陰護海棠。翩翩馬上帽簷斜，盡日尋春不到家，偏愛張園好風景，半天高柳臥溪花。花陰掃地置清尊，爛醉歸來

夜已分，欲睡未成欹倦枕，輪困帳底見紅雲。宜華無樹著啼鶯，惟有摩訶春水生。
故老能言當日事，直將宮錦裏宮城。枝上猩猩血未晞，尊前紅袖醉成團，應須直到
三更看，畫燭如椽爲發輝。重尋丹砂品最高，可憐寂寞棄蓬蒿，會當車載金錢去，
買取春歸亦是豪。絲絲紅萼弄春寒，不似疏梅只慣愁，常恐夜寒花索寞，錦茵銀燭
按涼州。飛花盡逐五更風，不照先生社酒中，輸與新來雙燕子，銜泥猶得帶殘紅。

海棠已過不成春，絲竹淒涼鎖暗塵，眼看燕脂吹作雪，不須零落始愁人。

這些詩和前面那兩首歌行所表現的人格，風流鐵宕，放蕩豪邁，像火，像春，像飛雲，
像弄姿的流水，像出匣的寶刀，像脫鞍的駿馬，像芳醇的酒，像十七八歲小女郎執紅牙拍唱
楊柳岸曉風殘月，讀之教我們爲之色舞，爲之眉飛，爲之興高采烈，說這是五十歲老翁的
詩，我想誰都要表示疑惑，幸虧我早在前面說過，我們的詩人，那時並沒有老，不但沒有
老，而且比任何青年還要年青，他的幻夢，他的狂歡，他的情熱，他強烈的衝動，他利那的
靈感，都像火燄似的從字裏行間迸射出來！青春，美麗的青春，寶貴的青春，永久的青春，
你充滿於詩人的生命裏，洋溢於他的文字裏，是怎樣的使人可羨！

但是，若說我們的詩人像雕鞍駿馬的五陵年少，過着豪放浪漫的生活，更不思其他，或
者像個墮落兒一樣，沈溺於酒色之中，忘記了愛國憂時的大心事，那就猜度錯了。他的微歌
選舞，賞花遊宴，無非是借酒澆愁，無非是用麻醉劑暫時來麻醉自己，一到酒闌人散之後，

或閒居獨處之時，他的悲哀的影子便湧現於他的心靈上了。讀他合江夜宴歸馬上作七律，我們便可以知道。

零露中宵濕絳苔，江郊縱飲亦荒哉！引杯快似黃河瀉，落筆聲如白雨來；纖指醉聽箏柱促，長檠時看燭花催，頭顱自揣應虛死，馬上長歌寄此哀！

又病起書懷二首也是在成都時所作。

病骨支離紗帽寬，孤臣萬里客江干。位卑未敢忘憂國，事定猶須待闕棺。天地神靈扶廟社，京華又老望和鑾，出師一表通今古，夜半批燈更細看。

酒酣看劍凜生風，身是天涯一禿翁。捫蝨談劇空自許，聞鷄活歎與誰同？玉關歲晚無來使，沙花春生有去鴻，人壽定非金石永，可令虛死蜀山中！

這兩首詩詞氣悲壯，聲調鏗鏘，高聲吟之，覺有一股浩然之氣，生於胸中。讀之而不激發愛國思想者，其人必無心肝，其人必無血氣！

(七)

五十四歲後離蜀東歸，據他的乞祠詩「聖君終省記，萬里忽來驛。」謝王樞密啟「斐然妄作，本以自娛，流傳偶至於東都，鑒賞遂屢於乙覽，」大約因孝宗讀了他的作品，特別將他召還的。召還之後，不多時又通判建安，這是詩人第二次入閩。

入關之後，仍鬱鬱不得志，其牢騷一發之於詩，建安遺興說道：

建安酒薄客愁濃，除却哦詩事事慵；不許今年頭不白，城樓殘角寺樓鐘。

綠沈金鎖少時狂，幾過秋風古戰場；夢裏都忘閩嶠遠，萬人鼓吹入平涼。

我們詩人只憶念著他軍的生活。

以後又在撫州嚴州任上混了幾年，他的暮年還做檢討官，又領了幾次祠祿。他全家的生活，全仗祠祿維持，但祠滿之後，不再乞取。居室記說：「舊食祠祿，秩滿不敢請，又二年請老，法當得祠祿，亦不敢言」七十八歲時有食不足詩自註：「卿監致仕，當得分司祿，然須自請，今置之」我們須知道詩人歸耕隴畝後，生計頗為艱難，食晚的「半飢半飽過殘冬」對食戲作的「白鹽赤米了朝餽」太息的「春憂水潦秋防旱，左右枝梧且過年」貧甚戲作絕句的「飢腸雷動尋常事」「家人猶憫乃翁飢」等句，可憐老來的放翁，竟常常有餓肚皮的時候。陶淵明窮得至於乞食，杜甫「朝叩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千偉大的詩人窮餓者居其多數，「詩窮而後工」這條定例恐怕就由此生出來的吧。

我們詩人歸老之後，生活又改了一個局面，慶元六年，他有居室記一篇，現在我即鈔幾段，使關心詩人居處者，知道一個大概：

陸子治室於所居之堂北，其南北二十有八尺；東西十有七尺，東，西，北，皆爲窗，皆皆設簾障；視晦，明，寒，燠，爲舒，卷，啟閉，之節。南爲大門，西南小門，冬

則栢堂與室爲二，而通其小門，以爲奧室；夏則合而爲一，而開大門以受涼風。歲暮，必易腐瓦，補罅隙，以避霜露之氣。朝脯，夕飲，豐約推其力。少飽則止，不必盡器。休息，取調節氣血，不必成寐。讀書，取暢適性靈，不必終卷。衣加損視氣候，或一日屢變。行不過數十步，意倦則止。雖有所期處，亦不復問。客至，或見，或不能見。間與人論說古事，或共杯酒，倦則亟舍而起。四方書疏，略不復遣，有來者或報，或守累月不能報，皆適逢其會，無貴，賤，親，疏之間。足跡不至城市者率累年。……舍後及旁皆有隙地。蒔花百餘本。當敷榮時或至其下，方羊坐起；亦或客落已盡，終不一往。有疾亦不汲汲近藥石，久多自平……」

他還有一篇東籬記中間有一段說他自己讀書作文的景況說：「……蓋非獨娛身目，遣暇日而已」又有詩道：「文章排悶不求名」都可與居室記互通。小園詩云：

小園烟草接鄰家，桑柘陰陰一徑斜。臥讀陶詩未終卷，又乘微雨去鋤瓜。 歷盡危樓歇盡狂，殘年惟有付耕桑，麥秋天氣朝朝變，盪月人家處處忙。 村南村北勃鳩聲，水刺新秧漫漫平，行遍天涯千萬里，却從鄰父學春耕。

夏初湖村雜題云：

嫩日輕風夏未深，曲廊仗杖得閒吟，地偏草茂無人迹，一對菱雞下綠陰。 日落溪南生暮煙，幅巾蕭散立橋邊，聽殘賽廟鞀鼓，數盡歸村雙隻船。 幽禽兩兩已成巢，

新竹森森漸放梢，稻壩作坡先蓄水，野堂防漏却添茅。

秋興云：

晨興秋色已淒念，吟嘯猶聞隔浦籬，說與磨門謝來客，要乘微雨理蔬畦。村酒甜酸市酒渾，猶勝終日對空樽，茅齋不奈秋蕭瑟，躡雨來敲野店門。莫笑門庭草棘荒，也能隨事答年光，半瓶野店沽醇碧，一畝鄰園餉稜黃。白頭圭美醜齋熟，頰尾魚鮮斫脍成，却對盤殮三太息，老年一飽費經營。淹速從來但信緣，襟懷無日不超然。喚船渡口因閒立，待飯僧牀得暫眠。

春天他鋤瓜，從鄰父學春耕，夏天日長無事，他到溪畔蕭散蕭散，秋天他到野店去沽酒，或者在家裏種菜，冬天農務完畢，他做什麼呢？這時候他可以讀書，儘量的讀書，你看他的寒夜讀書詩「北窗煖焰滿爐紅，夜半濤翻古榻風，老死愛書心不厭，來生恐墮蠹魚中。」讀書道：「面骨蜂蟻髮欲疏，退藏只合臥鳩虛，自嫌尙有人間意，射雉歸來夜讀書」（按此詩當是歸耕以前作）又「燈前目力今非昔，猶課蠅頭二萬言」目力差減，還每夜要讀二萬言的書，目力好的時候，不知更要讀多少？據他的筆記說自己寢室並不寬，却皮藏了許多書，在室中幾乎徊旋不得。可見他竟在圖書堆裏過了一世，無怪他要自命爲蠹魚了。

放翁描寫鄉村生活的詩，在中國詩界裏是一特色，躬耕的詩人，除了陶淵明之外，放翁也算得一個。他在剡溪之曲，住了十幾年，對之如畫的剡山，詩料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

他的詩筆既健，詩思又豐富，他有「三日無詩自怪衰」之句，可見他竟沒有一天不做詩，無怪農村詩大量的生產出來了。那「隔離犬吠窺人過，滿箔蠶飢待葉歸。」「藥苗自采盤蔬美，菰米新春鉢飯香。」「紅顏帶芒收晚稻，綠苞和葉摘新橙」像這類作品，在他詩集裏竟不下數百首。

(八)

在故鄉過着耕讀生涯，忽忽幾年，詩人是真個成了一個白髮鬍鬚的老翁了。那時和讓久成，小朝廷偏安一隅，無志進取。半壁湖山，酣嬉歌舞，中興的夢想，在宋朝君臣腦筋裏早化雲烟。「諸公尚守和戎策，志士虛捐少壯年！」「關河可使成南北，豪傑誰堪共死生？」詩人壯年時代，對於報國兩字，真是每飯不忘，現在雖然老邁，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還想從軍塞外，爲國殺賊，這希望一世不能實現，他也一世爲這個痛苦着，甚至夢寐之間，也忘不了恢復。他有許多記夢的詩，如「五月十一日夜半，夢從大駕親征，盡復漢唐故地，見城邑人民繁麗，云西涼府也，喜甚，馬上作長句，未終篇而覺乃足成之。」詩中有數句道：

「……熊羆百萬從鸞駕，故地不勞傳檄下，築城絕塞進新圖，排仗行宮宣大赦。岡巒

極目漢山川，文書初用淳熙年。駕前六軍錯錦繡，秋風鼓角聲滿天……」

九月三十日夜半作夢道：

一鼓邯鄲亦壯哉！沙堤全轡絡龍媒；兩行畫戰森朱戶，十丈平橋夾綠槐。東閣羣英喝
瓊集，北庭大戰捷書來。太平事業方施設，誰遣晨鷄苦喚回！」

他這類詩集中很不少。趙甌北道「……即如紀夢詩核計全集共九十九首，人生安得有
如許夢，此必有的無題，遂記之於夢耳。」

其實放翁這些夢真與不真，並沒有關係，夢不過是實際願望的補足，他既念念不忘恢
復，則形之夢寐也是尋常的事。

宋光宗開禧年間，韓侂胄因蒙古攻金，金邊不寧，他想利用這個機會，恢復中原，遣吳
曦於蜀出兵攻金，宋金重行開戰。那時放翁在故鄉方治東籬，日吟咏於其下，有詩云：「不
須強預國家憂，亦莫妄陳帷幄籌」這時候他優遊自得過他陸地神仙的生涯，國家大事，像已
不復繫於懷抱，但一聞宣戰的消息，八十一歲的老英雄熱血又如潮騰湧，他又想請纓上馬，
參與北伐的大軍；他又想裹屍馬革，爲國捐軀，貫徹他少年時代的壯志，老馬行道：「一聞
戰鼓意氣生，猶能爲國平燕趙」出塞曲道：

秋風獵獵漢旗黃，曉陌霜清見太行。車載氈廐駝載酒，淮陽城裏作重陽。

將軍許國不懷歸，又見桑乾木葉飛，要識君王念征戍，新秋已報賜冬衣。

金鼓轟轟百里聲，繡旗寶馬照川明，王師仗義從天下，莫道南兵伐斫營。

老矣猶思萬里行，翩然上馬始身輕，出關去路心如鐵，把酒何妨聽渭城。

讀「王關去路心如鐵，把酒阿妨聽渭城！」兩句，何等教人感動。愛國尚不難，難在舉國上下個個像安苟活，他始終抱着報國死虜的決心；更難在八十高齡，還冷不了一腔熱血，這樣的愛國詩人，在中國幾千年詩史裏，恐怕再找不出第二位了。

韓侂胄雖與金人宣戰，但他自己本不是一個辦事的人，他所用的吳曦又賣國求榮，反將關外四川之地獻之金人，後來雖被李好義，安丙等設計除掉，但北伐諸軍屢次失利，金反發大兵陷蜀，漢，荆襄，兩淮諸郡，東南爲之震動。主張用兵的韓侂胄被宋庭所誅，而其首至金謝罪。一敘恢復的夢，又成了幻影，真堪惋惜。老詩人聽了這個惡消息，當時的扼腕更可想而知的了。

而且詩人的悲憤尙不止此，當韓侂胄未失敗時，他曾替他做過一篇南園記和閩古泉記，侂胄失敗之後，一時士論也對放翁攻擊起來，宋史遂有不能「全其晚節」之語，這種道學先生苛刻的論調，最爲可惡。趙甌北說「小人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袁子才在他的詩裏也大替放翁辯護，可謂特識。

開禧用兵失敗之後，宋金又立新和約，雙方暫時相安無事。又過了幾年，我們最可敬可愛的詩人陸放翁，也就結束了他八十五年壯麗光榮的文學生命。臨死時尙有示兒一絕道：

「死去原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

我已經將詩人的小傳介紹在前面了。現在我應當做一點「傳後論」發表我個人對於詩人的意見。但我這篇文字的題目是「愛國尙武的詩人陸放翁」所以現以的「傳後論」只好就這兩點來發揮，不便另外牽扯到別的事上去。

第一我要談詩人愛國的思想。中國古代無所謂愛國主義，只有所謂忠君主義。國家是君主私產的代名詞，盡忠於君，就是盡忠於國，這樣的愛國主義和西洋的相較，當然有廣狹之不同。但我們人類天生有兩種性質：一是愛己，一是愛羣，爲了羣衆的愛，能犧牲一己的愛，那種人是高尚的，偉大的。所謂志士，仁人，大道德家，大宗教家都是如此。那些愛君呀，愛國家呀，愛全人類呀，表面上的名目雖然千變萬化，內裏的精神却是一樣，無非是利羣心的表現罷了。

所以那披髮行吟，投汨羅江而死的屈靈均，那誓志滅賊，六出祈山，終於出師未捷身先死的諸葛孔明，那直搗黃龍奇功未就，冤死三字獄的岳飛，那扶大厦於將傾，挽狂瀾於已倒的文天祥，史可法，詩人裏面如那不事二姓的陶淵明，一飯不忘君的杜子美，以及現在我說着的陸放翁，都是不可及的人物，他們的血沁成了歷史輝煌的金字，他們的心，結成民族光榮的冠冕，他們的事跡，是萬古憑弔謳歌的材料，他們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熱，和力，新鮮的血液，青春的生命，他們的軀殼雖然死了，他們的精神却是永遠不會磨滅。他們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他們的思想已和我們不同了，但是，我還要對他們致敬禮，致我全心的敬禮！（未完）

新女性

(第四十號)

第四卷 四月號

一般

三月號

- ...○ 寒酸的店主..... 鐘敬文
- ...○ 詩 姑娘你須得知道..... 鐘敬文
- ...○ 青春之歌..... 燕 姦
- ...○ 憂愁..... 陳思靜
- ...○ 文明社會的兩性關係..... 周憲文
- ...○ 現代婦女論..... 高希聖
- ...○ 美國的婦女團體與和平運動..... 微 知
- ...○ 婦女人類之本質..... 陶 父
- ...○ 曇..... 茅 盾
- ...○ 同性戀愛論..... 秋 原
- ...○ 印度的婚禮..... 黃 石
- ...○ 夜曲..... 錢君匋 陳曠空 錢君匋
- ...○ 圖版解釋..... 錢君匋
- ...○ 看了女同志打球以後的感想..... 燕 姦
- ...○ 吃人的癡情..... 燕志儻
- ...○ 妓女的罪..... 燕志儻
- ...○ 關於男女關係的提案..... 豈 凡
- ...○ 關於生活問題的提案..... 豈 凡
- ...○ 產業合理化下的各國工資..... 君 壬
- ...○ 對於全國美術展覽會的希望..... 豐子愷
- ...○ 日本之哲學界(續完)..... 魏肇基
- ...○ 英吉利勳植物的謠俗和鬼怪..... 江紹原
- ...○ 一些現代英吉利謠俗..... 江紹原
- ...○ 歌曲之王修斐爾德及其名曲..... 豐子愷
- ...○ 羣衆心理及自我的分析(續完)..... 夏斧心
- ...○ 灰色者(續完)..... 飲 水
- ...○ 翻譯復興..... 豈 凡
- ...○ 一般的好書不出..... 豈 凡
- ...○ 話的身邊雜事..... 章克標

上海開明書店發行

定價每期二角 半年一元二角
全年二元四角 郵費在內

南京月蝕（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葛

月昇起在紫金山前。月輪的一個鬼影，天空的一環傷痕。賽利厄斯大狗星亮亮的圍睜着一隻狗眼。好，整個的光明讓他一口給禽住了。

孩子們着了忙。他們不能不着忙。望望天上，望望池潭裏倒映着的遭劫的月，多可怕，多可憐，多恨人。來我們的，洋鉛筆，開水壺，火爐上的圓片，反正家裏現成有的，竹筷或是短棒條敲着有聲响的都行，全搬出了家，搬上了街。在街心裏，在家門口，大家使勁，一齊打，打得响亮，打得天上都聽見。尤其要那隻狗，那隻得意忘形的瘋狗，聽見，要他聽了害怕。這還成世界，讓瘋狗，滿口毒牙的，霸占着青青的清明的天。亮月是該得救護的，光明的鏡面上蓋上了虛偽的黑影，這可不是玩。非得大家齊心來趕它跑！狗，黑影，狗嘴裏的黑暗，你聽見了沒有，地上的孩子們不愛你那醜惡的賣弄。他們非得攆你跑。光明是該得救護的。

光明透露了一條，光明透露了一彎。光明透露了半環，光明回復了完全的腴滿。孩子們還有在擰着小身子，僵僵在街心裏，跪在家門口。响亮着他們勝利的軍威的。

春潮月刊 第一卷第五期

現代法國的各派文藝批評論(續)……覺之
 俗納的藝術哲學……鄧季宜
 現代席國生婚喪葬的謠俗……江紹原
 魯拜集的古本及補遺……顧子譯
 由看戲談到譯戲……夏索以
 被棄的人魚兒 (M. Arnold 作) ……王安民譯
 煙餘……家修
 桃色的夢……陳六竹
 關於一部名著名譯的商榷……李青崖

華嚴月刊 第一卷第二期目錄

教育上之惟心論……菊農譯
 星夜……盧隱
 論希臘悲劇……焦菊隱
 評梅遺札……評梅
 夜光曲……廣虞
 春之歌……廣虞
 美麗的姑娘……盧隱
 歸雁(長篇小說)……盧隱
 魚趣……趙蔭棠
 詩之藝術……于廣虞

北平都城隍廟街十四號華嚴書店出版
 每册大洋一角五分全年一元五角外埠
 每册加郵費一分半

上海紅黑出版處總代售

共產主義的歷史的研究

（本篇即倫敦大學拉斯基教授所著收入家庭大學叢書（Home University Library）的「共產主義論」的第一章引論。拉斯基教授為現代政治學學者中最卓絕的一人，亦為在學理上抨擊共產主義最有力的一人。但他在他的「共產主義」的書內，他取的是完全學者的態度，從歷史及學理方面作研究，絕無一般專作宣傳反共產者的粗獷與叫囂的不愉快。本書早經評定為剖析共產學說最精深亦最可誦的一部書，今由天津南開大學黃肇年先生譯出，全書由新月書店印行，不久出版。（志慶記）

現在的共產主義是一種理想，又是一種方法。當作一種理想看，牠要產生一種社會，這種社會因為生產和分配的工具，全屬公有，所以階級完全取消。當作一種方法看，牠相信牠的理想，只有藉着一種社會革命才可實現，革命的時候，無產階級的專制，是定有效力的手段。

若當作一種理想看，共產主義的榮耀的歷史，可以一直溯源到西方政治思想起始的時候。柏拉圖的共和國中，已經擬想一種共產的國家；從柏氏以後，思想家鑒于私產在生產工具上所發生的種種社會的影響而主張廢除私產制度者，代代皆有。宗教改革以前一切關於政

治的著作，無不對於私產制度的道德方面，表示懷疑；從那時候起，經濟個人主義才充分的宰制人類的思想。宗教改革前一千八百年間，人類受上古制慾派哲學家人類平等思想的影響，相信平等的理想也要實現於人類經濟的生活中。彼時人大都默認共產主義在黃金時代曾經實行；後來基督教把黃金時代比作亞當墮落以前的社會，於是西歐的神學也染上同樣的信仰。因此，羅馬的法律家，新約全書，早年的教會神父，中世紀的書院學派，一律反對這種貧富懸殊的經濟制度。雖然許多人相信私產制度是因爲亞當墮落才有的，然而其餘多數的人，大半不承認這種遷就的解釋。就是經亞寬尼斯(Aquinas)修改過的亞力士多得的主張，也一樣的不受世人的歡迎。中世紀的書籍，記載許多不甚出名的人物和門派，每每以宣傳一種徹底的共產主義爲職務。例如聖弗蘭色斯 St. Francis 的親信門徒——畢格股派和倍哈派 the Beghins and the Beghans——和一二八一年鮑約翰 John Ball 和他的門徒，不過是這種普遍趨向的幾個例子而已。我們可以說，中世紀每次社會遇難的時候，總有人提倡以取消私產爲免除壓迫的唯一澈底的方法。

但是我們不要過于重視中世紀的共產主義的價值。中世紀的共產主義並不是一種有系統的社會政策，不過只是中世紀人民出世觀念的一種反照，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比方我們常常討論的維克立夫 Wycliffe 的共產主義，就是這種情形。我們也不能正式承認高恩約翰 John of Gower 的朋友爲社會革命的健將。所以我們應當知道，中世紀這種共產主義並不是一種社

會哲學，不過只是一種反對物質文化的議論，一種以爲有錢人不能進天國的信仰，一種反對死板的封建社會組織的呼聲。

從宗教改革到法國革命期間的共產主義，也是一樣。慕爾Sir Thomas More的共產思想，顯然是受了當時惡劣的經濟狀況的激刺而發作的一種人道主義者的幻想。英國克林威時代(Cromwell)溫士坦來(Gerard Winstanley)和他的門徒可以代表一種真純的共產思想。「人人按自己的能力去服務，人人按自己的需要來享受」，這兩句話很可以作一六五二年的一個黨綱中之自由公律的結論(Law of Freedom in a Platform)。在那書中，如生產合作，取消交換制度，強迫人人作工，等等烏托邦共產主義應有的事情，無一不備。然而溫氏，像許多別的理想家，犯同樣的毛病，就是他們對於自己的目標雖然看得清楚，然而對於達到目標的方法，却不清楚。溫氏瞭解教育和自然科學的重要，又相信人性有改善的可能（這是改革派必須具有的條件）。可惜那感動他去信仰魁克主義(Quakerism)的心內之光，不曾照耀在當時注重實行的清教徒身上；所以他的門徒——聖喬治山上的一隊掘夫(His little band of Diggers on St. George's hill)——今日在人類思想史上，雖然佔重要的位置，然而在人類的活動史上，却沒有他們的地位。

我們現在不便把工業革命以前的共產主義的歷史逐層敘述，我們只要舉例證明這時期的共產思想富有恆久性，也就夠了。十八世紀法國可慘的經濟狀況，足以使性情敏銳的人奔向

這種思想，這是一件人人能看出來的事情；社會上貧富之差太甚，人人自然都容易想到共產的思想。例如那位可憐的鄉區教士米士雷 (Mollat)，因為受了他的區民悲慘生活的激勵，於是信仰共產主義而向民衆大聲疾呼，道：「窮苦的同胞，諸位對於自己生命所以受苦的原故，都莫名其妙，如果社會上所有的東西都歸公有，我們就無須畏懼賦稅了」。米氏力竭反抗社會上大多數人所受的壓制；他以為除去革命以外，沒有他種補救方法。但是他對於如何去實現革命，並沒提到，不過說我們只要有革命的勇敢和志願，就有革命的能力。他所著的約書 (Testament)，就是一個受時代痛苦所束縛的高尚的靈魂對於時勢所表現的一種反抗；可惜這書所表現的，是一個道德預言家的眼光，不是一個社會分析家的意見。

美布來 (Mably) 和慕來 (Morelly) 二人的見解，和以上所述的，大致相同。我們對於慕氏的身世，幾乎完全不知，他的自然法典 (Code de la Nature 1755)，曾發表對於共產主義的詳細的通盤計畫；可惜這書的本旨，還是說明共產主義在道德方面高過個人主義，不是對於社會改變的性質有任何深見。美氏的見解似乎較為重要。美氏是哲人康第拉 (Condillia) 的兄弟，又是盧騷的門徒，素來以品格和才能著名。他素來醉心平等思想，以為經濟平等是人類最大的需要，而且相信要想免去人類品性的墮落，非先有經濟的平等不可。他把社會上因不平等而產生的罪惡，描寫得十分詳盡；他以為斯巴達和巴拉圭兩國的情形，足以證明私產已無存在的必要。他的我對經濟學家的疑問 (Douies aux Economistes) 書中說道：「若把國

家當作一切財產的主人就可以由國家按照各人的需要分配與各人」。但是如何才能使這樣巨大的社會變遷成功，美氏自己并無把握。美氏以爲革命也許是必需的，因爲他相信現今奴隸式的社會現狀，和經過激烈革命而建設的新社會，二者之間絕無調和的餘地。然而他勸告波蘭人的時候，好像又不側重革命而側重那較慢的，自然的社會變遷了。他說革命可以在一個小國家實行，然而必要有像來柯格士(Lycurgus)一樣的才能的人，方可成功，不然就絕不能成功。論到最後的辦法，他對於私產的權利方面，建議些個改良的方法，使私產的弊病減少到最少程度。然而對於這些方法的前途，他仍然不抱樂觀。就這一點而論，他和他的師傅盧騷不同，因爲他絕不把自己的懼怕，在動人聽聞的宣言之中，隱藏起來。

十八世紀的法國社會理想家，雖然沒有承認共產主義的勇力，然而把經濟平等的利益，看得極明顯。學術界上佈滿了一種社會主義的空氣；孟德斯鳩，盧騷，百科全書的編輯家，和教士中的激烈份子，都傳染上這種空氣。不但在法國如此；在英國柯吉維(Agilvie)和斯邊士(Spence)一般人可以證明這主義的傳播；葛德文(Godwin)所著的政治的正義，像慕來(Morely)的自然法典，把共產主義的哲學，發揮殆盡。政治的正義的主張極簡單：私產就是不公平，不公平就消滅道德和智識進步的機會。有財富的地方，就有驕傲，浮華，虛榮，賄賂；而貧富就會產生奴隸性。葛氏并沒提議改良這種社會的具體方法。他根本反對使用武力，所以只願意人類從思想上革命一番便了。他又痛恨一切物質的東西，因爲物質最能阻礙

人類自由運用理性。正像皮德(Pe)所說的，葛氏這本書大概不能煽動羣衆；就使它有激動詩人去歌咏的力量，那也不過像華斯渥士(Wordsworth)在他的自序詩(Prelude)中所說：「這書不過是前人的陳見加以濃烈的渲染而已」對於當時的社會却并無任何特殊的影響。這書把人類的思想領到一個新的方向，從這一點看起來，到是一個有力量的鎔劑；然而這書既然是一本討論道德的著作，而不是一本政治的著作，所以不能把人們變成共產主義者。

實在講起來：工業革命以前共產思想所感覺的困難，都是從思想的材料發生的。那時候人類所感覺的痛苦，是政治上的痛苦，不是經濟上的痛苦。工業的組織還極幻稱極零散，所以改革的呼聲只能以個人為對體。當時許多人固然已經看透社會貧富對立的經濟組織所產生的弊病，然而他們所提議的改良方法，都是道德的理想，不是社會的方法；而且像米士雷(Meslier)一派人，雖然主張革命，但是他們的主張，大半由於怨怒和失望而產生，并不是對於社會進化的程序有審慎的見解。我們上文所討論的，還只是一種以神學作基本的政治哲學。

二

工業革命自從改變了生產的工具以後，把社會哲學的方向，也同時改變了。人民一羣一羣的入工廠作工，僱主和傭工區分成兩個階級，形成社會組織最明顯的標幟。因為用了這種

新生產方法的原故，人們不得不聯合，聯合之後，羣衆運動的思想，必不能免。個人受團體的遮蔽，完全沉沒於團體之中，大有像布克(Bucke)所說的，彷彿受天命所指定的一樣。社會哲學改變方向的結果，可以在新經濟學上看得出來。(新經濟學的創造者，乃是銳卡圖Ricardo并不是亞當斯密Adam Smith)。其實這種新的見解，不僅英國人有，法國的烏托邦社會主義者和英國的賀斯芹(Hodgskin)譚遜(Thompson)白萊(Bray)等思想家，在研究的方法上雖然不同，而目的相同。不過工業革命既然在英國完成最早，所以有系統的革命哲學，也在英國最先發達。

拿破崙戰爭告終的時候，世人的眼光，完全轉向到經濟的種種問題。德斯拉利(Lissac D'Arnois)曾憤怒的說道：「人的價值，現在完全按照他在碼頭上轉汽軸，在工廠裏推紡機而估定的了。」陶尼(Taney)所說的「貧得的社會」(acquisitive society)現在完全呈現於我們面前。社會上固然有許多人被這種無限財富的新信仰所迷醉，然而承認勞工爲致此無限財富之獨一工具或主要工具者，實在也有許多人。那末勞工必是被搶掠了。一八一五年以後，急進的思想家所討論的主要問題，都是關於新資本家的榨取行爲。渥文(Owen)的倫理的共產主義，於是因之而起。賀斯芹主張——工會實在是勞工自衛必要的奮鬥機關——也是由於新資本家這種掠奪行爲的原故而來，但是賀氏的結論，非意料的，却不是爲社會主義辯護，而是爲個人的產業權力辯護。這種思想到了白萊(I. F. Bray)手中，就變成一種激昂的

要求，要工人藉着工會和政治的力量，得到解放；白萊所希望達到的目標，就是渥入式的共產主義。英國的社會史從一八一五年到一八四六年，實在是一個革命狂熱的時期。勞工被掠的說法，無人不知，無處不傳。經濟壓迫和政治不平等產生了渥文黨徒的全國工會聯合會，邊浦(Benbow)的總罷工提議，和憲章運動，這些都是證明當時社會病痛的嚴重。近代各種新思想，幾乎沒有一種不在這個時期醞釀而成。例如：可以用來剝奪政權的工團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普選制度；可以用作推到資本主義以後的理想制度的無政府主義；用以表示勞工團結力和能力的總罷工，全在這個時期發現。這個時期所缺乏的，是一種準確的方法和一種全部事實的分析。英國早年的社會學者，最富於建議能力。他們要達到的目標，非常清楚；也能把他們的主張極清楚透澈的發表出來，而且有感動人的能力。他們所缺乏的，就是那種古今中外的恆道。因此，他們的主張，不是一種歷史的哲學，也不是一種從歷史哲學得來的方法，只不過很巧妙的把幾種偉大的思想，混雜的聚集到一塊而已。

法國也不能供給這種必需的原動力。聖西門(Simon)，富利安(Fourier)，蒲魯東(Prodhon)，白郎克(Louis Blanc)諸人的工作雖然重要，然而我們不能說他們已經建立共產主義哲學的大綱。聖西門用他的極銳利的眼光，已經看到這種新工業制度的重要；富利安深恐無產階級的無意識繫社會，將來必要為害社會；蒲魯東——近代法國的社會主義思想，已有恢復蒲氏思想的趨勢——側重所謂農民社會主義；白郎克相信必須有普選選舉，而且必須推

個這個中等階級的國家，方算達到目的。他們幾位，對於這新資本主義的性質和缺點，各有所見。他們所看到的，和後來馬克思學說的要點，頗能符合。例如：貧富間的隔絕，勞工受無情的資本家的掠奪，階級戰爭的學說。無產階級的危險，小規模的製造者漸漸倚特大規模的勞工組合，諸如此類的思想，這些法國思想家都會用來分析他們周圍新社會的資料。然而他們中間無論那一位所用的方法，都和自己想要達到的目標，不能貫連。他們每人對於自己最後所希望的東西，看得很清楚，然而幾乎沒有一人能把理想和社會的事實，聯合成一氣。口頭上說說生產的社會化是避免新工業封建制度獨一無二的方策，是一件極容易的事。他們所不能產生的就是一種歷史的哲學，可作方法的標準，和社會變遷的解釋。完成這步工作，就是馬克思的功勞，因此，從馬克思以後，有了馬氏的供獻，共產主義的歷史，開了一個新紀元。

三

無論從那方面批評，馬克思的工作，在社會哲學史上，實在開了一個新紀元。我們固然知道他的創作力，並沒有像他自信的那樣大，而且他得力於以前的學者，實在過於他自己所願承認的。然而他最大的貢獻，就是：在他以前共產主義還是一片洪荒；在他以後，共產主義就成爲一種運動。因爲他的力量，共產主義才有一種哲學和一種方向；也是因爲他的原

故，共產主義才成爲一種國際的組織，時時刻刻注意世界各國勞工階級的共同利害。馬克思工作的精髓，並不是他的那一個學說，實在是貫徹他的全部工作的精神。社會主義的思想家，能夠看到討論烏托邦國的詳細憲法，莫若先討論向烏托邦國去的路程更爲重要的，馬克思是第一個。不但這樣，能夠看到這條路程的探尋全靠預先詳細分析周圍的環境，馬克思也是第一個。馬克思可以說把這新資本主義的墓碑和這主義的最後結果，同時宣佈出來。馬克思工作的第一步，就是他用他所搜集的資料和從資料中所推得的原則，迫着經濟個人主義者退而自守不暇；第二步就是感動他的信徒，他的感動力實在是日日增大。馬克思的經濟學，也許有不少自相矛盾的地方，他的社會學，顯然帶着他的時代的特殊彩色；然而我們無論怎樣批評他，他個人和他的學說的影響，還是非常大。討論他的工作和他的工作的影響，就是我們今日研究共產主義最好的方法。

馬克思生於一八一八年，是個一信基督教的中等猶太人家的兒子。在大學得着優等成績卒業以後，他還希望在教育界立身；但是他的思想已經過於激烈了不能爲學校當局所容，所以在普羅斯作了短時期的報館事業以後，一八四三年遂被逐而到巴黎。在巴黎和一般法國社會主義家（如蒲當）相見，尤其與安捷（Engels）的關係最深。一八四五年被逐出法境而至布塞（Brussels）；在布塞一直住到著名的一八四八年革命發動的時候。在布塞居住的時期中，發表了一本攻擊蒲當的著作，名叫哲學的窮困（*Misere de la Philosophie* 1847），這本書在

來之後，一方面證明他和法國社會主義思想的關係，已經決裂，一方面致補嘗學說的生命。在這時期中，經安捷的介紹，和「公正聯盟會」(The League of the Just)發生關係。到一八四七年夏天，這會就成了共產主義聯盟會(The League of Communists)。同年十二月間，共產主義聯盟會要開第二次大會的時候，馬克思發表那篇世人共知的共產黨宣言書(Manifesto)。宣言才出，巴黎發生革命，馬氏遂應召而回巴黎。然而他在巴黎並未久住；因為在六月間會和共產主義聯盟會的會員在哥洛(Cologne)合辦一個革命雜誌，名叫「新萊因時報」(Neue Rheinische Zeitung)。他向這雜誌所投的文章，非常重要，因為這些文章已經暗示近代共產主義應取的戰略。可惜這個運動是花開過早，法國也和德國一樣的採取壓制手段，所以到了一八四九年夏天，馬克思逃到倫敦。囊中一空如洗，革命前途渺茫。一八八三年遂在倫敦逝世。

馬氏這三十年在英國所過的放逐的生活，可以說非常離奇。他雖然時常受安捷的幫助，且并會充紐約講壇(New York Tribune)的通信訪員歷十年之久，然而他在一八六〇年以前的生活，差不多無飽食，無暖衣，真是痛苦極了。馬氏生活之苦，工作之多，要算這個時期最烈害。他一面在英國博物院作長時間的考據工作，一面還要時刻不斷的與其他被逐者的妬嫉與猜疑奮鬥。在這創立第一國際(the First International)和發表大宗出版物的百忙中，他還要著作那部「資本論」(Das Kapital)，而在這些出版物裏頭，如辯護巴黎革命市(Paris

Commune)的文章，和評論哥特社會主義黨綱(The Gotha Programme)的文章，全是他的重要著作。他的身體原來不甚健強，他不能和人相處的性情，又因為浦當派信徒和柏克林派(Bakun)信徒的衝突，而不得不時時忍痛遷就。雖然如此，他還能享壽終之樂。誠如雷布奈斯(Liel Knecht)在他的墓前所說的：「馬克思已經把社會民主主義，從門派而擴大成爲政黨。」總而言之，馬氏固然受盡時代環境的利益，一方面得力於黎友安捷等的誠心襄助，也算不少，然而十九世紀後半的社會主義史，差不多全是馬克思一個人的歷史，若是把馬氏除去，共產運動差不多全失掉普遍性；可見馬氏一人影響之大。所以要知道從他的力量而發生的社會變動，非先明白他個人的思想不可。

從社會哲學方面研究，馬克思主義可以分作四部分。第一，馬克思主義是一種歷史的哲學；第二，馬氏從那歷史的哲學演出來一種社會進化的學說，引導他的黨衆。第三，馬克思把一種戰略的大綱，公佈于世，這種戰略的影響，在今日尤爲重要。馬克思雖然是一個絕對不通融的宣傳家，然而他對於方法和目標二者之間，處置適當，非其他宣傳家可比。第四，他是一個經濟理論學家，能够在傳統經濟學的根基上，把傳統經濟學的種種假設，一變而成爲辯護他自己的行爲哲學的理由。若按馬克思自己的意思，以上四部分，當然不能分開討論，因為他們并非彼此無關，他們實在是一個整的東西，而且馬克思深信他們是彼此相連的，統一的，一貫的思想。話雖如此，然而我們實在可以否認他的經濟系統的真實，而一方

面承受他的社會學說的大綱。本書下列各章，要把這種社會學說的全部組織，詳細研究一番。本章不過只說明馬克思思想的趨向，以明馬氏思想所產生的影響。

馬克思的歷史哲學，主張一切社會變遷的最大原動力，就是在那時期通行的經濟生產制度。其他各種社會動力，全以這經濟制度的需要為指歸，以求調和，有時有意的調和，有時無意的調和。人類與自然奮鬥以搶得生活的必需品，這奮鬥在人類的思想上發生一種反應，從此反應產生法律，宗教，政治，哲學。因為這種原故，凡裁制生產工具的人，在社會上就占特別有勢力的地位。他們的利益決定生產的分配。他們訂立社會行為的規則，來適合他們事業的利益。然而無論在那個時期，這個裁制的階級，都沒把全社會的利益，放在心裏。社會於是分成裁制者和被裁制者兩個階級；階級的分立，于是成了社會的基礎。馬克思學說，相信階級戰爭，是促進社會變遷最有力的元素。封建制度失敗之後，新起的商業資本階級和舊有的地主階級互爭國權的掌握。工業革命的產生，就是新商業資本階級戰勝的證據；現在這資本階級又和勞工階級，發生同樣的戰爭。這個勞工階級的利益和他們僱主的利益，根本衝突。因為勞工階級所關心的，是把自己的勞工賣得愈貴愈好，僱主所注意的，是用最賤的價錢把勞工買來，工人既然不賣工就要餓死，而僱主既有資本無須急迫，得利用這個機會，盡力壓制工人，以至工人和僱主間的衝突不能挽救。所以要解決這種勞資衝突，唯有取消僱主階級。

怎樣才能取消這個僱主階級呢？是在這個問題上，馬克司對社會學說和政治策略供給了新創的且必需的功業。在這資本階級專權的國家，因為階級衝突的原故，工會於是發達。等到各工會都明白他們被壓制的原因，是由於資本制度，他們當然就會覺悟他們階級的利益是一而不可分的。他們也就知道若是聯合起來，就能推翻這種私產制度，重新建設一個生產工員屬於社會全體的社會。因為這種原故，他們敵視現行的社會制度的心愈發進步。他們的願望：不到手握國家大權不止，絕不是小小枝節的成功所能滿足。和僱主階級決最終勝負的戰爭，勢在必發，僱主為保存自己權力，將不惜用種種卑賤的方法，工人也必要用同樣的方法報復。工人必要奪得國權，並且成立一種工人專權的制度，以應付從資本社會過渡到共產社會的劇變。在這過渡時期，無論那一階級，既然都不肯甘心自滅，所以必不免發生流血的戰鬥。富於階級思想的工人的任務，就是盡力用自已的決心和勇力，去縮短這個流血的時期。他們若不幸以為那些僱主能受勸而諫自動投降，真是錯讀歷史了。

上面所說的，是一個很完整的社會學說，其中所包含的經濟學說，雖有興趣，然不是不能撇開的。我們現在不妨略述這些經濟學說，因為牠們可以幫助我們了解馬氏的根本主張。馬克司既然採用瑞卡多(Ricardo)的價值論，認定物價從勞工而來，當然相信勞工所得到的，遠不如勞工所生產的。勞工所得的，不過是市場上的價格，而那大部分的餘剩價格，全在僱主手中，所以勞工實在被資本家所搶掠。社會主義的目標，就是要把這兩大階級的地位，調

換一下。這是一件可能的事，因為資本制度的本身，就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工人一天比一天窮；大多數資本漸漸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往日的小資本家，逐漸變大資本家的倚賴者；市場擴大把全世界聯成一氣；世界各國的勞工於是也有堅固的組合；——以上種種，都可以致資本制度的死命。所以馬克思說：「資本的壟斷成爲生產的阻礙。……生產工具的集中，和勞工的社會化，將來必和資本制度的外殼，不能相容。外殼若是一旦被毀，那末，搶掠他人財產的人，現以又要被人搶掠了。」

四

這樣簡單的解釋法，雖然不能表明馬克思學說的深奧。然而倘若這種解釋可以表明這種學說實行的歷史，也就够了。概括的說，這部歷史已有六十多年，可以分爲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到一九一四年戰事發生時爲止，這時期中，社會主義正進行一種粹純以宣傳爲目的的戰鬪。在各重要國家這就是那些少數黨徒所抱的態度，甚至在社會主義黨已成國中重要政黨的國家，（如德國，）社會主義的長進，並不完全表示對主義的信仰，大半還是表示對於現存的各國政府的不滿意而已。那時候社會主義者到處全未能搏得政權，且而到處全未能脫離兩種迷信：一，迷信國家主義有種種美德；二，迷信革命只能在長期的將來發生。那時候社會主義者未嘗不談論革命，可是不像一般預備成決心革命的人那樣談論法。

若就這一點論，可以說這次歐戰完全改換了人類思想的方向。這次戰爭，已經把世界各國現行制度的弱點，一一呈露。千千萬萬人從前以溫柔的和平自由主義為滿足，現在也信仰社會主義了。俄國革命的爆發；列寧和布爾塞維克黨的搏得政權；全歐反抗之中布爾塞維克黨仍能維持政權；以上這些事實，皆足以促成一種新時代的發現。俄國所經過的事，已經證明馬克司並不是一個空想家，他的信仰，處處可以見諸實行。自從德國戰敗之後，社會主義已經到了積極進攻的時期。除了美洲之外，社會主義已成爲各文明國中重要的對抗勢力。在意大利，西班牙，代議制度的失敗，不過表示馬克司所預料的資本階級專政已經出現了。我們若是放開眼光望遠處看，就知道至少在歐洲已經到了階級戰爭的末期。按照馬克司的學說，共產主義的國家，是這戰爭必不可免的最後結果。還有許多人相信在美洲和遠東各國，將來也必不免發現同樣的情形，不過有時間先後的不同而已。

上面所說的，未免把事實太簡略化了。以下再繼續討論的時候，遇有必要，得依我們今日所見，重新補充以前的思想。我們見到的地方，馬克司也許未曾見到，也許見到未能料及能有今日的重要。然而無論用那種眼光看來，一個腦筋清楚的人，不能不承認今日社會的嚮求，已經完全改變。應當利用國家這個機關去取消社會上種種不平等的時機已經到了。我們已經根本覺悟把人民永遠劃爲貧富兩階級的國家，絕對不合社會正義。我們目前的辦法，只有兩種：一，現在掌權的階級，立志表示一種有史以來所未有的大讓步；二，若不然，那班

認現今社會制度的基礎者必舉起而推翻之。各階級之間，未始不可隨時互相調和，馬克司自己也承認在英國這種調和的方法，是過度時期可能的事。然而在今日情形之下，明瞭社會事實的人，絕不能說革命是不可能的；不但這樣，我們若用有組織的抵抗力來阻止任何一種重大的社會變遷，結果必不免發生革命。我們研究社會主義史的最近進化，應當具這種眼光。

一八六四年九月二十五日在聖馬丁堂 (St. Martin's Hall, Long Acre) 集會的人，大多數未必知道他們的會議關係的重要。英國方面贊助那會議的人，像郝文 (George Howell) 和阿爾 (O'Connell) 一般工會之激烈份子，以為那會議不過是介紹英國勞工組織到歐洲大陸的一種方法。馬其尼 (Massini) 和他的門徒，希望一種共和黨的國際秘密組織，可以從那要議產生；所以馬氏失望之後，他就退出會議。只有馬克司一人根本相信那會議是各國勞動無產階級的聯合會，以解放勞工階級為目的。那會議初年的歷史，非常混亂；又因為時時討論抽象的問題，像宗教的社會力一類的問題，所以郝文 (Howell) 很怕那會議通過一種日來 (Bright) 或葛來斯頓 (Gladstone) 良心上不能接受的議案。可幸的，就是這個「國際」(International) 頭幾年雖然經過一種社會主義生產的痛苦，然而到一八六六年在日內瓦 (Geneva) 開會的時候，人人都感覺牠有成立的必要。不錯的，當是個「國際」驅逐白郎奇 (Bianchi) 和他的門徒的時候，內部已呈分裂的現象，後來這會也就因此失敗。然而十七個英國工會已經加入，

并且一八六九年舉行的第二次工會聯合會(Second Trade Union Congress)也勸出席會員的團體加入第一國際。這個「國際」所做的事，雖不過只通過關於縮短工作時間，打倒俄國專制政治，幾個議案，然而歐洲大陸的政治警察，聽見這會的名字，已經戰慄不止，不久在歐洲大陸的正真工會主義，也因而產生。可惜這會的內部，是目標不同的各種政治的和工業的團體，組合而成，這些政治的團體，固然有一定的革命目標，然而那些工業的團體，只求達到尋常工會主義的目的而已滿足。不但這樣，會中所代表的各國。對於階級覺悟的程度，極其不齊。譬如，會中的瑞士人，是個人主義最激烈的份子。其中的比利時人，有他們自己的主義。和浦當(Prudhon)的主義略同。其中的法國人，因為多是浦當有力的信徒，所以往往竭力反對國家的種種行動。這樣一個混雜的團體，極難產生一個共同的目的。

一八六八年以後，分裂的形勢更甚。自從德國人加入這個「國際」之後，法國人本浦當的思想而提出的種種議案，全遭失敗。浦當的衝突剛才止息，巴克林(Bakunin)和他的朋友又適加入。這位俄國革命家的能力和熱誠，都是人人共和；但是他是一個缺少遠大眼光的人。他的行爲，變換不定；他的舉動，非常秘密；陰謀暗計簡直就是他所呼吸的空氣，所以照馬克司的眼光——根本就是德國學者的眼光——看來，尼克林的非科學的，偶發的信條，實在非常可惜。雖然後來這「國際」還有長進，且在美洲也有分會，然而人人都知道像馬克司和巴克林二人水火不相容的性情，絕對不能合作。他們的目標和方法，各不相同。一個趨

建設一種統一的，集中的機關，以便博得政權，完成革命的事業；一個希望這個「國際」成爲一種地方自治團體的聯邦，到處以實現無政府主義爲目的。因爲他們爭論非常激烈，所以後來加入任何方面的團體，全以國家爲單位。他們二人衝突的結果，這個「國際」遂遭失敗。一八七二年，經馬克司的提議，把這會的總務部移到紐約；這種辦法，當然會失掉歐洲人民的影響，我們只好設想那時候病魔纏身，思想錯亂的馬克司，早已相信這個「國際」沒有絲毫功用了。移到紐約之後，這「國際」還能夠苟延殘喘，繼續存在，一八七六年在日內瓦又開了一次會議；然而這種運動的精神已死，所以到一八七六年在斐利得力斐亞開會的時候，只有一個歐洲代表赴會。中央理事會(General Council)於是被解散。「第一國際」就無形無聲的葬埋了。

「第一國際」雖然有種種不合適的地方，以至終歸失敗，然而牠的歷史有兩件事實，絕不能隨牠一同滅亡。第一，藉着這會的力量，歐洲的勞工階級得受社會主義的感化。自一八六九年聯盟大會通過關於土地國有的議案之後，各左派的資主階級政黨和各社會主義黨，起始分裂，以後永無調和的機會；各左派資主階級政黨，也許主張改革，然而各社會主義黨，始終主張革命。雙方所以分裂，就是因爲這個「國際」宣傳工作的力量，也就可以說是因爲馬克司工作的力量。這次雙方分裂的事，是否妥當，論者意見不一；然而無論從那方面觀察，這種分裂是一件關係重大的事，而且可以證明馬克司宣傳的能力。

第二件事實，就是一八七一年的巴黎革命市。這件近世史上的事實，史家往往誤解，就是眼光遠大的史家，也未能有公平的論斷。這次巴黎革命市絕對不是像普通歷史課本所載的一種少數流氓的暴動，實在是布爾塞維克革命的先聲。革命市會得這「國際」諸首領的指導，又是建設在有條理的社會哲學之上。所以失敗的，實在是因為這種舉動還未成熟，因為牠缺乏一種富有革命能力的宗旨。馬克司也會把這件事的始末，寫得清楚有趣。而且有獨見的地方，然而他自己還恐怕未能把這件事的真正價值，充分發揮出來。他這篇文章，經過「國際」的機關正式發表，發表之後，英國的代表就退出理事會。要想明白馬克司的意思，我們應當先知道：從這「國際」看來，普法之戰，不過是一種皇族的冒險事業，和「國際」毫無關係；普法戰的重要價值，就是證明戰爭是資本制度必不能免的事，然而和勞工階級的利益絲毫沒有補助。還有一件事我們應當知道：這「國際」已經把法國的工會運動，從一種徒手工人的團體發展成爲一種聯邦，崇拜馬克司的社會主義，相信革命的必要，而且認戰敗之後的混亂情形，正是社會主義發動的好機會。

用這種眼光來觀察，我們就知道巴黎革命市雖然失敗，然而牠的價值，已極重大。以前的革命，都在不破壞當代現行的經濟制度的條件之下而進行，然而一八七一年革命的根本要求，就是要破壞現行的經濟制度。也就因為牠以破壞私產制度爲目標，所以所遇的阻力和壓制之大，也在史上不會多見。概括說來，革命市的經過對於革命的社會主義家，曾經貢獻六

種根本的教訓。第一，證明僅僅把現今國家的政權奪到手中，是不夠的；要真正達到革命的宗旨，必須根本破壞現今的國家，而代以別種較好的組織。第二，必須把軍隊作成無產階級的工具，萬不能仍留作現今政府的工具，因為軍隊若不完全受革命思想的感化，終久必是一種禍患的根源。第三，那陳舊的官僚階級，必須淘汰，然後任用能得政府黨的信任的人，辦理政府各部的事務。第四，僅僅博得政權，不能就算革命事業完畢；我們從自治市所得來的教訓，就是獨裁制的必要。第五，必須設法推倒資本階級。未得到最後勝利之前，獨裁的政府必須採用嚴厲的手段；因為要在這個過渡時期實行民治的社會主義（Democratic Socialism）是不可能的事。這樣一來，才可以把政權從素來自命為超乎社會以上的機關，一換而到了真正負責任的人民身上；換句話說，政權就變為革命所必須的，獨有的附屬品。第六，代議制度，當然必須取消，取消之後，必須產生一個實在作事的法團，兼有立法，行政的權力。列寧說：「在代議制度之下，政府一切重要的事務，都在舞台後邊暗地決定之後，再由政府各機關，各總長辦事處，和各辦公處，拿來實行；議會裏面的辯論，不過是用來欺騙和愚弄一般平民」。廢除這種「吵鬧不止的舞戲」之後，代表的機關自然產出，不過這些代表機關和先前的代表機關大不相同，因為這些機關裏面的代表，「他們本身就受素被壓迫的勞工階級的監視」。

以上這種解釋革命市的方法是否合理，我們以後再加討論。現在我們應當知道的，就

是：因為這革命市的失敗，一個重要的時期，因而終結。一八七一年以後，直到一九一四年，勞工階級大多數都注重用和平的方法來發展本階級的權力。他們都知道國家這個組織非常堅固，絕不是用毫無事前預備的猛攻方法所能毀滅。他們於是暫時拋棄了革命的方法；當時又因為社會主義的各政黨在各國的議會正得勢，於是他們就研究怎樣能夠滅滅資本制度的勢力。實在說起來，從資本主義的發展程中看來，（特別是借帝國主義的名而發展的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的末日，彷彿還極遙遠。到處又發現修正派的社會主義，這派的代表，像法國的米爾郎 (Millard) 和維維安尼 (Viviani)，已經情願自己參加資本主義的各政府。不但這樣，又因為許多經濟的事實發生的原故，許多社會主義者，竟承認馬克司學說的前題，完全錯誤。主張這一說的，以德國的社會主義者柏士丹 (Brisson) 為最著名。總而言之，到了一九一四年戰事發生的時候，歐洲的社會主義，幾乎全沒有應戰的能力。

(待續)

某女之幻想（佐藤春夫作）

查士元譯

左面所錄，係某女訴給牧師O氏聽的關於她的奇妙的苦惱和恐慌。研究變態心理的學生N氏，憑在O氏處所得的傳聞，作成記錄，更經電影作者F氏傳寫，作為電影作品的資料。文體前后不相同，蓋原於N氏與F氏兩者之文體相混耳。（編者）

她和這一位少年紳士最初的相識，還是數年前一個夏天的事。那年的夏天，她（當時十八歲）到了箱根；由箱根火車站到K旅館之間，她是散着步走了去的，這時她看見一位少年紳士，（看來是二十三歲的年紀。）用看和她差不多一樣的步伐，跟着在她後面走來。這雖則在開始便惹起了她的注意，尚沒有什麼認為是怪樣子的。但到了次日早晨，她在K旅館，正欲洗臉，到洗面所去；在那里却比她先到的，有一位年輕的男子，似正洗完了臉一般的，把手巾放到臉上乾揩着。她只不過以為是誰在洗着臉，不以為什麼的，立在他的後面。那男子知道了後面有人來，便轉過身子，同時在手巾底下，探出了臉來。她無意的一看，原來那年輕的男子，竟出乎意料之外的，便是昨日路上所見的那少年紳士。但她退後一想，發覺她的佇立在他的背後，這他早已知道了似的。否則何以當他回視她的時候，即刻便笑着對她鄭重行禮。這禮不像是在平常時候兩個不相識的人相互所通行的招呼，確是異常而且極其

鄭重的致禮。她雖則辭退了；但他却又爲她開自來水的栓頭，給她放好了水。這其間，她儼然的仰頭，熱視他的橫面一下：見他是具有完美的，男子氣概的，氣品高尚的容貌。她對於他的招呼，現出了小女子的狼狽，終究還是回了他的。這時少年紳士便對她發了個突然的問語道：「你的貴房間是在那里？」他爲什麼發出這樣的問語，她不能夠了解；便此躊躇着對於這問語的答話。但少年紳士倒也不像強要她的口話般的，重又說道：「大概是我的房間的間壁罷。」一面他揚起了手，經過通着溫泉宿舍的曲折上下的廊下，用他豪奢氣的手指，點着到那女子的房間去的路。這確是旅館給她住的房間。她「哦，哦，」意外的吃驚，便發出這樣的聲來。她不覺感到這是失體統的聲音，又想怎樣的接着說一句，好隱掩了她方才的赤露的表情，但沒有適當的接語，因而她又感到自己的臉熱，便自己伏下了顏面。她見了自己的赧赤的顏面，因爲她要用水，便清激的映起在剛才那少年紳士親手給她放下來的水面上，少年紳士這時又用了溫微的笑容，說道：「我昨夜就知道的哩。」她雖抱着不愉快之感；但少年的態度，她說決非是失禮的。若用她自己的話來說時，原來她就此和這一位少年紳士親密的有說有話起來；更進而有時也借着一同在沿着晚色擺盪的簾間，同走在散步的道上。於是他們的交情增加了深處。但是，（她說）那少年紳士非常的謹慎而且重禮節，不易和他說起親熱蜜情的話；並且便是略涉不正的話，他也從沒說過。她感到他和世間平常的男子，自是不同着。加之他又似早已推知了她的是基督教徒。因此，他和她的交友的關係，完全是

純潔的。直接用她的話來說時，他們譬如是在天主之下，參集的兄妹一般。她說她常常在心中這般感覺到：她是不付不感謝天主；再引用她自己的話來說時，在這其間，山腳下的龍膽花已生了蓓蕾，尤其是山間的溫泉場，那里秋色來早，秋深也早。從而她身體不適起來，（病名病狀不詳）她說她便在這溫泉場行溫泉浴。一會她便已全癒；新學期這時也早已開始，她想不當荒廢學業；並且她與同學們叙面之情，又非常之切，便在一天，決心離去旅館回到東京。那少年紳士（她說少年紳士之名，因故難明。）來說要送她到車站。她對他也有一種惜別之情；因感到辭退是反致失禮，便允受他的相送。依她說來，他送她到了車站，似十分的情然不安。當她坐的火車已在要發動的剎那間，他如何的慌急，來到了她的車廂內，說道：——「我也想和你同歸東京，現在已起了決心。」這般說着，他便在她的坐位傍邊坐下了。火車就在這瞬間靜靜的開動了。這時他對她說道：「沒有了你，箱根之秋實在太寂寥了。」他祇說此便噤口。這般的在好久之間，他和她兩人，在沉默之中，動搖的火車裏，互相接膝坐着。一會車廂內燈亮了，窗外景色，已是夕暮時分。少年紳士徐徐開言，更取了凝視她的姿勢，當她俯視着的顏面，映進了他的眼瞳中的時候。又見他來貼近她的耳邊，低低的，沉重的，用了帶着美妙的音調的聲，在長期間，呢呢的說出他的心情。那聲音若說是人聲的音，倒不如說是一樣東西的囁嚅聲。她說追想到這時候的情景，總先這般的感到。他所對她說的，是他對她的熱愛的話。這雖非她所不曾預期的，但她竟不知怎樣回他。少年見

她如此，接着又說道：——「我願你對此給我回話，我只喜的是我的信心裏你聆聽了。並且今後仍願以和今日不變之情相交。我最所希望的，是你在熟思之後，給我個幸福的回話。」他的聲音，依然是囁囁不高的。他的左手輕輕的放在她的肩上；她又發覺他的右手握着她的左手手指，如今要脫出也不能了；當她如此感覺時，她肩上的他的手，已經由那里放下了。她只把溫柔的被握着的自己的左手，全個委之於他了。一直到火車開到東京，他們還是保持着這一個姿態。她告白道：同一車廂的乘客中，如果有人給了他們深深的注意，則看了他們會當他們是兄妹的呢，還是當他們做新婚夫婦？她對於浮起在自己的腦中的這一種念頭，不覺赧顏。同時她對於少年紳士的服裝，再想到自己的服裝的不體面，這時她才感覺失望。但依她所告白的，她不會嫌惡少年紳士。如此他們便各明告了在東京的地址。火車到新橋站時，太陽已完全沒落，在那里已是擁擠熱鬧暗澹的車站之夜。因為正當是七點鐘略缺幾分，大阪方面的特別快車尚未發車之前，車站內外，非常的混雜。病後的地，單看了這雜鬧，已經不覺的眼睛昏眩，心臟劇烈的跳動。或者就因此些微的不適，稍不留意，出了柵門注意時，一直是在自己面前一步的少年紳士的姿形，不知不覺間，竟已杳然不見了。四面探望轉來，但總不見其影。這樣的不告別的不自然的分袂，她是不得不感着遺憾萬分。她回飯田町，少年紳士是住在麴町，所以她在心中想像，他和本町同一電車回去的。因此她更覺遺憾。她為此在火車站前的電車停處，守看了兩三部電車都過去了。但那少年紳士終不能再見了。那

夜是夜霧瀟瀟的一晚，當她從電車上下來的時候，漸漸踏到了深重的地面上。她在下了車立上了地面的瞬息之間，忽覺得身子好像沉落在水底一般。她自己說明道：這大概是因為在街上各種燈光中，看出來是暗澹茫然的緣故。

自下一天起，她日夜等着如今那少年紳士當會有什麼信息給她罷？但前途是什麼消息也沒有。她對於少年紳士，稍稍有些懷疑起來了。在車中的那麼滿是誠意的話，難道是誘惑少女之心的一時的戲言嗎？這實在難以這麼去思量。也不欲這麼去思量。或者是因了什麼緣故，他是不能給我寫信罷？或者因為自己曾對他說明是寄寓在叔父家中，所以他就以爲引起叔父一家的誤解是不好的，便此猶豫着給我信。果真如此，那麼由我先給他信罷。但這總有些冒失。並且如果他竟明天親自訪了來呢？她這樣的想，想，竟至永遠只想着那人。這時她又這麼想，這難道還會不是戀愛的嗎？這般的她終於住過了十天，但結果依然決心於某星期六，在她從學校回來的歸途中，去探一探少年紳士留給她的住所趙町某丁目某某番地X家。她單怕在那里竟並沒有那麼一份人家。因此她仔細的探索；那番地是有了，但X這麼的一份人家，總是找不到。她想到連這種事情，竟也是那少年紳士的巧妙的撒謊；怨怒之下，是更形悲傷了。這般想來，她又想到了在火車站上，她不留意的失去了他，也不是她的過失；實在不就是那人自己的逃匿嗎？她這麼一想，映在她眼前的那人的幻影，也消走了一般的暗沉

了。她說，她這般的搜尋一個鏡頭，到後來，雖說在搜尋，却實在是不過彷徨着四面走着罷了，她的這一回的徘徊，在巡查的眼裏看來，是如何奇異。在某個位，那里的年輕的巡查，帶一半溫存的叱責和一半好奇的這般盤問她道：剛才見你在同一條街上，走了好幾回，是有什麼目的嗎？她答以在找尋朋友的家。巡查引起了職務上的熱心，又追問她那份人家的名字。最後她不得不答他是X X番地的叫X家。這時巡查便說，那末你是X家小姐的學友嗎？即刻又告訴了她X家的地方，她X家是從这里的個位過去，在L字形般的曲向右面的那里便是。去到那里一看，這份人家，是一家非常奢華的洋式壯麗的邸宅。她奇怪着，把門上牌子一看，這正是X家。尤其想不到的，她又得知道了這屋原來是伯爵的住宅。原來就是這屋嗎？剛才她一個人找着的時候，曾經在這屋前面來往有五六回哩。可是因為這住宅是太壯麗的建築，反而不會留在眼裏。她茫然突立在那里的門前，帶了漠然驚愕的感情，凝視着前庭的中央。這時從她的面前，靜靜的來了一部覆蓋着遮幌的汽車，她正想避走時，汽車却到了這X家門前，放了一聲低叫，停了下來。她想略過後走，汽車中却好似有什麼聲音。她茫然漠然的走開了那里的門前，再回頭看時，車夫把車門開了，露出了一隻朋友模樣的女子的袖部；同時一個十歲光景的女孩，由車夫抱了下車。隨後便有一位和她年歲相髣髴的小姐；遠遠望去，衣服雖未能看清，但見醒目的綠色的法蘭絨的披肩，却是長長的垂到膝上。這位小姐又把她的手伸到似乎在車中還留着一人的那里去。在這剎那間，她不在頭腦中打量

道：這回汽車中出來的，定是那少年紳士了。但從車中出的，來看來像是方才下來的那姊妹們的母親般的年紀的一位肥滿的婦人，她便向飯田町自己家裏走去。却忽然又有所感，即刻重回到X家的門前，向那里入口的廊下一望，但望去經過了排列着灌木的過路，見裏面的廊下，已一個人影都沒有了。只汽車走進了們內，那汽車夫却蹲着在整飾着車身；還有一人吸着捲煙在那里。關於她爲什麼重又回到那里的門前去，她自己說明道：是因爲這時她想起下車來的一幼一長的姊妹，如果是那少年紳士的妹子，則必有相似的地方。自這一天起，此後她在學校放學回來，常常走過X家門前去探看。有一回屋內傳出了一陣似何處海嘯般湧立而來的披亞諾聲。有一回她見有一人從似乎是坐憩室一般的溫暖當陽的洋台上走進房裏去的後影。這後影的肩與頭擦過了淡紅色的門幃，走了進去，便此不再出來。擦動了的門幃，那時似向外通引了出來，只是重沉的一溜，厚厚帆布，便惡意的把那里遮閉了。更如有一回，她在晚上八點鐘，竟去立在X家的門前。那時這一座石造的洋房，聳立於星月夜景之中；雖則這是一所大邸宅，却只有門燈和入口及廊下的電燈燦耀着；窗間都沒光亮，闐然無聲的，感到這份人家的已入了深夜般的靜寂。但當她去疑視那家時，那些窗洞便一面洩出了燈光，一面又接着輝耀出了依着這座洋房的全體的輪廓，有無數的電燈的火花一般光明。但再一瞬間，難道是電燈的總開關關住了嗎，所以又回復了先前一般的黑暗？她不禁感到，這似乎是對她的擲擲。

這般過去，她不僅不能看見那少年紳士，連當能相會的希望都消失了。對於這少年紳士，有時覺得他或者是又家的公子；有時覺得他或者是一個冒用人名的普通的不良少年。但那一夜，一封信突然到了她手裏，這信給她充分的解說了牠一向的一切疑問。從此她喜歡常把這一封信放在懷中；但爲了一件必得在後方可說明的某事件，這信便似被燒掉了。依O氏說，她的不能把此信示給O氏，似覺得非常不安的樣子。這信雖則不能示人；但對於信的內容，她說道：——這信是一封相當的長信。當然不待說的，是從那少年紳士寄來的信。信中的文句，（她把那些文句暗誦着，雖也曾朗讀給O氏聽過，但O氏說他已忘却了。只不過還能傳出其意。）反覆的說着那夜在火車站的分別的非出本意與不注意；此外又親熱的問她的安否，再說及他自身的事。他到了東京，從那夜起，便爲劇烈的熱病所侵。信中這樣說：這正和他的戀情一樣的劇烈，但却沒有絲毫如戀情般的甜蜜。他便此日夜浮於劇熱，不辯前後，及一星期。後來就進了駿河臺那里的U醫院。他雖非常的熱望，就中尤其是非常的熱望和她會面，但一切都不被允許。不過他病的可無傳染之憂，這是很明瞭的。因爲是如此情形，所以說如果她還有愛他之念，或爲事情所許，便是明天也好，願她去訪問到他的病床邊。是包括這麼一片意思的信。她答應了他的要求。醫院是在高原，瞰下着遠遠的市街。兩個看護婦，以好像接待高貴人一般的鄭重，引她進房。都會的喧擾，不能關進這里小漆天

氣般溫暖速度的病房；只不過虹霓的羽香般，微微從關閉着的玻璃窗中透進來。白色的大牀上，橫着的這一位奇異的戀人的面孔，她感到是非常的小；他的臉頰也比她所想像着的更瘦削。要是別人，不論陷于怎樣的境狀中，但一個月或五十天之間，誰能想得到會有這般的劇變？她看見了已經變成這樣的他，那時她很懷疑她自己的記憶。看看日曆，的確只不過一個月多光景。可是這短短的期間，他的面影是變到這般了。這使她經驗到了非經過長長的歲月所不能經驗到的許多心緒。她把這時的心緒，已略如上面般說明了。她又把從他們的這一種感情上說來簡直也可稱作是「奇遇」的他們的會見的情景，繼續的說得何等感傷！約略說來，她把她去找他家的始末說了，他也把他所犯的連醫生都不能知病源的熱病也說了。他們兩人是熱烈的敘談了。他又給她說，她會在他家的門前見到的，從汽車中下來的，果如她所料，是他的妹子和母親。她們當時大概是去看了他病歸來，他這般說了，又附加道：想來當有好機會，給她介紹他家中的任何人。因此她和他約定再會。如此的一直到後來，她還是常常來望他的病牀。他的病幸而一天天的在好起來了，在這等幸福的期間，不絕的往來於她心中的憂切，原是她自身究竟有沒有做伯爵家的新嫁娘的資格的一個疑問。因為她是某地方一個小小村子裏的，不足與這一位伯爵家的公子相比的商人的女兒。這麼想來，她每次到這裏時，總不禁痛切的感到她的幸福的反而是一個悲劇；她自身便是悲劇中的女主角。有時她對他訴說這一種心意，但他則似對於此等習俗的事實是毫不關心的樣子，他們一直只空想着他

和她的多幸福的前途。但是（她說）X家若不正式的對她作聯婚的提議，她對他個人的種種提議，雖也沒有什麼可以存疑的地方，但她在心裏深深的起了誓，在那期間，她決不能答應了他，也決不輕輕委身給他。她也在神前祈禱，願神給她能做到如此的勇氣。但是，他們的友情一天天的濃厚起來。便是在他病牀邊服侍着的看護婦們，對待他們時，也似表示出當他們是已有正式婚約的戀人般的態度。她訪他的病床，前後至少約有十一次。他的病到了這年的冬季，像快全愈了。世界上的春天也漸漸來近了。這一天是三月的一個星期日。這一天的事，她雖不曾確實的記着，但她自己說那天確是很奇怪。她學校中再過兩三天便須開始畢業考試。那天雖是星期日的午後，實在她也是非在書桌前用功不可；只是她一想起在醫院中的他，便不能靜寂的悶居起來。並且那一天她本也有會一會他的理由。原來那天的報紙上，有一篇報告春季的社交界消息的文中，報告在X家中爲了下星期的星期日，將開一個大園遊會，都非常的忙着。這文登在其他各文的前面，記載得很起勁。她把這報紙拿在手裏，胸頭不禁跳動着。因爲她覺得那里好似記載着她自己家中的盛事。她又相信，如果今天去訪問他，他定會把我們自己家中的事，和家中人商談着般，會打開胸膛從實說給我聽的。所以她便去問病了。這一天他果如她所預料到的，非常歡樂的來迎她。已可不必再滯留在病床上的他，坐在床的一頭，和她相對的給了她一把椅子。兩人從窗口望到窗外的下面去，一邊只是講着園遊會的話。他說他也將在那一天搬出醫院的這一間房間，回到自己的家裏去。他又對

她說：這園遊會一則是歡祝我病愈的意思，一方面也包含歡祝我全家庭的意思。他當然是預備着把她也招待到這園遊會中去。他給她說：這園遊會在我看來，是給你介紹給我的家族的機會。我因此非常高興着。他說在那會裏，將有許多貴婦人是他所必得介紹給她的。K子爵的夫人，O伯爵的夫人，V男爵的第二位女公子，此外還有Y宮殿下的妃子的令妹，即N候爵夫人及T男爵的三位姊妹公子，還有他自己的表妹I子爵的女兒E子，這些人，一會都會是她的親友。她聽了這些有名的貴婦人的名字，在他口中說出來，盛到了嫉妬一般的感情。尤其是在聽到了是他自己的表妹的I子爵的女公子E子的名字的時候，最為難堪。因為她直覺的感到這一位女公子，怕不要便是他的許了約的未婚妻？E子一般人都傳說着是非常的美人。她的面影，也和方才列舉的其他許多貴婦人們同樣的在婦人雜誌的封面上明明白白的見過。他說出這許多貴婦人來，使她想起這許多貴婦人的肖像時，心裏感到非常的悲慘無情。因為他的環境和她的，相隔大遠了。這一種日常的憂念，如今叫她更加具體的感到了。不過這許多話，在使她想到她也能和那些貴婦人做朋友的一點上，這在她一方確也是愉快的。總之，這一天話談得十分快慰。當她辭出U醫院的門的時候，已是入晚了。她看見離街旁人家的屋頂不過六七寸的地方，一個異常大而紅的月亮，滿圓的如舞台上的背景般在昇起來。她想去乘電車，但電車接連幾部都是客滿，因為本沒有非坐電車不可的那麼遠，她便走向神保町九段的地方，轉入了飯田町。這時不覺四面已經完全黑暗，路上的電燈和煤氣燈籠格外的

明亮起來了。她這時正想穿過有電車的路向曲折狹小的邊道去；剛撥動了兩三步時，突然的一部汽車從她後面奔來。她正怕着不要被輾倒了的瞬息間，汽車却「吱」的在那里停車了。即刻有一個男子用了帶驚慌的大聲，把她招呼住道：「噲，噲！」一邊便從車夫坐邊跳下來。她吃驚呆呆的直立着。那男子却非常慌張的樣子，客套也不作的，便喊道：「噲，噲，這位便是××小姐嗎。我是從丁醫院來的。×君十分危急了啊！」這樣說了，又以緊張的調子接下說道：「總之，這是迎接你來的，在車上再給你細說罷。」病忽然的危險了！這樣的在她腦中一閃時，她便也忘了前後，不自覺的跳進了汽車，汽車載着便疾馳而去。

她在腦中清醒張眼一看，這時她已在看不慣生疎的一室中。那是一間完全粉白的房間，房的頂和房的廣闊比較起來，真是高得很可怕。頂和牆全是白色。白的灰頂，是長方形的，中央在浮彫般的模樣中，有中國紙花樣的裝飾。那里中央有電燈吊下着，雖然吊下，只不過是說明那是由非常高的灰頂吊下來，電燈還是在很高的地方；她覺得這電燈把她的心搖蕩着的樣子。電燈的周圍，有黑蛾一般的東西三四隻；或者實際只不過一隻在燈光邊胡亂撲着。這些景狀閃進到了眼中，眼中便非常刺痛。只是她，她仰臥在電燈的底下。她最初醒來，眼中所見的，便是上面這些。一會她的意識漸漸明瞭起來，她覺得正好像朝霧從山上散佈下來一般的。這般思量着的她的腦中，電光一般又閃進了某種幻念。她非常的用力的轉動

自己的身子，因為她要使身子橫向。但這時候的身體，正像轉動着人家的身體一般重。一會她得轉過了。但仔細一看，她却被裹進在放在一只長椅上的男子的大衣中。無意的舉眼一看，見有兩個男子凝視着她。她「啾」的喊出一聲小聲的時候，兩男子却已走在她的眼前。用了非常鄭重的話，表示出非常真實的態度問道：「醒過來了嗎？」但一會即刻轉了樣笑了出來。這使她感到十分難熬。她問道：「這重究竟是什麼地方？」這聲音便在她自己的耳中，也覺得是很尖銳的；又好像在房中反響了起來，雖則實際上並非如此。兩個男子並不回答她。其中一人輕輕的不作腳音的走了去，在房間的角隅裏取得了一杯水，拿來給了她。她正非常的乾渴，便接受來飲了。他再把房中四面一望。這是一間想不出是什麼的房間：入口只有一個，窗等什麼也沒有。房中其他像樣的東西，差不多一樣也沒有；只不過五六把素朴的木椅子觸目的放着。她最初好像自己被放進在一個理化的教室裏了。又好像是醫院的樣子。醫院，這樣的話浮到了他的腦邊，於是一直被她完全忘却了的記憶，便又明瞭的回進了她的腦裏。「醫院裏的X君怎樣了？」她突然叫了起來。這時兩個男子，（仔細看時，兩人似雙生子般的十分相似）互相輕輕的不知說了些什麼。其中比較的長一些的男子，把前面說的木的椅子，兩手各提了一隻，拿來放在近她的枕邊的地方；兩人便都坐在椅上。其間兩人便慢慢的給她講了大體如下的事情。「我們決不是可怪的人。——不，或者竟是可怪的人；但決非無端加危害於人的人。這事可請安心。其次得爲了今晚把你誘到了這裏的一事謝罪。

U醫院中的X君，實在便是現在想來也並無什麼變卦。那些都不過是嘴上說說而已。我們今夜對你有了一些請求，才把你引到這里。我們想老老實實把事實說一說。我們實在是最近從美國回來的。我們是美國某秘密社會黨的一員。我們的歸國，實在是帶着想在故國的日本引起那黨的結社運動的使命。我們認為這次秘密運動的關鍵的，而最初便注目到的，是那X伯爵的一家。他們的罪惡實在是指不勝數。他們勾結海陸軍的命定商人，把現有糧食完全買進屯積；至於吸收人民膏血的事，那真是無一不為，但打聽下來，却有你以平民的身分，與他們通情誼，竟想設那伯爵家的新婦。又聽說伯爵家的預備以一夕的宴會，浪用足供數千人一日間的生活的巨費，想在最近期間開的大園遊會，據說也便是爲了把新婦，便是你，介紹進貴族社會裏去的緣故。我們第一不得不設法阻止這一個大園遊會。如果你確實是那家的新婦，那我們在沒有把他們一家下充分的社會的裁判之前，便非把你監禁在這一間屋裏不可。這屋子，上面流着海；除了我們之外，連這屋子的存在也沒人知道的。或者在必要的時候，對於你我們不得不加以監禁以上的處置也未可知。不過我們歸國以後，爲日尙淺，我們對於你的究竟可真是X家的嗣子的婚約者與否，還不能確斷。可否請把什麼都老老實實的明白的講出來，以此表示你的誠意。」——這是他們所述的大意。於是她把在箱根地方以來的事實，盡數告白出來。她是決不會和他家訂了婚的，便是園遊會的事也決不和她有什麼關係。如果那園遊會若確爲了披露新嫁娘候補者乃至訂婚誓的話，那也不用懷疑，婚約者一定是X

子爵家的女公子E子罷。她這般說了，不覺零下了淚來。她又說出了她是貧苦的平民家的女兒。X家的公子或者真是愛着她也未可知；但她自己却並無與他結婚的念頭。最後她把剛巧帶在身上的那回信來告訴她在醫院裏的信給他們看了。他們似對她表示了一些同情，把她所說的話聽了。但他們爲了紀念她剛才所說的都非虛構的緣故，請來她把那信給了他們。她便立於不能拒絕他們這一個要求的困境。至是兩個自稱是美國社會黨員的日本人，說了對於她的威嚇之事得衷心謝罪的意思。後來又通知她要把她送到近她家的地方，便說：「失禮得很，請容我們把你眼睛遮沒了罷。」說完便用一塊大黑絹布，緊緊的包住了她的眼睛。這般做後，不知是兩人中的那一個，用了帶着威壓的聲音，宣言般說道，「今後請注意小心身體。我們在相當期間，一直會監視着你的行爲。」眼睛被遮沒了的地，這時左右手被兩男女牽着，一同走出了那里的屋子。忽然可不要被他們殺死嗎的一種恐怖，閃上了她的全身。但看來不像會被他們殺死的。一出了屋子，便像走上了階段的樣子。在那里她感到非常的難走而十分困苦的時候，兩個男子便叫她兩手攔在兩人的頸上，便這樣的把她吊空了扛去。向高處去了很久時候；有時也向低處走下。路又到處迂曲，方向莫明，左右也幾乎不明白了的。一會她聽到了騷擾的聲音；覺得那是一羣人羣集的吵聲。又想起了他們說的，那屋子是在海底下的話，便想難道這便是在海裏嗎？這時剛巧身體被一陣風所吹。但在後的一瞬間，又似在一部狹擠的汽車裏了；又好似走進了更狹窄的一個地方。她至是不覺又失了知覺。

她遭遇了這奇異事件以後，便由東京叔父家，回到故鄉的父母那里。她的故鄉是紀州新宮地方。在那里當時正爲了可說是世界大事的那大逆事件，大逆者的幾個社會主義者，一時都被處了刑，有的處了死刑，有的處了無期懲役。因之社會主義這一句話，便成了一種地方的恐怖。這受刑的社會主義者中，有名S，O，的，算最重要的人物。甚至他的一族，人都疑他們都是社會主義者。當她因了這樣的事回鄉來的當時，正是S，O，族中的兩個富有的青年，也從游民式的美國生活回到了故鄉。對於在東京遇到的，兩個從美國回來的社會黨員的她的念頭，即刻聯想上了S，O，一族的青年。她越想越覺得這裏的兩個青年的像在東京見到的兩社會黨員。這也難怪她。因爲當初S，O，家兩青年的化身，是爲了她自身纔發生的，所以她確是和S，O，家兩青年的化身在東京會過了來的。但她自己却並不知道事情原來是這樣的。她不以爲在東京遇到的兩個年輕的社會黨員是S，O，家兩青年的化身，只以爲那兩人便是這裏兩人的本身。那一天她寫給了兩人中的一人一封信，要求他們的會見。在信中相約某日三點鐘到三點半鐘之間，她等在I地方的松林間。她決在胸前插上了一朵白色的野菊，作爲她便是等着他們的標識。「白色」是表示她的身分的純潔；「野菊」表示她是一個平民。這是文面的大意。署名用一個白菊女史的假名。接信人把這封信給他的好友們看，徵求大家的說明。這些朋友雖都是富於好奇心的人，但都覺這事的可怕，沒人敢到I地

方的松林間去。他們只不過說着那女子不知是怎樣的女子；到了所約定的時候，等人等倦了，她當會在城上的松林間或海濱者散步的罷。用望遠鏡來望她罷。他們這般說着，作爲笑料。可憐的白菊女史！她還是非去和他們見一面不可。她有非和他們一會不能確斷下來的心事。那一天，她重又起了決心，去訪問兩青年的朋友的鄉中牧師O氏。她打算從O氏口中打聽兩青年的人格。或者如在必要時，她也打算請O氏給一封介紹信，她再直接去訪問他們。因此她把她的奇妙的過去都對O氏直說了。她所最以爲苦痛憂念着的有兩事。她說因此她非把兩個社會黨員找得作一次會面不可。她的苦痛中還有的一個是在I子爵的女兒E子身上。當她在奇妙的，灰頂高高的，全白色的房子裏，被兩個社會黨員威逼着的時候，說E子的是又伯爵家的新婦，這也不過是無意中嘴裏說出的。或者是出于她的隱飾了的妬嫉和想逃避自己的危險的本能。不過那兩個社會黨員，放她逃走了後，若竟信了她所說的，去把E子當作是X家的婚約者捉了去的話，那E子恐怕如今還被監禁在可怕的，上面是海，像是全白的墓場一般的一室中。便是現在，或者已不致被囚禁着；但E子總也會被這兩個社會黨員用汽車來載到那里去過一次。或者當那們把她自己送回飯田町附近的時候，在歸途上，兩人已把E子掠了去。隨它怎樣去罷。如果意如所料，那E子定也會經驗着和她自己一樣的異常的苦悶。並且當她感到這苦悶的時候，她也會覺得這苦悶的非常格別；和要求他人來理解或同情此心或者是極難的理想。她有時覺得自己心中也沒有什麼不可解。她所想起的往事，在

現在的她看來，好比是常綠的島原一樣，（指幸福快樂等）因此一時她覺得她這一身並無什麼不幸。但這也不過是一忽間的事。一會她又被奇妙的恐怖和不安所襲住。（她便顫震着把同樣的事反覆說着：）在那里的奇妙的屋子裏，爲了她的一半出于隱飾了的姊妹一半出于要求出自己的危險的本能而對那兩個社會黨員說出來的話，便被人當作是X伯爵家的新婦的兒子，或者現在還是被監禁在可怕的，上面流着海的，全白色的一室中。便是現在已不被監禁，則總也會被社會黨員捉捕過一回的。或者當那回她自己被他們送回飯田町附近的時候，他們在歸途順便已把E子掠了去。如果果真如此，則E子當也抱有和她自身一樣的苦悶；她心中當也日夜呻吟着罷。這種苦悶，在沒此經驗的人，決不能理解和同情。她這般說了，又如下述般說明道：——「我在我一生的時間中，一直只堅持着自己的意識生活着的。這和普通許多人沒兩樣。但自從那一晚突然的被載上了一部奇怪的汽車以來，只在當我想見了在那一間奇怪的全白的屋裏，在解剖臺上死屍一般橫着的我自己的期間，我是什麼意識也沒有了的。一向經歷過來的生活，在那一晚忽然失去。至於那晚以後的生活和現在的生活，不知如何的才能使其連續；正如難知道亂了切斷了的絲頭和絲頭的如何可以相接一樣。也可以說，比如是平坦的一條路，忽然陷落了。現在便請你們想想，我的奇事的發生的那期間，但這期間是幾分鐘呢，是幾個鐘頭？第一我就連這個都不能明白。還有我當時住的地方是在那里，這也一樣的不可解。何況身爲女子，在這樣的時候，自然要担心着不知有怎樣則

危險伏在身邊哩。現在我願早把那兩個自稱社會黨員的男子搜出來，在他們那里問明他們的地方和時間。還有萬一我身子已被污辱的話，則在如今也好認為是一個災難，對一切斷了念吧。總之，只要在我自己能認明，即這些奇怪的時間中的一切事我能明白之前，我的一生是爲了這條故茫然的好像完全不是我自己的一生一般的。我如何能使人家明白了解我這奇怪的期間？如果你想到在這樣期間和情狀中的我的情事，不論你用多少空想來推察，怕也不會懂得我所說的事。」——她的這一種心理狀態，如何能完全表現出來；她用了種種的說法，又夾雜着做手勢，裝身態的來說明。她又把她的苦惱表現在她的身體上。 (完)

再版 死水

聞一多著
實價五角半

(著者自作封面)

王爾德說：藝術是一位善妒的太太，你得用副精神去服侍她。

如今國內最能用全副精神來服侍這位太太的要算聞一多先生了。「死水」

如果和一般的作品不同，我們敢大胆的講一句，只因為這是藝術。

聞先生的詩是認真做的，他的詩也應該認真去讀。非這樣讀，不能發現「死水」裏的寶藏。研究新詩的人不要忘了這裏有一個最好的範本。

再版 蘇俄評論

世界室主人著 實價五角半

聯俄聯共，鬧了已有數年；究竟俄怎樣，共怎樣？請讀——

「蘇俄評論」！

反俄反共，鬧了亦將一年；究竟俄怎樣，共怎樣？請讀——

「蘇俄評論」！

作者留歐多年，遊俄兩次，近年不斷的注意俄國政治，所根據的是國內不易得的材料，加以作者獨立的批評，真是革命歷程中極重要的一本書。現在再版出書，由作者加添最新材料數章，較前益見精彩。

再版 花之寺

凌叔華著 實價五角半

「寫小說不難，難在作者對人生能運用他的智慧化出一個態度來。從這個態度我們照見人生的真際，也從這個態度我們認識作者的性情。這態度許是嘲諷，許是悲悶，許是苦澀，許是柔和，那都不礙，祇要它能給我們一個不可錯誤的印象，它就成品，它就有格；這樣的小說就分着哲學的尊嚴，藝術的奧妙。……」

「『花之寺』，是一部成品有格的小說，不是虛偽情感的泛濫，也不是草率嘗試的作品，它有權利要求我們悉心的體會。……」

「作者是有幽默的，最恬靜最耐尋味的幽默，一種七絃琴的餘韻，一種素蘭在黃昏人靜時微透的清芬。……」



素描

德國佛來特力希作

哲學與「不知」

彭基相

「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孔子論語

「無所不知者，非真知也；有所不知者，知之大者也。」崔述考信錄提要

要問哲學是什麼？自希臘的達來思 (Thales⁵²⁴—543B. C.) 起直到近代的哲學家爲止，把他們對於哲學所下的定義都搜集起來，可以敢說每一個人對於哲學都有他自己的定義。假使有人來問我，說在你個人的意思，哲學是研究什麼？那我可以回答說，哲學是研究「不知」。普通人一定很奇怪，既然不知，怎樣能研究？研究哲學的人回答說，正因爲一般人不知道怎樣研究法？所以學哲學的人才來幹這樣傻瓜的事。羅素說：「凡不屬於特別科學 (Special Sciences) 範圍以內的問題，哲學都應當研究，」就是我們上面所說的意思。所以我們一方面不贊成那些專以研究傳統的哲學問題——如唯心與唯物，一元與多元等等——爲事的哲學家，因爲這些問題似乎是超出我們人類解決能力的範圍以外。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贊同那些太樂觀的人，以爲談哲學只是吃飽了飯無事做，靠在「柴積」上，晒「日黃」談閑天。無論「賽恩斯」先生的威力，在今日是怎樣的發達；但是要說宇宙一切，「賽恩斯」先生都有解決的可能，這是誰也不敢相信罷。因此，要說研究哲學就是談閑天，恐怕爲時尚早。

上面指出哲學不能不要，與哲學研究的是「不知。」但是研究哲學的人就安於「不知」嗎？不，學哲學的人，固不願強不知以爲知，但也不願意就安於不知。強不知以爲知是武斷，安於不知是懶惰，真的哲學是要跳出這兩種範圍以外，另找出一條新的道路。所以特別科學所不能解決的問題，哲學家也明知道這些問題的最後解決在現在仍是不可能；但是學哲學的人仍要謹慎小心繼續不斷的去求解決。「知其不可而爲之，」這就是學哲學的真正精神。

在日常生活當中，知識的成立。總要感受三種缺點：第一是固執的確定，第二是模糊不清，第三是自相矛盾。普通人對於這三種缺點多半不自覺；但是要研究哲學的人，第一步應當覺知這三種缺點；覺知了以後，我們不能就以懶惰的懷疑論爲滿足，應當找出一種破除成見，精細與自相一貫的知識來代替。此外還有一點，即每一個人總願意他的知識是無所不包；換言之，總要想他的知識領域愈擴大愈好。不過這是科學的職務，而非哲學的職務。研究哲學的人只要知道科學所給與的原則，方法與普通概念就夠了；至於成立原則的事實，學哲學的人不知道都沒有什麼關係。因爲哲學家的工作是在第二步；至於第一步瑣碎事實的研究，那是科學家的工作。科學第一步先搜集種種事實，造成科學的定律；這種定律才是哲學的原料。所以哲學最後的工作是在批評科學的知識；不過這種批評不是站在與科學相異的觀點上，換言之，不是與科學有根本的不同；只是站在特別科學全體和諧的 (Eerthy) 觀點上來批評科學的知識。

特別科學之長成是淵源於常識的觀念居多，如事物的性質，空間，時間及因果均包括在內；但是科學不能說這些常識的觀念就能解釋宇宙，所以宇宙之根本的解釋非任何特別科學所能擔任。這是哲學的職務；並且是一種極重要的職務。因為在常識信仰當中之哲學的錯誤不僅能使科學混亂，並且對於倫理，政治，社會制度，以及日常生活的行爲，都有極大的危險。不過我們現在所討論的僅限於純粹的知識範圍。

上面剛說過，在普通的常識當中有三個缺點，即固執模糊與矛盾；糾正這三個缺點，不使知識根本受動搖，這就是哲學的職務。要想變成一個好的哲學家，第一，要這個人有很強的求知慾；第二，要有組織的能力，換言之，要能很謹慎的將所知道的結合起來。此外這個人並要有敏銳邏輯的才能，與正確思想的習慣。當然，所謂思想之模糊與正確只是程度上的差別，並沒有什麼根本的不同。並且對於這一件事有時有很清楚的思想，對於別一件事又不能有。所以思想上之模糊，只能設法將之減少到最低限度；將謂要完全消除那是不可能。因此，哲學是不斷的努力；所謂一勞永逸，在哲學上是說不通的。所以武斷的哲學家以爲他根據一個原則，就能知道了宇宙的一切；其實他這種「無所不知」更顯出他是一無所知。一點一滴的努力，這是科學的精神，也是哲學的精神。至於最後的真理，那是屬之於天上，並不在我們的人間。

上面所說的三個缺點其實是互相連貫的，就要能知其一，其餘別的兩個也就不難明白

。現在可以舉例來說明。

例如我們看見棹子椅子和樹種種的東西，在普通生活中，我們總覺得這是毫無可疑的；換言之，我們對於這些東西的存在，總以為是十分的確定。因此，最初的常識就假定一個東西表現是什麼樣子，這個東西，就是什麼樣子。其實這是靠不住的，因為一個東西絕不能絕對相同的表現於兩個同時的觀察者之前。譬如一張棹子在左邊看的人與在右邊看的人就大不相同；第一，是棹子的角度不能相同，第二，要是光線自左邊來，站在左邊看棹子的人與站在左右邊看的人，對於棹子的光線也不能相同。所以一件東西對於一切的觀察者要有絕對相同的表現，這是不可能的。假使我們要承認物體並不是像我們所看見的那樣，換言之，我們所看見的物體並不是真正的物體，那我們已撞入懷疑的領域裏面去了。有人說實在的物體，就是物理學家所說的物體；物理學家說物體「實際上」只是一串的电子與原子在那兒急速的轉動，裏面並含有空的空間。但是物理學家也同普通人一樣，他觀察物體之存在也要依靠他的感官。假使你要問一個物理學家說，「那兒不是一個椅子？」他將回答你說，「是的」。假使你再進一步問，「那個椅子是什麼？」他將告訴你說，「那是一羣電子和原子的結合，看着好像一片的顏色。」假使你再進一步問，「所謂看着好像是什麼意義？」他將回答你說，「那種意思就是說由電子與原子反射出來的光波，經過視神經達到腦部，因此產生出來的一種感覺。所以你看見這個椅子，實際上只是看見一片的顏色，由光的反射，經過視神經

以達於腦的一串動作。那末，那個椅子究竟是什麼，仍然不能知道，所以這兒只能說是「看着好像」。由這一個例子，我們可以明白，一個人看見一個椅子，要是細加分析，最後只能說他有一串心理與物理的動作（或因果）；但是這種動作的本身，永遠在經驗範圍以外。因此，我們更可以明白物理學家所說的椅子究竟是什麼？在這兒已經是應當作另一種範圍的研究；換言之，已經是離開物理學範圍以外，而成爲邏輯的問題了。由這一個例子，我們又可以明白，爲求精確的結果，把第一步武斷確定的態度完全打破了。

物理學家相信他的電子與原子是由他所覺知到的東西推演出來的。推演不能有純粹邏輯的根據，所以是靠不住的。精確的說來，由常識中的事物發展到電子與原子，其中經過的步驟多半爲許多不知不覺的信念所管束。這些信念不是不可改變，不過他們的發展好像樹枝一樣。最初我們想一個椅子，覺得那個椅子所表現的就是實在的椅子；並且以爲當我們不看見那個椅子的時候，那個椅子仍然存在。但是我們要稍加反省，就覺得出這兩個信念（Beliefs）根本上不能相容。假使這個椅子能離開我們的感官而獨立存在，那末，這個椅子絕不是那個所表現的椅子——因爲表現的椅子，除去顏色，光，形狀等等以外，就無所謂椅子。所以科學家往往以爲「實在」的椅子就是我們感覺的因果。因此，大家都將因果當作一種先天的信念，因爲無此就不能假定一個「實在」的椅子。又因爲要這個椅子能永久存在的原因，所以又帶來一個「實體」（Substance）的信念！以爲「實在」的椅子是一個實體，或者是一羣

實體的聚集，有一種引起感覺的永存性及勢力。像上面所說的這幾種信念，在由感覺到電子與原子的推理步驟中，多少無意識的存在着。哲學家就是要將這幾種信念揭開來，看看他們究竟能否復活。

現在再讓我們換一點來解釋。任何物理定律（或科學定律）的證明多半是包括着記憶與實證。換言之，要是我們不記得在以前所觀察的，或不管別人所觀察的，那所謂科學的定律是絕不能成功。固然，在科學最初的時候，有時是用不着實證；不過一到科學的研究開始建築相當實在結果的時候，就不能不依靠別人的同意。實在說，要是沒有實證，我們就很難相信物理東西（*Physical objects*）的存在。譬如，有人患眼花病，他說他看見了外物，平常我們所以說這是不實在者，就是因為他這種話沒有能得到別人的證實。這也就是經驗中同一律之由來；因為在相同的情境當中，假使許多人的知覺沒有一致相同的性質，那我們根本上也就不能相信我們知覺外界的因果。因此，對於物質東西之初步信念也就要消滅了。所以我們知道記憶與實證實在是科學的精髓。不過這二者不是不許懷疑者的批評；經過了懷疑者的一番批評，我們原來的信念可以得到更進一步的確實。換言之，我們愈少一分武斷的確定，我們愈多得到一分的精確。

現在即將記憶與證實分而研究。

記憶這個字有許多不同的意義。現在我們所要討論的記憶就是指着已往事件的回憶。許

多人相信每一個實驗者都能立即將他實驗的結果精確的記錄下來，似乎是用不着記憶，其實這是大錯而特錯了。因為無論他是如何的快，要將結果記下來，總不能不多少需要記憶。並且要是沒有記憶，我們就不能用已往的事來解釋記錄；因為我們既不知道已往，怎樣能記錄已往的事。上面只是說記憶不能不需要，現在再討論一個懷疑記憶的論證。有人說在現在所發生的記憶無論如何不能證明以前所記憶的事，因為也許在五分鐘以前跳出一個世界，在這個世界裏完全裝滿了錯誤的記憶。這句話看來好似不合理，其實在在邏輯上到是一個不可反駁的論證。

上面的論證不管是怎樣的奇特，不過的確也多少能有許多理由使人不能相信記憶。關於已往的事，無論如何，我們不能有一個直接證實的信仰，因為我們不能使過去的事一模一樣的再現出來。所以關於已往事體的確定，我們只能在別人的報告或現時的記錄中間接的找出來。在這種報告與記錄當中固然多少包含有記憶在內，不過他們所包含的究竟很少。雖然如此，我們總不能說完全不需要記憶，在相當的過去時間以內。譬如在法庭上人往往虛構出許多理由，辨明他是不犯罪，這時要沒有一種機警的記憶，就不能看出這種虛構的談話。所以要想構造知識仍不能不依靠記憶，這種原因就是因為知識的本身還沒有十分的確定。

實證所引起的問題更為煩雜。因為物理知識的構造是包含在實證裏面，換言之，物理學必須要建立可靠的實證。並且，實證又引起一種很重要的問題，即心與物聯合的關係。有許

多哲學家，如來布尼茲（Leibniz）就構造出系統。以為按照這種系統就無所謂實證。其實哲學對於這個問題恐怕不能有十分公平的解決。不過我們不妨將這個問題的重要提出來說一說。

所謂實證，在我們的意思，以為只是聽到的聲音和看見的形式：正是我們要表示一個意見時，所要發出的的一個聲音，或表出的的一個形式一樣。現在舉一個具體的例更可以明白。譬如我向一個警察問路，他於是告訴我，「靠右手的第四條街便是。」我聽見他所發出的這些聲音，並且看見他嘴唇動；於是我們心裏假定說，他和我有相同的意見；這就是說假使我要發出來的聲音，也一定和他相同；我的嘴唇要動也一定和他一樣。在普通生活當中，無論在任何意義之下，都不把這種看作是一個推理（inference）以為這只是一種信念（A belief）——在適當時機中由我們而起的一種信念。但是，假使我們要是一被反問，那我們就不得不用這種自然的信念來代替推理；因為我們愈研究推理，愈覺得推理是靠不住。

推理的構成應當有兩種步驟，一是物理的，一是心理的；剛才所說即是物理的推理，即自感覺到一種物理的出現。我們聽到的聲音，是繼續不斷自警察口中流出來的；我們看見嘴唇的動，就是他嘴唇之物理的動作。這種推理看着似乎是證實的一部分，其實這種推理之成立，是在所謂證實以前；所以這種推理有時會錯誤，譬如有時一種聲音在同時我聽見了，別人或者還沒有聽見；又有時因為過於注意一種聲音，反而不能聽得清楚。同是一種物理的出

現，爲什麼常常有區別？這大約是我們的想像作祟，即別人所說的，我們有時來聽清楚，不知不覺就用想像猜想別人是如此說的。但是這是自感覺到物理事物的推理，關於實證之邏輯的推理上這還不是最困難的問題。最困難的問題是自感覺到心靈的問題；這種問題也就是現在哲學家所最困難的問題。

有沒有「心靈」這個東西，固然是個問題。譬如我們也許能做一個蠟人的警察，裏面裝一個能自動發聲音的機器，放在十字路口來指導行人的問路。這時候行人詢問這個蠟人的警察和詢問一個活人的警察似乎是沒有區別。笛卡兒 (Descartes) 就相信動物沒有心靈只有複雜自動的機械。十八世紀的唯物論者，將他這種學說擴張到人的方面。不過現在要問：假使人真是一個機械，爲什麼在同一的訓練之下，而有不同的思想產生？換言之，我們是否能確定我們所聽到的語句和我們所要發出的語句是一模一樣？我們是否能斷定當我們聽到別人說話時所發出的聲音，和別種聲音——空氣中無意義的波動——是一模一樣？我們最後的回答仍然是「不知；」我們所以覺得別人說話時所發出的聲音和我們自己所發出的是一樣，這種推理的論證完全是站在「比喻」上面；因爲我們心裏想別人說話時和我們自己說話時有相同的原因 (Similar Causes)。「比喻」在推理上不是說完全用不着，不過無論如何，要靠「比喻」做證實之唯一根據，那就要發生出很大的危險。所以關於心靈究竟是有沒有問題，我們仍然不能不將之放在「不知」的範圍內。

不過由上面所討論的這個問題，到可以引起另一個問題，就是所謂「內省」(introspect)的問題。笛卡兒在他懷一切東西存在以後，達到「我思故我在」的結論，他就用這個「我思故我在」爲其他一切知識的基礎。近代行爲派的心理學家瓦生氏(J. B. Watson)所主張的剛剛相反，他說我們沒有思想，只有語言；換言之，思想即是語言的習慣。所以他以爲在心理學上無所謂內省。不過要將這種問題稍爲詳加研究，即知道瓦生的話不見得完全無可疑的地方。

關於外物的知覺與反省的區別似乎不在與我們原來知識有何聯絡，而在與所謂推理者有關。在此時我們看到一個椅子；在另一時候我們想到哲學。在前者我們稱之爲外物的知覺；在後者稱之爲反省。關於外界的知覺，在普通常識中所接受的，我們已加以充分的懷疑。現在可以說當「看見椅子」這件事發生的時候，只有一串顏色的出現是無可懷疑的。但是這種出現與我相接觸正如椅子與我相接觸一樣，因爲除我自己以外，沒有一個人能看到這串顏色和我一樣。因此可以明白我們對於外界的知覺多少有一種主觀的與私人的狀態，但是這種在物理世界中被謹慎的擴張所隱藏。反省剛剛相反，包括在心理世界之謹慎的擴張中。要想將這一點弄清，我們應當先指示出我們所知道的「出現」是什麼，當我們想到哲學的時候。

假設由反省的結果，你達到一種信念，即是說：「我現在是相信心靈與物質有區別。」在這種情形之下，除了推理以外，我們所知道是什麼？第一，你一定當先將「我」字除去：

因為相信的這個人只是一種推理，並不是你直接所知道的一部分。第二，關於「相信」這個字你要好好的留心。在這兒所謂「相信」這個字，當然不是指邏輯或知識論上的意義；只是指用這個字來形容直接經驗的意思。在這種情形之下，這個字似乎只能表示一種情感。至於「心靈與物質有區別」這個命題當你想你是相信的時候，就很難說這實在是什麼。這也許就是所聽到的或看見的字，或者是在想像當中。這也許就是字之意義的想像，但是要在這種情形之下，那就不能說是這個命題的精確表現，尤其在邏輯的內容一方面說。你一面可以想像埃及的金字塔高入天空一面可以想像一個圓石子自高山上滾下來。同一個想像，但是要用文字表示出來，就有很大的區別！所以你要用字來表示你的思想，那你就可達到邏輯的精確。

在反省與外界知覺中，均可以用文字表示出來。所以關於實證的問題，我們現在到了知識的社會方面。文字的目的是要使思想與物理的東西具有相同的公開性質。人能聽到說的話，看見寫的字，就是因為說話與寫字都是物理的出現。假使我和一個人說，「心靈與物質有區別；」這個人要是能懂得，那我所表示出的思想與這個人所具有的思想，其中必定有相同之點；並且能用兩個人所認為相同的文字表示出來。此外，如我和一個人看見一個相同的椅子，其中看法雖有很大的區別，但我們能用相同的字來表示我們的知覺。

思想與知覺在他們原來的性質上並沒有多大的區別。假使關於物理方面是實在，那思想

與知覺的區別僅在他們的相關連處。當我看見一個椅子的時候，別人所見的也多少和我相同；這種相同是由於由椅子來的光波相連接的原因。至於說到思想，當我思想時，別人就未必和我有相同的思想了。結果我們可以說就現在的知識而言，反省與外界的知覺是有區別，不過要說他們根本上有什麼區別，這也毫無理由。

所以在每一種情形中，實際的張本 (cause 或譯「今有」亦) 是無可疑的；因為情感的或本能的關係，不知不覺中將這種張本加以擴充，那就靠不住了。所以我們不應當說，「我相信心靈與物質有區別；」我們應當說：「有幾種發生的印像與別的幾種有相當的關連，並伴以一定的情感。」關於當下發生一件事的一切特點，沒有文字能表示出來。當你將當下的出現用文字翻譯過來；那你已經是使這種出現普遍化，並成為推理了，實際說來，出現與文字並無根本區別；不過文字是一種推理，所以有時會發生錯誤。

所謂推理，意思即是說有許多東西不十分精確，除非加以謹慎的解釋。例如「看見一個椅子，」最初我們只看見一堆的顏色，而後再由這一堆顏色推出一個椅子。不過這兒有一點要注意，即是當我們看見一堆顏色的時候，我們自然就會生出一個椅子的信念。這種信念不僅為現在的物理刺激所引起，並且裏面有一部分屬於過去的經驗，有一部分屬於當時的反應。在動物當中，反應佔大部分；在人類中，經驗極為重要。觸與視漸漸的連接，這就是嬰兒最初的學習；並且他希望別人能看見他所看的。到了成人以後，對於一個椅子的觀念，覺

得是自然而然的，其實就是嬰兒時這種習慣使我們如此相信的。對於一個椅子的光與顏色，這物理刺激直接的影響，至於椅子能坐與結實種種的觀念，那都是由早年的經驗得來的。所以推理可以稱之為『生理的。』很顯然的這種推理必須與過去連接；如觸與視要是只靠現在，就常常會有錯誤；譬如因為一個大鏡子的反射，往往令我們相信另有一個房子。還有在夢中我們也往往有錯誤的推理。所以凡是在這種推理意義之下的事物，我們都不能有十分的確定，因為有許多自相矛盾的事我們不能不排斥之。

上面所謂『生理的推理』，在常識之物理事物的觀念中，可以說是一個很重要的成分。所謂生理的推理，在最簡單的形式中，意思就是說：有一個刺激S，我們給以身體運動的反應R；此外又有一個刺激S，你可以同樣給以反應R；假使這兩個刺激在經驗上是常常在一塊的，那S的刺激有時就能產生出R的反應。譬如你聽見一個尖銳的聲音，和看見一個很亮的光，常常是在同時的，有時只有聲音沒有光的時候，你的瞳孔也會收縮。這意思就是說當S刺激未發現時，身體的反應往往好像，S刺激發現一樣。這種生理的推理在知識論中，固然極為重要，不過現在不能再詳細討論下去。現在一方面只要指明出這種生理的推理與所謂邏輯的推理不同，一方面趁此要將『歸納』這個問題稍為再談談。

歸納在知識論全體中往往會引起很困難的問題，任何科學的定律似乎都要藉歸納方能成立；但是我們相信這種歸納就是確實的邏輯歷程，似乎還很困難。所謂歸納，在表面上看

來，只是包含着「一種論證」，即因A與B常常在一起見出現，從沒有離開過，所以當A以後再出現時，B或者也可以出現。這最初的一步即是所謂「生理的推理」，「動物就常常實習這種推理。當我們開始反省的時候，我們就覺得我們自己是在實習歸納（在生理的意義中，）例如我們想期望食物的時候，口裏常流着唾液。往往當我們的期望未能實現的時候，我們方覺得出這種期望，例如我們想要一塊糖，忽而取了一塊鹽，這時候我們方覺得出我們要糖的期望。從事於科學的人們，似乎就是要想建立邏輯的原則來確定這種推理。其實他們的熱心是可憐，不過他們的嘗試總不能說是成功。歸納多少是有確實性，這是人人承認的；但這表示這種歸納如何確實與爲什麼確實的問題似乎仍然未能解決。

上面所討論的問題固然沒有一個問題是新的；但是很可以證明我們對於世界之日常的觀點及我們對於世界之關係還是未能滿意。對於知道這種或知道那種我們到有相當的疑問；但是對於知是什麼的問題我們似乎還沒有追問到。對於知我們應當明白現在我們實在有許多錯誤的觀念；將來對於這個問題的觀念要是更能正確一點，那我們的困難將來也許會減少一點。

十八年三月一日武昌

此文係根據羅素近著「哲學大綱」第一章所作，特此附誌。

基相

照X光室

李 祁

彩蕉下到了頂底下一級樓梯，長長的吁一口氣，多謝老天爺，到底已到了地頭了。伴他的看護，似乎放輕了一副重担，挽住他胳膊的一隻手，也放鬆了一鬆。要不是在醫院裏，有誰老得起這臉來做這樣的事？大高的一個人，看去又不見一點兒傷損，到要隨着一個矮矮小年紀輕輕的姑娘，由她攙着挽着下這三層的樓梯。彩蕉沒有常過犯人，也不會做過新娘子，但這一路下樓的時候，在他的料想中，牢頭隸子牽着的犯人，伴娘手臂上的新娘，也不能比他還更無用，還更唯命是從。

剝，剝，看護在門上輕輕的敲。裏面，由如從一個深洞裏應出來的一聲回響，答應說「進來」。門開了，可是，呀，是跌進了一個地洞還是誤扭開了另一個世界的門？一層紅昏昏的光暈，一股熏熏的陳氣，烘的撲上來模糊了彩蕉的視線，塞住了他的呼吸。外面的陽光，這兒沒有，外面的空氣，這兒沒有，每一件東西上，罩着紅灰灰的一層甚麼東西，這房裏也像滿滿的飛着這紅灰灰的灰星子。定了一定，彩蕉恢復了他的清醒，才看出這間房，並不是頂大，假使擺下了一副不甚豐盈的粧奩，也就剩不了多少空地，但是因為沒有窗，房子內的器具又是那麼與一切人間房子內的普通佈置完全不同，就看得深遠，像一個洞。這

上，地上，這兒掛着大粗的一根條條子，那兒安着一個笨重的鐵架子，上面又是一個圓圓的，像輪盤，看不清有齒沒有齒，大約都是銅的鐵的，冰冷挺重，兩三個人休惹撼得動東西，可是最作怪的還是天花板上的那盞電燈，這房裏的黯慘，陰森，壓人的氣息，全是因了他的那紅昏昏半明不暗的光輝映出來的。彩蕉心裏想，小說上說的做黑道生意的，地窖子，剝皮房，該也就是這樣罷。房那頭一個高個兒的人在那兒調着一碗稠稠的東西，怕不就是蒙汗藥。這兒這黑濘濘的大長春凳似的案版，就是開剝的地方。那個更高大的洋人正在帶上一雙挺長的皮手套，哪，該是在預備了，他一定高興他又有一次機會來練習他的本領。刀尖出彩，不是麼？現在的人樣樣都興講藝術，做人有做人的藝術，罵人有罵人的藝術，殺人有殺人的藝術，行行出狀元。這開剝人的屠夫，你看他帶手套的那姿勢，就斷得定他是個中能手。他這礮琅琅一刀開下去，這刀尖下的臟腑位置，那兒是胃，那兒是肺，那兒是甚麼經絡，甚麼骨頭，他全不會弄錯，他一點兒也不捨得糟塌，他骨頭分做骨頭，軟筋分做軟筋，黃牛肉分做黃牛肉，水牛肉分做水牛肉賣。彩蕉想到他瘦，只好做水牛肉賣，就自個兒笑了。

「來啦？」兩隻長皮手套說，「請到隔壁換衣裳去。」

他的聲音到是那樣爽朗，冷冷的，不像別的毛臉洋人，說起話來咕咕囁囁老是像安着一架水車在喉嚨管裏轉轉。

他在另外一扇門的衣鈎上取下一件東西，遞外看護手裏，隨手就開了那張門。那是一條窄窄的小巷子，地下也是水門汀，但只有一個窗戶，透進一盞光亮；那件東西，是一件淡灰色毛織的一口鐘，淡灰色？當然，容易朦朧淡淡的血跡，況且，這個穿了那個穿，看去不像常見水的東西。不穿？醫生關照的！嚇？笑話，我們醫院裏那會有髒東西。彩蕉想到這裏時，身體已經鑽到一口鐘裏面，一大片細細的軟針一般的東西，黏在他的肩膀上。

回到原先的這屋子來時，兩隻長手套就引他到房的一個角裏。在這兒立着一隻木櫃子一樣的東西，靠着櫃子的兩旁每邊出一步安着一根銅條，在這兩根銅條當中是一塊毛玻璃板，可以移上移下的。到了這裏他就吩咐他走到這夾層當中去，隨即，因為他不够高，又塞進來一張矮凳，叫他站在矮凳上。這來他就夾在那櫃子同玻璃板當中了。兩隻長手套自己拖過一張椅子，向他對面一坐，說聲「火」，昏昏紅的燈就滅了，屋裏漆黑，他面前的玻璃板，卻一閃一閃放出幽幽的光亮，像黑夜裏亮電筒，三月間半夜大雷雨時的電閃。

「哈哈，你的心，幹嗎跳得這們快？」

「你看見？」

「當然。跳甚麼？放下你的心。」

「到不是不放心。六個鐘頭沒有得吃，又下這樣多層樓梯，還不夠叫心跳麼？」

一隻帶皮手套的手伸到灰色呢外面了，各處按。

「這兒痛？」

「不。」

「這兒？」

「不。」

「這兒？」

「噫。」

「這兒？」

「一點點。」

「啊啊。……餓了，不是嗎？沒吃中飯，就有東西給你吃了。火。」

紅灰灰的光，又照上了。長手套尖尖向那邊一揮，那高個兒，托着他那一大菜碗調個不停的東西走過來，送到彩蕉手裏，要他喝下去。六點鐘以前，他已經拚命喝過了一飯碗這東西，——稀飯裏面拌藥粉，白的淡的，像石膏般泥沽沽的厚粉漿，沒有小菜，也不許和鹽和糖。現在，又是這樣，只是更大的一碗，顏色帶淡黃，他一看心裏就逆，想吐。

「這吃不了。」

「吃不了？喝下去罷咧，這只是粥。」

「粥；看那厚厚的鼓在上面的膏膏子，又是這大一碗。」

「不要管，喝，一碗全要喝下去，越快越好，我就要看你喝。火。」

吃同喝，大概是人間最普遍的經驗，也是人間最普遍的嗜好，從中國到外國，從小孩到老人，有幾個遇着吃喝是皺眉頭的？當然有時你吃喝的時候覺得窘，比方說，一個小學生同先生吃飯，一位害羞的先生夾在一羣爽快不過的太太小姐們桌子上，一個大量的新婦陪着一位喬腔喬調的婆婆，但是，那窘的是你的環境，同你吃的人，實際上你的吃喝並不給你苦楚。有許多書，就喜歡講吃喝，有幾多人，一切都看破，就看不破喝酒。人家對老人說，「看得穿點兒罷，穿就穿一點吃就吃一點兒。」從古到今，有幾多人因了吃喝誤事，有幾多人把吃喝當做拿攔人的秘訣。可是，吃喝雖則是你最熟習的營生，你能想得到一個人，關在一間烏測墨黑的陌生房子裏，身子局局促促的夾在兩層東西當中，兩隻腳站在一張並非穩實的小板檯上，手去就口口去就手的端着一碗沉得甸手的，真真味同嚼蠟的東西一口一口咽下去，嚥嚥嚥每每一口吞下去的都彷彿即刻要回上來，面前一塊電光板，照出你的食管，你的胃，你的腸，你的……天知道你的一些甚麼東西，對面凳上兀兀的盤據着一個虎也似的醫生，睜着大眼看你喝的東西膩膩的流下去，那兒流得不對，那兒有別紐，全逃不出他的洞鑿。我說，在這種地方，朋友，喝這樣一碗東西，你能想得那一種滋味麼？

但是他併着鼻息一口口吞下去的時候，醫生可就樂了，中國話跑了出來，頂好的蘇白對旁邊的看護，「看。阿看見俚格肚腸？」

旁邊的看護回答說是看見的。彩蕉站得筆直，又要顧着手裏的東西，沒有法子俯身下去探望探望自己的肚腸，可是即使他能看，他也不一定知道自己是願意。「一個人」彩蕉不久以前在了一本自傳裏看見作者這般說，「一個人，要把自己的每一件事情告訴別人，是不可能的。有誰提得起那勇氣硬得起心來承認自己是做了壞事？」

到不一定是壞事，只是人，天生成是那種可笑的害羞的蠢東西，我們不許別人看我們的信，我們討厭人家查我們的底細，有誰有那能耐剝蕉衣似的把自己見風就吹得痛的心剝出來供人家的笑樂！

裹得緊緊的，裹得緊緊的，撇開在一邊，小孩子打架抓破了頭就勻一點頭髮蓋着，雖則痛也不告訴滿是同情的媽，春天了大人種花草時小孩也悄悄的種一粒種子在泥裏，乘人不見的時候給澆上一點兒水，全留一點兒給自家，不論好的壞的，這是天性裏帶來的。休說別人哪，自己，我們也瞞。「蒙着鼻子哄眼睛」中國這句老話最是不錯。別人不查問我們的時候我們就有說有笑，頂有越頂直爽的朋友，我們自己瞞了自己忘記自己的時候，我們就頂高興，晚上睡甜甜的覺。不單是心上的，就是人身體上的缺陷，在閑常，可以過得去的時候，有誰去過問，把自己靠不住，耐不得檢查的身體給醫生去考驗，分析是多難受的事情？

彩蕉站在那兒受苦的時候，就咒詛醫生，醫學，科學的發明，愛克司光，誰要他們這一套？發寒發熱，中風傷暑，多模糊多順耳多近人情的名字，心肝脾肺腎，金木水火土，金尅

木，木尅土，血氣不足，水虧火旺，你不懂？但那打甚麼緊，反正他不侵犯到你身體上來，誰像這種不客氣的外國醫生，一把揪住了你不放鬆，把你的根底全抖擻出來，說得出那裏不對，那一塊該切去……但是——

現在醫生看夠了，他說「現在請出來。」

腳踏到了實地，彩蕉問「可好了！」

還有一點兒，只一點兒，請到這兒來。」

他拉他走到那張黑漆漆的「剝人凳」跟前，叫他撲睡在上面，他爬上去，撲翻身，一隻手臂枕了頭，半邊臉貼在黑漆皮上面，兩隻長手套捧了一塊照像的底板移到他腹部下面，像擺了一塊冰在絨布底下。

「我說 hold 你就併了氣，不要呼吸，不要半分鐘，你知道？」兩隻長皮手套立在房盡頭，手裏捻着一件甚麼東西，臉上的神情同一個玩把戲的無二樣。

屋裏又黑了，忽然從半空裏發出一種聲浪，*hold your breath, h-o-o-l-d!* 同時，火光一閃，「噼」「噼」的兩聲，如同開道的兩聲鑼，又照上了紅光，長手套已經站在面前，抽出微沾了暖氣的底板。

這樣的四次，他方才說「好了，請換衣服去，有甚麼不對的地方明日我同你的醫生談。」第二日早上，十點鐘光景，還在這間房裏，那張黑漆漆的剝人凳上，躺着一個人（現在

是仰平的)肚子上蓋了一塊電光板，我們已經熟識的長皮手套同着一個有松鼠獾般伶俐的瘦瘦小小醫生，指指點點講論他腹部內的情形，如同一個元帥帶着他的軍師，騎馬上高山上用馬鞭指指點點講山川的形勢，敵人的軍容一樣。但是，這是另一樁事，不在這一章內的了。

真美善 第四卷 第一號 目錄

目曙的新俄	虛日譯	最後的勝利	顧仲彝譯
魯男子的春天	病日夫	感傷	阿佳玲
巴黎的春天	葉洛美	母愛	周承慧
他鄉人語	張子鼎	樂園	周承慧
關於女作家號	虛深白	清道之晨	王培譯
美與醜	趙景秋	詩人的歌	謝康
黑玫瑰	葉萬長	當亦遇見她的時候	蕭牧
日本近代兩大女作家	傅秋原	思想的園	蕭牧
南京人萬歲	孫秋珍	病嘸	蕭牧
復活	葉秋原	閑話斷片	蕭牧
雪菜的初戀	孫秋珍	佛吉爾生後二千週的紀念節	蕭牧
小泉八雲	孫秋珍	人類的現在與將來	蕭牧
介紹新俄無產階級的兩個偉大作家	孫秋珍	梅脫靈克解釋愛因斯坦	蕭牧
五月	張若谷	書報映象	蕭牧
都會交響曲前奏曲	張若谷	汪靜之與北老兒	蕭牧
殘夢	張若谷	讀一他鄉	蕭牧
		文藝的郵船	蕭牧

由反切推求史前中國語

潘尊行

百年以前，郝懿行爲反語考，俞正燮爲反切證義，（二文轉載黎經誥許學考卷廿一）並於反切源流言之甚詳。就所舉證某某合聲爲某，某某急讀爲某，吾人可以深信反切決非外來之物，而爲中國之所固有。然如韻書所注反切，其中條貫沿革若何，於古韻部有何關係，似尙無人注意及之也。

竊謂古韻書之撰集，殆無不以反切爲標準，且其反切皆有所從受，於所不知，蓋闕如也。例如：唐寫切韻下平聲七歌，轉下云，無反語；唐寫王仁昫切韻平聲卅九歌，轉下云，希波反；廣韻八戈，轉下云，許肥切。又切韻伽下云，無反語，曠之平聲；王仁昫巨羅反；廣韻求迦切。又切韻上聲四十七拯，下云無反語，取蒸之上聲；廣韻上聲四十二拯，下云無韻切，音蒸之上聲。又切韻上聲五十一范，下云無反語，取凡之上聲；廣韻上聲五十五范，下云防緩切。可見無所從受，例取他字以相譬况，未嘗鑿壁虛造也。慧琳音義輒言「相傳爲某某反」尤爲吾說之顯證。

郝氏謂應劭漢書注有直音某不加反語，及音某兼加反語二例，予謂音某實與音某某反同。如廣韻一東璽又音衝，王仁昫又尺容反，衝正音尺容；廣韻三鍾擬又音窻，王仁昫又楚

江反，憲正音楚江；瘞又音擁，切韻又於隴反，擁正音於隴；廣韻四江陸又音空，王仁昫又苦紅反，空正音苦紅，並其例。應氏所以於上字音某，下字又音某某反者，意其時，有一部分字音尚仍反語之舊，故音某無異於音某某反。歷年滋多，語音益以簡易，於是反切乃僅存於韻書，不復知其為上世之遺語矣。其或參差不齊，則由方音本有別殊，而韻書或未能備載。如廣韻一東「辣」又音陳音棟，王仁昫又徒弄直鄰二反，而一送辣棟為多貢切（昫韻同）不歸徒弄切也，十七其陳辣為直珍切（昫韻缺），亦非直隣也。此之相歧，正猶湏音多貢切，僞勸音徒弄切，皆為「重」聲，廣韻「因」音於真，而切韻為於鄰也。

凡同一系屬之字，其反語或別異者，由於語音演變之不同。試取唐寫切韻，王仁昫切韻，及唐寫唐韻所注反語，以與廣韻相校勘，然後知各書歧異之點，即其演變歷程之表現，固悉有線索可尋也。茲以平聲一東為例，列表如左：

領字	切韻	昫韻	廣韻
東	德紅	德紅	德紅
同	徒紅	徒紅	徒紅
中	陟隆	陟隆	陟弓
邊	直隆	直隆	直弓
終	職隆	職隆	戎，日紐字。

仲	初	勑	勑	中	初紐與勑為微紐微異。然安南漢音並為S紐。
崇	劍	鋤	鋤	鋤	劍當為鋤形誤。
嵩	息	息	息	息	
戎	如	如	如	如	
弓	居	居	居	戎	
融	餘	餘	以	戎	餘，以，均喻紐字。
膏	莫	莫	莫	莫	
穹	去	去	去	宮	
窮	渠	渠	渠	弓	
馮	扶	扶	房	戎	扶，房，均奉紐字。
風	方	方	方	戎	
豐	敷	敷	敷	空	
充	處	處	昌	終	處，昌，均穿紐字。
隆	力	力	力	中	
空	苦	苦	苦	紅	
公	古	古	古	紅	

由反切推求史前中國語

蒙	莫紅	莫紅	莫紅
籠	盧紅	盧紅	盧紅
洪	胡籠	胡籠	戶公
叢	徂紅	徂紅	徂紅
翁	烏紅	烏紅	烏紅
忽	倉紅	倉紅	倉紅
通	他紅	他紅	他紅
婁	子紅	子紅	子紅
蓬	薄紅	薄紅	薄紅
烘	呼同	呼東	呼東
曉	五公	闕字	五東

觀右表，凡反語以紅字中字收韻者，三書無或異。而唐韻以弓，宮，公，戎，融等字收韻者，切韻明韻并作隆或籠。此其演化之迹，可一覽而知也。惟充字之昌終處隆，曉字之五公五東 在本韻中為特例。試就右表切語略舉數例，依珂羅爾倫漢語日本漢音分析字典，各以羅馬字母代入，則得古韻為

徒紅 - *ti'o yung*

初中 - *tsi(w)o-t'iang*

陟隆 = t iek - liang

陟弓 = t iek - kiang

方隆 = pi(w) ang - liang

方戎 = pi(w) ang - nziang

莫中 = mak - t iung

力中 = liok - t iung

夫東韻收聲於 -ug，不用僅以譬况已也，古漢語之演變正復如是。此兩紐音本各獨立，一如在英語 finger, linger, language 等字然。至如 long, thing 等字讀法，則固變音也。自來治古音者，關於「東」「冬」一分合，持之均各有故，而理不能相通。今以反語考之，則東冬之差，乃在一收於喉一收於舌之各異，仲隆等字本在冬韻，故其反語尚以舌音收之也。要其關鍵，即在兩韻古漢語均含有今收聲 -ng 兩個獨立之聲紐。而 n 常與 d 或 t 為複紐，得因紐之偏失而為對音，故吾人不妨假定 品 = t iek，推知收聲於舌或於喉之演變，由於發音強弱之各殊；亦得推知古音冬蒸之譜，為冬收聲側重 t，東陽之譜，為東收聲側重 g 也。

廣韻反語收聲不用隆字而變為宮，或為終，或為戎，此蓋相當於 kl-pl-tl 等複紐之略去 l 音也。馬斯貝羅舉出暹羅語 *pliang* 即漢語「平」，暹羅語 *plea* 即漢語「象」，暹羅語 *plien* 即漢語「變」，此為舊有 kl-pl 複紐之明驗。安南漢音讀中為 *trung*，音正如陟隆，讀重為 *trung*，音正如直龍，可知陟隆變為陟弓，去隆變為去弓，莫非略去 r 或 l 之結果。廣韻後於切韻韻數百年，其演變步驟正亦相應也。

戎為日紐字，融為喻紐字，古娘日歸泥（依章太炎說，）喻則舌頭音之變。n 與 d 兩

紐，常與 r 或 l 爲複紐，得因紐之偏失而爲對音，故廣韻變職隆爲職戎，變如隆爲如融。

暹羅語於上述複紐，假如中間含一極短韻母，則此兩紐之音得并讀出之，如 *salang* (part of tical), *salang* (injurious), *talat* (market) 諸字是也。中國語亦有此現象。於聲母方面，所有複紐固以磨損而爲單紐，或并紐音而消失之；而於言談方面，則以中間含有韻母，愈益擴張孳乳，以成多量之連語（亦稱連綿字），此連語與反切所以往往相關也。

l 紐或 r 紐爲每個字或詞之音組中所常見。上文曾經提及，*kl-pl-tl* 諸複紐，內中 l 輒因磨損而失其音，然如藏語 *kl-gl-bl-dl-sl* 諸複紐，則又消失前置之 *k-g-b-d-s* 而一律讀爲 la，其演變正相反。此在中國，亦復有之。故來紐與見端邦明諸紐，往往見於同一聲母而爲孳聲，而連語如螺贏，培塿，其義乃得以方言互通也。珂羅倫倫舉出暹羅語 *kl-ran* 即粵語 *salan* (見 *Philology and Ancient China*, P. 19.)。予謂安南漢音如 *tra*，另 *tranh*，*tro*，*trong* (見 *Remnaire Annamite*, par G. Aubaret. P. 564-572.) 等字，其發音并爲 *tr*，亦其例證也。

故就反切所組合之紐音以與連語及諧聲相比附，則其源流條貫，在在可以考見。例如

陟隆 || 腫龍 龍從童聲。孳聲龍，升隴切；龍，而隴切，又來公力董二切。

居隆，去隆，渠隆，|| 蛋龍。許君以單聲從龍聲，按此爲古複紐之見於文字者。考老轉

注亦複紐字，故語轉爲疴瘵爲僂僂，蓋雖許君亦所未察也。

方隆，扶隆，豐隆。龍聲韻，薄紅切，又音龍；龐，薄紅切。

方戎豐茸蒙茸 b 或 p 與 m 常為複紐，故與 m 為對音。春秋元命苞，龍之為言明也，由萌與龍龐為對音故。

力中 龍棟，瀧凍。

莫中 鷓鴣，鸞爐。

初中，連語未見。此為 st- 複紐，s 在 t 前，例得消失，如英語 *state*。法語為 *stat*，英語 *stay*，法語為 *stat*，英語 *study*，法語為 *étude*，是。藏語亦復有此現象。安南漢音於「初」紐字率為 s-，按「初」從衣刀聲，舊以為會意者誤，由此 s 與 t 為對音也。

大抵中國文字成立之始，語言上之演化，已漸磨損以就單音。惟就諧聲字之聲紐，以及各韻通轉之例言之，則其發音收音，恆為複紐而非單紐。如凡風鳳為凡之孳聲，凡在侵韻，熊為炎之孳聲，炎在談韻，并收聲於 m 要尾為之孳聲，乏在緝類，收聲於 d m 常與 b 或 p 為複紐，得因偏失其一而為對音，故緝與侵談為平入也。考克墨語 *mbrang* (*cheval*) 相當於漢語「馬」，克墨語 *mputart* (*peano*) 相當於漢語「皮」(據 Henri Roux 克墨語彙，見 BEFEO XXVII P. 213-222。)知古漢語發音確有 mb- 一項之複紐。(珂羅屈倫謂山西有一部分尚以 mb- 發音，見 *Philology and Ancient*, (China P. 77.) 而語言上常有 mb- \wedge mm \wedge mn 之變例，試即音方勇切之孳字 以與克墨語 *mnhang* (*enterrer*) 相對照，則其紐韻若合符節。吾人試

推定「凡」「乏」古收音爲 $-mb$ 或 $-mp$ 則偏失其語尾之一而爲凡爲乏，綴以他語尾如 $-p$ 而爲風爲夏，蓋極自然之勢也。又克墨語 pom (Jones) || 漢語「輔」克墨語 von (chapeau) || 漢語「帽」，假定史前中國語所含紐音爲 $p-h-m$ ，則失 $-m$ 爲中國語「輔」與「帽」失 $-g$ 爲克墨語 pom 與 $-om$ 亦與冬侵之轉相互發明焉。由此證知庸音餘封，由於庸炎古通，收於封者，爲從談韻之舊也，又容亦音餘封，由容古文作容，爲公之孳聲，谷公古本一字，金文公字正與谷同，收於封者，爲從谷音之舊也（此據谷聲爲兌爲銳，籀古文作甬音轉自談言之，嚴可均說文聲類謂真可從蒸轉談，此於音理適得其反）。大抵方言各殊，則所以爲變者異，因之其反切亦異，慧琳音義特主秦音，不收吳切，正由地域使然，有所不得已也。

勇敢（高爾華綏原著）

顧仲彝譯

那個時候（法郎特說）我很窮。不是那種沒有整頓飯吃的窮，日常以麵包菸煙來充飢，也分不出什麼早餐，午點和晚飯。我住在四辨士一夜的客棧內。在韋斯敏斯德街上。每間房裏有二張五張七張舖不等；如果你準時付錢，那舖位是你的；不然，他們立刻讓給別人了。這是給外國人住的，但顧客大半是英人并且是酒鬼。四分之三的人都不吃東西——不能吃；他們肚裏已沒有固體食物的容量了。他們成天成晚的喝酒。這班人值不得你化錢拯救——馬夫拉，送報人拉，花邊小販拉，麵包小販拉；他們的野蠻無禮沒法補救的了。你對他們有什麼希望呢？他們活着只是弄點錢使靈魂身體不致分離罷了；他們沒有功夫也沒有餘力去想別的念頭。他們晚間回來，倒在床上就睡——睡得多死呀！不，他們從來不吃——只吃一點兒麵包，其餘都是酒了。

有一個矮小的法國人，面形如鳥爪，黃黃的臉皮；年紀不大，大約三十光景。但是他的生活很苦——沒有人情願到這種地方來，如果他有錢的話，尤其是法國人；法國人最恨離開祖國。他來替我們修鬍子——每次一辨士；可是許多人都忘記給錢，所以統計起來每辨士要修三個人。他也到同樣的別的客棧兜裏生意——這是他的生計——隔壁他還開着一月店，不

遇他從來沒有賣掉過東西。他的工作真勤懇呀！他也常常到公共的集會場所去；那兒的利子真不壞，修十次面僅得一辨士⁷。他常常對我這樣說，一面移動他像黃色枯枝一般的疲勞手指：「唉！奴隸一樣！朋友，要得一辨士，自己得費四辨士。你看有什麼意思？還得吃飽了飯纔能爲一辨士去修十個人的面。」好他像螞蟻，在牠洞外四圍的跑，除了糊口別無希望，他常常想積一點錢回法國去求生活。我們倆很談得來。實際上就是他一人——除了那唱過戲的麵包小販不吃醉時還聰明——在這羣人裏最有思想。他極喜歡尋快樂，很愛到音樂院裏聽彈唱——大概一年至多去兩次，但是成天的談論着。他對於音樂的欣賞實在很淺——沒有錢去欣賞，但是他的志向不壞。他常常把我留在最後一個修，修的時候也特別慢。

「我可以休息了，」他常常這樣說。我也很引以爲樂，因爲幾天不開口已成了我的習慣。講話投機的遇不到幾個；其餘的人只是笑；他們以爲你是馱子，傻瓜——應該關在籠裏或是縛着脚。

「是的，」這位矮小的法國人對我說，「我剛來的時候，心想不久就要回去的，但是現在就確不定了。我的幻夢一天天失散了。錢有翼膀的，不過他不向我飛。相信我，朋友，我的靈魂，就在這些修面人身上表現出來。他們都很不快樂，可憐的東西；他們那一個不受苦！喝酒！你說？是的，酒救了他們——他們從酒裏得到一點快樂。不幸得很，我的體魄不配喝酒——你看。」他指出不配喝酒的地方。「你也是，老朋友，你好像也不很得意；但是

你年紀輕。呀，唔，理論得太多了——但是這種天氣真不是玩的，尤其是你從南方來的！」

我後來沒有東西當了，預備離開這裏，他給我錢——在這種地方借錢給人是成問題的；不論誰短了錢，總是他給，不受他們的大騙還真是運氣的呢。有許多人要雙新鞋穿，要件新褂着，常常等人熟睡時，利用他自己的醒睡，拿了逃走。窮困的人本來說不上道德——真要紙一般的人纔能夠，他們都是稻草人。不過英國的下等人有一點好處——不像法國意大利的下等人喜歡謀害流血。

我後來謀到了輪船上火夫的職業，出去浪遊了一會，六個月後又回來了。第一天早上就看見那矮小的法國人。這天剛巧是修面日；他比前更像螞蟻了，兩手兩腳忙得幾乎飛起來；臉色更黃了，縐紋也似乎更多了。

「呀！」他用法國話招呼我，阿呀，你回來了。我知道你快要回來了。等我修好了這個面——我有許多話要同你說。」

我們到廚房裏去，那是一間石地板那大房，幾只吃飯桌子——我們坐在火旁邊。那時是正月，但不論冬夏，廚房裏總是生火的。

「啊，」他說，「你回來了麼？運氣不好？啊！耐着性兒！你這樣年紀等幾時，不會死的。可是，確實悶人！你看，我還在這裏，不過我的老友比琴死了，你記得他麼——就是那個高個子，頭髮黑的，在街的那頭開店的。人真好，我的知己朋友；並且娶了老婆。老婆也

好——就是太蒼老，早有了孩子，不過出身不壞。他得的心病，一刻兒就死了。差一會；我告訴你一件事……

「你走了不久，一天十月的早上，我剛在這兒修完了面，在店裏喝咖啡，想念那可憐的比琴——只死了三天——蓬的一聲！敲門，比琴老婆就進來了！很鎮靜——大家的女子，受過教育，牛得也好——不壞。不過地面頰上白得可怕，眼睛紅紅的，可憐的東西。」

「唔，嫂子，」我問她，「你有什麼事沒有？」

「好像可憐的比琴是爲破產而死的；店裏一文錢也沒有。他在墳裏只埋了兩天，官廳的差人已經到了店裏。」

「呀，先生！」她對我說，「叫我怎麼辦呢？」

「等一會，嫂子！」我拿了帽子，同她到店裏去。

「店裏的一場戲呀！兩個差人，滿臉是鬍子，最好要修一下面了，坐在面盆前面；滿地，我的朋友，滿地是小孩子！得！得！一個十歲的小姑娘，很像她娘；兩個男孩子只穿兩條小褲子，還有一個只穿一件女人的襯衣；其餘的——兩個很小咧，在地上滾；呀，鬧得真可怕呀！除了那小姑娘，都橫天倒地的哭喊，幾乎把他們哭成兩半。差人也有點悶無注意的樣子。隨便什麼人見了都要哭！七個！七個小孩子！可憐的比琴，想不到他是怎麼好的一隻鬼子！」

「差人舉動還客氣。」

「好，」那年紀大的差人說道，「我允許你二十四鐘內去想法錢來；我的夥計可以在店裏坐等——我們決不願意把你們十分的下不去！」

「我幫着比琴嫂子把孩子都騙停了哭。」

「如果我有錢，」我說，「嫂子，你拿去用不成問題——好好的人應該互相周濟，但是我沒有錢。你想想看有沒有朋友可以幫助你？」

「先生，」她答道，「我沒有。我那來有功夫認朋友？——我，七個孩子咧！」

「但是在法國呢，嫂子？」

「沒有，先生。我和家裏吵了嘴；你看——到英國來了已經七年，并且當時因為沒有人幫忙，纔到英國來的。」這真難了，但是叫我怎麼辦呢？我說：

「別失望，嫂子——相信我罷！」

「我走了。成天的想她多麼鎮靜不慌——真了不得！我再三向自己說：「來，敲敲頭！敲敲頭！總得想個法子！」但是毫無結果。」

「第二天早上我又到一家公共場所做生意，不斷的想怎樣可以幫她的忙；又覺得小孩子都抱住我的腳拖我去。我遲到了，因欲經濟時間，草草的敷衍了事；好熱呀——汗直流！一辨士十個人！一辨士十個人！我思想這個，又想想那可憐的女人。後來工作完了，坐下來。」

我對自己說：「這種工作太苦了！做他趕什麼？蓋極了！浪費我自己！」於是，一個好主意來了！我請經理來。

「先生，」我說，「我不能再到這裏來了。」

「你什麼意思？」

「一辨士十個人的好生意我做夠了——我要去娶親了；我沒有錢再到這裏來了。爲了賺錢虧了許多錢。」

「什麼？」他說，「你真是好運氣，假使你能再像那樣的丟錢！」

「丟錢！對不起，先生，但是你看我，」——我還是很熱——「每得一辨士我損失三辨士，皮鞋來往的消耗，還不在內。我單身的時候，先生，這是我的事——我有錢浪費不在乎；但是現在——一定告別了——對不起，先生。」

「我離了他走出去，直跑到比琴的店裏。那差人還在——臭！他一定不斷的抽烟。」

「我不能再多等了，」他對我說。

「不要緊的，」我回答道；我敲門，走入店的內室。

「孩子們都在房角裏玩，那小姑娘，真好，像娘一樣的照顧他們；比琴嫂坐在桌前，手上帶着一付舊黑手套？我的朋友，我從來沒見過這樣的臉色——鎮靜不慌，但是灰白得利害，太頹喪了。太糟了。人家一定會說她是在等死。糟透了，糟透了——冬天又快來了！」

「早安，嫂子，」我說道。「什麼消息沒有？設法到一點沒有？」

「沒有，先生。你呢？」

「也沒有！」我再看她——好一個女人；呀！好一個女人！

「但是，」我說，「今天早上我得到一個好意思。現在，假使我要你嫁我，你怎麼說？也許比什麼都沒有好罷。」

「她用黑眼珠兒瞧着我，答道：

「願意的，先生！」於是，朋友，她到這個時候纔哭了。」

小法國人在這裏停了，釘着我瞧。

「唔！」我最後說道，「你很勇敢！」

他又瞧我，眼光裏顯着失意，好像我說說壞話一般。

「你這樣想麼？」他最後說道，我看得出他在難受，好像我照見他心裏絕望而黑暗的情感。

「是的，」他隔了很久說道，而他的黃臉上，縐紋一條一條深起來，多起來，幽暗起來：

「我當時也有點害怕。七個孩子！」他又望了我一眼：「從此之後——有時——有時——我——」他斷在這兒，忽又換句話道：

「生命是苦的！換了你該怎麼辦？我認得她的丈夫。忍心讓她流落在街上麼？」

胡適之先生的著作二種

白話文學史

實價 甲種二元一角
乙種一元七角

作者本意祇欲修改七年前所作『國語文學史』舊稿，但去年夏間開始修改時，即決定舊稿皆不可用，須全部改作。此本即作者完全改作的新本，表現作者最近的見解與工力。本書特別注重『活文學』的產生與演進，但於每一個時代的『傳統文學』也都有詳明的討論，故此書雖名為『白話文學史』，其實是今日唯一的中國文學史。全書約五十萬字，先出上卷，約二十五萬字。

再版 廬山遊記 實價二角

作者是有歷史癖和攷據癖的，所以他的遊記便與一般遊記不同。譬如，單為了一個塔，在本書中他又做了四千字的攷證。『爲什麼要替廬山一個塔作四千字的攷證？』他說『我要教人一個思想學問的方法。……肯疑問佛陀耶舍究竟到過廬山沒有的人，方才肯疑問夏禹是神是人。有了不肯放過一個塔的真偽的思想習慣，方才敢疑上帝的有無。』

這本小書不單是遊人們的伴侶，它是人人案頭必備的一部參攷。

從寒假說到三學期制

西 滢

在許多早就應當打破而至今還沒有打破的時代錯誤的制度中。最說不過去的是各學校的所謂寒假了。在沒有採用陽曆以前，寒假本名為年假，因為中國人看着過年是一件大事，到年尾放假來應景，實在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可是中國改用了陽曆已經十八年，學校的放假，在陽曆年初只有三兩天掛一個名，依然還是接着陰曆的新年，只改其名，美其名叫寒假，我們貴國人的「換湯不換藥」的毛病，沒有再比這表示得顯更明，更可笑的了。

這現行制度的辯護人說，陰曆年假的不能廢止，就正因為過年的習慣太根深蒂固，不能一時改過來。他們常說，事實曾經證明給我們看，即使學校在陽曆年底放了假，還是並不能使學生在陰曆年底不回家，而且路遠的學生，甚至不免陽曆年假便歸家，過了陰曆年節才回校，結果學校不能維持整齊的上課，學生多荒廢了學業，而廢止陰曆年的目的仍然沒有達。

這話固然不為無因。可是今日的學生已經不是十餘年前的學生了。他們未必定要維持陰曆年的放假，雖然並不積極的運動反對。無論如何，不用受過高深訓練的理智，便可以明白陰曆年過年與陽曆年過年，一樣的可以大吃大喝，一樣的可以穿新衣，一樣的可以點花燈，

放爆竹的吧？只要同時改的人數多，也一樣的可以熱鬧；而改的人的多不多，却在各人的努力不努力。即使所有的人不能全受理智的支配，那麼難道以全國教育當局和學校當局的力量還打不破這樣的一種因循的習慣嗎？要是嚴格的規定，而且嚴格的實行：告假滿多少天的扣分；或是告假滿一學期幾分之幾的不准受試；或是效法美國有些學校的辦法，假期後遲到的罰款，而罰金又等比的增加，我們不信數年之後，還會有陰曆新年告假遲到的風氣。

所以陰曆年假的沒有打破，不是沒有法打破，而是一向沒有決心要去打破它。現在全國一致的主張，要正式的，而不是虛行故事的奉行陽曆了，那麼廢止化名寒假的陰曆年假，應得是第一件實行的事。因為，一則我們應當用思想比較新穎清楚的學生去感化他們的頭腦比較陳腐遲鈍的家庭，萬不該反把新勢力去遷就舊家庭，而永遠屈伏在舊習慣的底下；再則要打破一般人普遍的習慣，得用大規模的整個的勢力，而全國最大的新勢力莫過于數百萬的學生了。

我們知道非難的人一定會說，要是年假改在陽曆年尾年初，一方面秋季的學期得縮短至三個月左右，他方面春季的學期，又不得不延長至幾乎六個月，這分配未免太平均了。我們的回答是：這問題還不容易解決嗎？只要把兩學期改為三學期便好了。

這話驟然聽了，也許像是點了龍鳳燭尋繡花針的辦法；爲了改一個假期，却連學期制度都牽動了。要是二學期制有自身的優點，誰也應有同樣的感想。可是我們知道，二學期制的

惟一的根據，惟一的保障就是陰曆的年假，要是沒有陰曆年假，三學期制早就成了事實了。

我國以外，有第二國採用二學期制的嗎？我們雖然不敢斷言沒有，却也沒有聽說過。據我們所知道的幾國，都是實行三學期制，雖然學期的長短，從二月到三月，非但各國不相同，一國內的各學校也往往很不同。

我們不是說，因為各國都行三學期制，我們也不得不採用三學期制。三學期制的優點，可以說的很多，而在我們看來，最關重要的是春天的放假。放假的意義，一方面固然爲了長期工作後的休息，另一方面却爲了給與學者一個旅行觀察，調查實習的機會。學問不僅僅從書本中得來，我們誰也知道；太史公周遊名山大川，所以文章能那樣的雄偉，我們誰也聽說過。歐洲的大學，暑假往往放在四月，甚至像法國大學的五月，很可以給學者一個國外旅行的機會。此外寒假及春假，還有一二星期至月餘。

我們與歐洲各國來打比，却有一層千萬不及人家的。不用說我們的暑假期間比較的短，即使同樣的長久，也不容達到爲了遊歷觀察而放假的目的。歐洲的夏季，常常只抵我們暮春初夏的天氣。我們的夏季天氣太熱，衛生的設備又太劣，除了幾個避暑的各所，實在不宜於旅行，冬天又因爲過年，不得不守在家裏。所以我國的學生，不論暑假年假，大都困守在家鄉，勤苦的依然埋頭窗下，並不增加人世的經驗，怠懶的飲食臥休便完事。因此我們相信，在三學期的制度下，三四星期的春假一定成了最有意義，最有效果的假期。

當然不免有人反對要學校的假期太多了。可是要是縮短正可以圍爐讀書的寒假來添大可以遊行觀察的暑假，假期未必便增多了多少。而且假期的長短，與學業的進步並不常作正比例。英美的工人一天工作八小時，我國的工人每日工作十二時以上，可是一個英美工人八小時勢力的結果，常常抵得過我國工人二三天。同樣歐洲大學的寒假，暑假，暑假三種的假期，合起來常常差不多半年，而它們學生一年所做的功課，也實在抵得過我國學生一兩年以上。只要上課的時候一天不虛過，零零碎碎的小假廢止了，開學的那天便正式的上課，放學的那天才停課，那麼真是可以休息遊覽的假期還只嫌有太短呢。

二月十二日

泰東月刊 第九期 目次

1925—26年的俄羅斯文學(論文).....	巴南
科學的經濟思想與馬克斯(論文).....	左孟
唯物論的哲學觀(論文).....	鄧孟
關於農業的發展是向那方面推進底問題的討論(論文).....	鄧孟
談一談政治經濟學(論文).....	鄧孟
新生的歌吟(詩).....	江劍
失去安慰的人(小說).....	祝昌
自由的花(劇本)(續完).....	馮潤
中秋節前(散文).....	孟超
暗室(續完)(小說).....	琴澤
編輯以後.....	編者

書報春秋

帝國主義與文化

英士

社會科學名著譯叢之一

李之鷗譯

新生命書局發行

乙種九十八頁實價三角

在「譯者閒話」裏面，李之鷗君告訴我們說，他「對於原書是取直譯，惟於最後一章，因嫌繁冗而略減裁」。評者不敏，覺得譯就是譯——把甲種的文言翻成乙種的文言而已，無所謂「直譯」或「曲譯」。假使直譯能成一個名詞，那末，「曲譯」二字恐怕也有成爲名詞的可能性，因爲曲直是互相對待的。宇宙間苟無曲的東西，就沒有直的東西。直的概念，實從曲的而來。李君既沿前人所造的累贅名詞，以直譯爲標榜，評者不怕難爲情，敬謹創造一個新的名詞——曲譯——來，不但作爲自己批評這個譯本之用，並且請求學術界姑認其爲一個

別的標準，看看今日中國出版物故中之以直譯爲標榜者，究竟有多少應該歸入曲譯之列！

好像直譯一樣，曲譯是一個假定的名詞，沒有精確的定義。研究過考幾何學的人們各個都知道，一條直線是兩個定點中間距離最短的路程。如果我們把原著和譯本作爲兩個定點，那末我們就可稍會明白直譯和曲譯兩個假定的名詞各含什麼意義了。凡是譯本上所說的話和原著上所說的話相差不多的，便是直譯的。凡是譯本上所說的話和原著上所說的話相差很遠的，便是曲譯的。換句話說，直譯是忠實的轉述，曲譯是添花樣的說謊。添花樣有正有負，好像數學公式的加號後面可以加正量，亦可以加負量。加正量的曲譯者往往憑空杜撰，無中生有，造出許多原書上所未嘗明說，甚而至於未嘗妄說的話。加附量的曲譯者往往投難而退，遇障而跳，看見原書中看不懂的句子便不譯，看見原書中與己意不合的地方亦不譯。

文藝鑑賞者的眼光很銳。他們能從一個創作品裏看出作者的人格來。直譯比較是一種機械的工作，譯者往往犧牲自己的個性來遷就作者，所以譯者的人格很難從直譯的東西上表現出來。曲譯則不然。我們得到一本曲譯的奇書以後，如果要知道譯者的人格或個性，實在容易的很。只要把原書和譯本對照一下，找出譯本中的曲的所在，譯者的人格或個性便可窺其大略了。『帝國主義與文化』是一本曲譯的小書，中英文都通而於社會科學稍有研究的閱者，只消費去幾個鐘頭的功夫，把奧爾夫的原著和李之鷗的譯本比讀一下，便可知道譯者的英文程度非常低淺，對於原文不能瞭解，爲了或種動機驅使，走到出版界裏來僥倖嘗試，

故對原著者不能不「表示歉意」，對閱者不能不欺騙。

譯本第一頁第一句便和原著第一句不同。原著第一句說：“Between 1800 and 1900 Europe passed through a revolution that was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而譯本第一句只說：“在一八〇〇與一九〇〇年間，歐洲經過一次大革命”，沒有把“that was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譯出來。這是第一句，譯者碰到難關就跳了！這是「直譯」呢？還是「因嫌繁冗而略減裁」呢？

奧爾夫先生是一個費邊社派的社會主義者，對於現在的國際政治當然不能表示同情，但他對於現在的國際政治認識很清。我們讀過本書的原本以及吳氏前此發表的著作，莫不知道吳氏認定現在的國際政治是歐洲革命的結果。這個革命不但革了歐洲舊制的命，而且影響及於歐洲以外的世界。此書第一句是吳氏的大前提，是本書的出發點。有了這一句話，而後下文才可接得下去。譯者不明斯旨，對於這樣一句重要的說話，於動筆翻譯之初即用「腰斬式」的方法來使之殘廢，使之脫氣，手段未免過辣。既斬其腰，再說直譯。是直視彼原著者及其著作爲無物，並祝我閱者爲毫無知覺的木石了。心術之險，委實可驚。向來有一批不自量力的譯者，自己知道對於原著不能融會貫通，譯出來的東西似通非通，乃以直譯爲搪塞，自掩其醜，已使我們聽到直譯兩字便搖頭。今李君對於所譯的書，不但對於全書不能瞭解，甚至至於對於第一句都不能依樣畫葫蘆地翻譯，乃亦以直譯爲護符。直譯！直譯！天下幾多

文丐假汝之名以行扒竊之業！我爲汝頭痛！

第一句就曲譯了，其餘可想而知。如欲舉例爲證，不必拿出難譯的部分來。誰都知道英文中之Civilization一字應譯爲文明，而含義等於文化的英文爲Culture。文化和文明是有區別的，在許多地方不可混用。本書的名稱照例應該譯爲帝國主義與文明，而李君譯爲帝國主義與文化。在第十七頁內，Kaiser Wilhelm II被譯爲「凱撒第二」！在第六頁內，把Queen譯爲女皇。這樣容易的字面，雖請一個中學生來亦可找出適當的中文來逐譯，而大胆的李君反而不及他們，真正不免「小材大用」了。可笑可憐！原書中常見Nationalism一字，譯者用兩個流行的名詞來譯它：屬於強大的譯爲國家主義，屬於弱小的譯爲民族主義。這樣一來，我們似乎可以繼續高呼打倒國家主義與實行民族主義了。春秋筆法，殊可欽佩。曲譯之妙，有如此者！

原書第九頁上，有一段大意說：「當大部分閱者的祖先還是身塗藍色染料的生番的時候，我的祖先已經開化，得聽預言家愛色亞的訓示了（我想像他們也許帶着不大顯意的神氣而聽）。雙方的差別如此，而竟可以彼此不相接觸，不互爲影響。」從這看來，我們可以推想原著者是英籍的猶太人，原著者的祖先便是二千六百年前的希伯來人。所謂「大部分閱者」，當然是指盎格魯薩克遜族。所謂「大部分閱者的祖先」，當然是指二千六百年前的日耳曼人。譯者的英文程度太低，歷史常識太少，想像能力太弱，看了這一段的原文竟至莫明

其妙，於是又曲譯爲「我們很可想像當我們祖先中已有人不甚信服預言家的時候，一定也有許多祖先還是文身的野蠻人，而且彼此毫無接觸或影響」（見譯本第二頁）。

原書第二章的最末一句（第六十四頁），大意是說：「在一七五〇年時——不，雖在一八〇〇年，甚或一八三〇年時——即請眼光最遠的先知先覺者來，也不能預測歐洲對於世界各部的關係，在帝國主義推動之下，能於十九世紀末年之前，完成一個非常的劇變」。這一句的大意，君李「直譯」如下：「實在沒有一個預言家能夠推斷在一七五〇年，一八〇〇年，或一八三〇年，歐洲對於世界各洲的關係將有重大變化。而這個變化在帝國主義衝動之下，直到十九世紀才實現了」（見譯本第三十八頁）。

此種九曲三灣的纏夾句子在譯本中隨處發現，明顯的例證不勝枚舉。原書最後一章論「國際聯盟與文明的綜合」，爲全書中最有精采，最關緊要的部分，而譯者自言憊其繁冗，略予減裁。我們讀過原書的人，對照之後，知道譯者不但自由行使減裁的淫威而已，而且十分之九是杜撰的幼稚結論，與原著者的意見根本相左。

說「曲譯」

摩

對不起英士先生，我要借用你批評譯作後背的地位來爲我自己說幾句話。方才書店送來

足下的原稿要去付印的，我一看到「曲譯」與「直譯」的妙論，不禁連連的失笑。如此看法翻譯之難，難於上青天的了！除了你不翻原書外對，近年來的譯作十部裏怕竟有十部是糟：直了不好，了曲也不好；曲了不好，直了更不好。我祇佩服一部譯作，那是趙元任先生的「阿爾思奇境漫遊記。」但是天知道趙先生經不經得起張着老虎眼的批評家拿「原文來對」！天知道愛曲的人不責備趙先生太直或是要直的人不責備他太曲！這且不談，我要說的話是關於我自己的譯述。我第一部翻譯是La Fougère的Undine，九年前在康榜連著七個黃昏翻完，自己就從沒有復看一道。就寄回中國賣給商務印成書的。隔了三兩年陳通伯先生「捉」住了我！別的地方不說，有一處譯者竟然僭冒作者的篇幅借題發了不少他自己的議論！那是什麼話——該下西牢一類的犯罪！原因是爲譯者當時對於婚姻問題感觸頗深，因而忍俊不住甩了一條狗尾到原書上去。此後當然再不敢那樣的大胆妄爲，但每逢到譯，我的筆路與其說是直還不如說是來得近情些。那也帶一點反動性質：說實話，雖則是個新人，我看了「句必盈尺而且的地底地的底到不可開交」的新文實在有些胆寒。同時當然自以爲至少英文總不能說不懂。如此云云，幾年來東塗西抹，已印成與未印成書的稿件也已不在少數。我性成的大意是出名的，尤其在翻譯上有時一不經心鬧的笑話在朋友中間傳誦的是實繁有徒。我記得最香艷的一個被通伯妹妹給捉住的——也是譯曼殊斐兒——是好像把Thursday譯作Thirshly因而在文章上口渴面想喫蘋果云

云，幸而在付印前就發覺，否則又得浪費寶貴人們的筆墨了！

但我却要對李青崖先生道謝，因為他爲我從法文原文校對出賴第德譯本上不少的不準確處。可惜我手頭沒有英譯本，不能逐條來說，但關於兩點至少我現成有話。「米老德」該是個疑團吧？爲什麼米老德，而且又不是麥哀老德，難道My Lord都認不識當定人名字嗎？原來是有一段註解，意思是要讀者從念的聲音裏體會出那話的神氣并且我想或許在現代的新造字裏多添一個有神氣的外來語，但也不知怎的那段括弧跑了，因而連略細心的先生們奇怪，我祇好道歉。

第二點是李先生批評的賴第德的「理性」。那確是我自作聰明了事。賴第德（我本想譯作「慧的德」的原字是有率真的意思。也不知當初我怎麼的一轉念就把理由轉成了理性，還自以爲頂「合式」的，

我翻那部書是爲市面上太充斥了少年維特的熱情，所以想拿Voltaire的冷智來澆他一澆，同時也爲湊和當時我編的農副的篇幅。我的匆忙和大意是無可恕的，因爲我自己從沒有復看過一遍，從農副付印到全稿賣給北新付印；這是我的生性最厭煩復書自己寫得的東西，有時明知印得奇錯怪樣，我都隨他去休。

李先生也提到胡適之先生的話，但胡先生誇獎我的話是聽不得的。關於他說我賴第德譯本的話我這里恭請他正式收回。認我的譯文好的方面至多可以說到「可念」Readable。

至於壞的方面當然是說不盡說的。這時期到底是半斤八兩的多——除了一兩個真有自信力的偉大的青年。

關於曼殊斐兒的譯文我似乎用不着再說話。通伯先生有封信給我，但我想還是忠厚些不發表它罷。

阿伯拉與哀綠綺思的情書

梁實秋譯

甲種八角半
乙種六角半

這是八百年的一段風流案，一個尼姑與一個和尚所寫的一束情書。古今中外的情書，沒有一部比這個更為沉慟，哀艷，淒慘，純潔，高尚。這裏面的美魔玄妙的辭句，竟成後世情人們書信濫調，其影響之大可知。最可貴的是，這部情書裏絕無半點輕薄。譯者認為這是一部「超凡入聖」的傑作。

海外出版界

美國詩鈔(1671—1928) 康拿德亞琴編

紐約現代叢書局出版。
一七八頁。美金九角五。

American Poetry, 1671—1928. Edited by Conrad Aiken. Published

by The Modern Library, New York. 356pp. G. \$0.95

現代英美代表詩人選

山德氏編選
賴爾生

紐約麥米倫出版。
三六三頁。美金三元。

Chief Modern Poets of England and America Selected & edited

by G. D. Sanper & J. H. Nelson, 706pp.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G. \$3.00

近來英美兩國文選和詩選的出版之多真不亞於上海一般野雞大學林立之盛。有許多，因為選者的無名或內容的不精，也沒有人去考究牠；就是比較好點的，除了學生以外，花錢去

買來看的人恐怕也在少數。這當然是因為選集根本都不是創作品；嚴格說起來，自然也沒有什麼文學的價值。但是好的選集在一種文學普遍的運動中卻是一件不可少的東西，所以一部選集，假便是好的話，對於社會也是一種很大的貢獻；這種貢獻在編選者却是一種犧牲，因為好的選集是不容易成就的，而結果不過是一部沒有實際文學價值的選集。

讀中國詩的人，有幾個人最先入門的時候不會得益於唐詩三百首，十八家詩鈔、唐詩別裁，古今詩選等等名選的？讀英文詩的人，差不多誰都是先從 *Palgrave's Golden Treasury of Song and Lyric* 入手的。雖然我們現在用不着唐詩三百首了，也不看 *Palgrave's Golden Treasury* 了，我們終不能忘記牠們那時候給我們的方便。所以我說好的選集確是一種貢獻。

亞琴 (Aiken) 這本詩鈔可以算是頭一本包含全部美國詩的選集。從一六七一年起直到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止，所有美國應傳的詩人都色羅在內——共八十餘家。選者自己也是一位有數的美國詩人，但是却没有把自己列入，我覺得這是一個缺點。他在序裏說明他的選擇標準完全是美學的標準，就是不論以往的批評如何，社會的反動如何，凡是他個人認為是好的，便留下來，再行判斷。八十多人中以 *Edgar Poe*, *Emily Dickinson*, *Walt Whitman*, *Robert Frost* 四位的詩選得最多，四人中再要算 *Emily Dickinson* 的選得最多（共二十四首）。選者在序中說明美國的詩在 *Emily Dickinson* 以後的比較以前的是要好的多。我想這句話說得很實在，我們普通的印象也差不多如此，集中選選了幾個一向無名的詩人，如 *Thomas Chivers*,

Trumhull Stickney, Anne Bradstreet 等，這些人都是亞琴苦心苦力的從黑暗中搬出來的，這是我們讀者更應當多謝他的。

山德氏和賴爾生的選集專是包括現代的英美詩人，多半都還活着。這部選集雖然是包含的人不多，但是所列入的每人的詩都選得很多，至少的也有十首八首。這部選集的目的是在舉出幾個現代英美的代表現人來，把可以表現他們風味的好詩選多幾首，作為集中的研究。選者並不想借此表現什麼新理論，新主義，或是什麼運動；不過是選出幾位現代英美詩人來作一種單獨的研究而已。集子裏所包括的都是我們早已聞名的人，不過所選的詩比較別的選集不但是多，並且還新。關於美國方面的人，亞琴也在內，共有他十三首詩。這十三首詩可以拿來補他自己選集裏的一個缺點。這部選集很可以作為現代英美詩入門的研究，書後還有很詳細的各家書目和重要批評著作的介紹。（超）

紅樓夢的英譯本

王際真譯

美國突般爾陶倫書店出版。
一八五頁。美金三元。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By Tsao Hsueh-chin & Kao Ngoh.

Trans. late dand adapted from Chinese by Chi-chan Wang.

371pp. New York: Doubleday, Doran & Co. G. \$3.00

中國最偉大的小說「紅樓夢」果然有一天能整個兒翻成英文，使英美人也領略中國偉大文藝的一斑，該是多麼慶幸的一件事！前幾年我在友人處曾經見到一種譯本，譯者是英人，名字我記不清了，是別發洋行出版的，譯筆非常遲滯，並且只翻了三分之一，所以很少人注意，現在大概已絕版了。這次王君的譯本，雖然是節譯，但能保持原書的精神而且刪繁摘要，分章分段，完全特具心裁，煞費苦心過的，所以從頭到尾，依然一氣呵成，絕無漏落截斷的殘痕。

紅樓夢原書共一百二十回，王君把牠們分成三卷，三十九章，每章又分成若干節。原書第一回煉石補天一段，在譯本中改為楔子；譯本一二兩卷包有原書五十七回，第三卷六十三回；所以前半部刪改處比較的少，後半部縮減得極多。第一回（即譯本中之楔子）譯者字字照翻，毫不更動，其用意是使西方讀者能略窺中國小說家的特殊作風。刪改本非易事，尤其是這樣嚴密緊湊的長篇小說，刪多了，只怕失了原有的美，刪少了又怕冗長繁瑣，在不諳中國複雜家庭制度的西洋人，勢必弄得莫名其妙毫無頭緒了。現在王君雖不能說刪得恰到好处，但還不失本體，線索分明，輕重適當，確是值得我們頌揚的。

翻譯中國小說最大的困難是翻譯姓名地名，因為中國的語言是單音制，只聽聲音，不講寫法，就在中國人自己也得加以解釋纔能明瞭；因此譯的時候單譯音而不譯意，有許多姓名相差只在四聲。紅樓夢中共有四百二十一個角色，如果不設法區別起來，結果一定是大混

儀。王君於是規定凡是女的名字都譯音，如碧玉 (Black Jade) 寶鏡 (Precious virtue) 迎春 (Welcome Spring) 探春 (Quest Spring) 鳳姐 (Phoenix) 等。(除下湘雲 (Hsiang-yun) 一人無法譯音；) 凡男子的名字都譯音，如賈寶玉 (Chia Pao-yu) 薛蟠 (Hueh Pan) 等等。還有表示親戚關係的種種稱呼，實在無法找尋英文的對照，祇能譯牠聲音，而預先加以注釋，例如老爺 (Lao-yeh) 太老爺 (Tai-lao-yeh) 老太太 (Lao-tao-lai) 奶奶 (nai-nai) 姐姐 (ai-ai-chieh) 妹妹 (mei-mei) 等等。這都是王君譯本勝於前譯本之處，也並且是開繼起者翻譯中國書的極好成例。

不論由英譯漢或由漢譯英，翻譯者對於英漢兩種文字，都須有相當領會嫻熟的程度，方始有資格翻譯，方始能翻譯得好。所以翻譯並不是件易事。王君於這點上有餘而無不足，與國內對字轉譯的先生們，專恃辭典的指揮，一知半解的依字直譯的，真可說是大相徑庭了。可是，美中不足，我覺得這本偉著還有重譯的必要。節譯或改譯是萬不得已而為之，是為便利譯者便利讀者而為之。我相信真正偉大的作品，節譯了改譯了，多少要打一個很大的折扣；若要完整的，不遺漏的給異國人欣賞，非對照的譯出來不可，並且在王君的改譯本裏把所有的詩詞對聯都取消了，你想是多麼大的一個損失。所以我希望，我熱切的希望，這部王君改譯的紅樓夢真是一封介紹信，給英美人士對於這部書先有一個認識，然後有更偉大更精審的翻譯家來完成這空前的大工作！ (森)

人生藝術(謨力斯作品的精華) 赫伯特夫人編

英國坎斯塔布爾公司出版
六十二頁。三先令六辨士。

The Art of Life; Gleanings from the works of Havelock Ellis.

Collected by Mrs. S. Herbert. 124 pp. London: Constable.

3s. 6d.

前幾年當代散文家 Logan Pearl Smith 曾把美國哲學大家 George Santayana 的著作裏最精粹的部分集做一本書 (Little Essays of Goo ze Santayana), Santayana 的著作卷帙浩繁，奧妙精深，念他書的人本來不多，經這剪裁揀選之後，人們能够在很短的時間內看到這位給希臘精神所滲透的老頭子全部思想，而且所讀的都是他那絕好的珠圓玉潤，氣魄廻轉的文章，因此 Santayana 的精神能夠普及於一般素人 (Layman), Smith 先生真是做了無量功德。

現在赫伯特夫人對於謨力斯的作品也施以同樣的工作。謨力斯真可說是一個「看遍人生的全圖」的人，他看清愛情，藝術，道德，宗教，哲學都是人生的必需品，想培養人生藝術的人們對於這幾方面都該有同情時了解和靈敏的同情。他又認明這各門裏面有許多的衝突，他以為良好的辦法是保持一種平衡，讓我們各種天性都得到自然的發展，而沒有互相攔

踐。比如談到性的問題，他說：「我們若使想得到適當的節制，我們一定要有適當的放縱纔成。」他又說：「若使你要做個「聖」Saint，你起先應該是個非「聖」的人物纔行。」他對於我們的行爲，也主張一面要照着知識，一面要顧到本能。他這種兼含并包的精神的確是可佩服，也只有藹力斯學識那麼淵博，纔能夠保持這樣的態度，他在「斷言」Affirmation裏說：「生活始終是種藝術，是種每個人都要學的，而誰也不能教的藝術。」然而藹力斯還是敦敦不倦地告訴我們應當怎樣地講究生活藝術。這個矛盾的地方正是他最大的平衡。在當代作家裏只有高爾斯華綏(Gaehwouthy)的心境是這樣地看透人生一切的紛紜錯雜，而下個分兩適中的判斷。

有些思想家的文筆一清如水，他的意思是狂濤也似地一直湧下來。羅素就是個好例子，這類的文章不宜于選出一段段來集在一起，反把思想的來龍去脈同氣魄弄丟了。但是像藹力斯這樣子思想沉重，又常常有意味無窮的警句，那是最宜于這種採取精華的辦法。我們可以靜躺在床上，讀一小段，細味半天，這真不下于靠着椰子樹旁，懶洋洋地看恆河的緩流，隨着流水而冥想的快樂。

這本書唯一的毛病是所表現藹力斯思想的方面太少了：全書分五章。愛情，藝術，道德，宗教，哲學。每章中間編者總是只着意于一兩個論點，關於這些論點的選得特別多，其餘大概忽略過去。藹力斯的意見非常多，對於每一件事情，總是從各面着想，沒有疎漏的地

方。可是這本書所給我們的印象却好似謊力斯的主張只有幾個，同我們讀完他的傑作「人生的跳舞」後的印象絕對不同。不過這或者因為篇幅所限的緣故，赫伯特夫人這副著及「一個最開通的英國人」的思想的苦心是要感謝的。（春）

多池威士(小說) 沁克爾劉易士著

倫敦朱內生開善出版。
二百頁。七先令六便士。

Dodsworth. By Sinclair Lewis, 400 pp. Jonathan Cape. 7s. 6d.

讀過劉易士先生著作的人都知道他最喜歡描寫美國人在物質方面的自滿，思想的狹窄，和他們生活的庸俗。他的人物就是我們日常在馬路上遇得見的各種人——醫生，律師，商人，官吏，牧師，夫婦，兒女等等。他可以說完全是一個社會諷刺家；他的好處是在他能夠從極平常，極無聲色的生活中表現出來一個階級的共同思想，習慣，野心，滿足，和失望。別個小說家也許要製造一種情節，利用一件大事的發生來表現他的人生觀，劉易士却用不着這種方法；他祇要選擇一二個人出來做一種級階的模型，把他們的日常生活不加不減的描寫出來——這便是他的藝術。從小說的藝術上看來，這是劉易士的弱點——缺少故事的成分；但是拿廣義的藝術眼光來看，一部小說祇要能夠給我們一種新的覺悟——好像夢裏的警鐘——或者領導我們再登高幾層寶塔，使我們望遠些我們的環境，這部小說至少在一部分讀者的印象中總不能

不留點痕迹。

「多池威士」是劉易士最近的作品。故事是描寫一個中年美國的汽車資本家（多池威士就是他的姓），發了財之後便同他的妻子到歐洲去遊歷。他的妻子法蘭（Fran）對於生活的意味原來就比他深一層：在家裏，當她丈夫每天在廠裏計算贏利，設法和別家汽車廠戰爭銷路的時候，她便在那裏看許多關於歐洲文化和藝術的書，如是腦筋裏也就充滿了各種的想像。她的丈夫却是一個老老實實的上級美國商人，他的思想總脫不了那四個汽車輪子和那萬能的發電機，他一生最大的目的就是使得美國人個個都要買他的汽車。夫婦到了歐洲——先到英國，然後法國德國意大利——覺得彼此的意見和主張一天比一天的遠。撒母耳（Samuel）（即多池威士名）始終脫除了他那種種從美國帶來的習慣，思想，和慾望；同時法蘭却要高攀——她愛同貴族來往，歡談論音樂，美術還有許多所謂高尚的題目，她還愛人家——尤其是什麼伯爵，公爵——恭維她的美貌，此外撒母耳覺得最難忍受的，就是什麼事都得按着她的主張來做，不然便沒有安息。結果是夫婦同意分離，各自去結交隨時的伴侶，中間雖然重圓過一次，末了還是分離着。

我覺得這本小說還不如他從前那幾本名著，如 *Main Street*, *Babbalanza*, *Elmer Gantry* 等。我雖然不是十分愛讀劉易士小說的人，我却承認以上三部小說至少在現代美國小說史上都有相當的價值，尤其是頭一本 *Main Street*，三本都是描寫美國生活的慘淡，在將城中人

民胸襟的狹窄 和商人物質的醉狂；二本當然也都是諷刺；但是每本的諷刺都是集中於一點，所以讀者的印象也有所依歸。在『多池威士』裏却不然：一方面作者那裏譏笑撒母耳的自負，一方面又在那裏變化法蘭的心理，另一方面又在那裏散布他們夫婦決裂的種子。看完了這本小說 讀者一定要問：究竟作者的目的是描寫什麼：照書的內容看來，作者關心的問題同時似乎太多了。假使作者的目的是要表現在一個新環境中，夫婦的關係和情感是不能沒有影響的，那末何必一定要把撒母耳弄成一個純粹的美國人呢？若是目的是在表現美國人對於歐洲文化的印象，又何必參加一種故事的成分呢？假使要表現女性的變遷，為什麼要叫他們夫婦跑到歐洲去吵鬧一場呢？

也許劉易士先生覺得他前幾本小說的人物都是在美國的，現在美國人都以遊歷歐洲為時髦，所以這本小說中的人物也得去逛一次才成。但是我們覺得劉先生下次的人物還是留在美國的比較妥當。（超）

變態心理學大綱 伽尼墨費編

現代叢書社出版。
一百六十五頁。美金九毫五

An Outline of Abnormal Psychology. Edited by Gardner Murphy.

331 pp.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G. \$0.95

「現代叢書」社從前出版過一本「心理分析大綱」An Outline of Psychoanalysis，凡是喜歡研究弗洛德(Freud)學說的人們差不多都念過那本書，念後也都很满意，因為內容既深明瞭，的確是個很好的入門讀物。現在他們又出版一部「變態心理學大綱」，我覺得這部書比前一部在出版界的地位是更重要些，因為關於性的分析還有許多別的通俗書籍，變態心理學的內容比心理分析複雜得多，而且和生理學關係太密切了，免不了許多專門名詞，所以一直到現在我們還找不出一本很概括簡單和便于初學的變態心理學。這本大綱就是應這個需要而產生的。

全書中共分五章：一，白癡和低能，二，瘋狂，三，各種精神病和輕微變態心理，四，變態心理的起源同兒童心理，五，變態心理與社會。每章都是七八位名家的論文湊成的，每篇論文都有幾個實在的例子，然後再來細加討論。我以為第三章是特別有趣，因為裏面所說的是普通常態人的一些變態心理，同樣子由輕微的病態一步一步陷到瘋狂的地獄裏。第四章是談到變態的種子多半是小孩時候種下的，所以我們若使要妨備變態心理的發生，應當釜底抽薪，着力于兒童時期良好環境的做成。變態心理學雖然成立沒有多久，但是已經有很大的影響，最顯明的就是對於犯罪學的影響。我們念過變態心理之後，知道許多罪人的犯罪是給病態心理所驅使的，他們自己完全是個病態心理的奴才，他們是值得我們的矜憐的，實是不該「法無可貸」地嚴辦。我們還知道監獄是養成變態心理最好的所在，好些人們偶然不謹

憤，坐了幾年的牢，在那悽慘苦悶的境況內，神經變成病態，因此種下後來屢次犯罪的根源，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這些都是迫切的社會問題，也可說是變態心理學對於人道的一個大貢獻。

變態心理一向是文學家的好題材，有人甚至說天才是瘋人。世上第一本詳細討論變態心理著名是柏吞的「憂鬱的分析」Bacon's Anatomy of Melancholy。可是柏吞同時是十七世紀的散文大家。他那典麗靈巧，妙語驚人的文體是我所百讀不厭的。此外安特烈夫Andreyev，陀思妥以夫斯基Dostoyevsky，愛倫坡E. A. Poe，霍桑H. O. Hawthorne筆下都跳出許多驚心動魄的變態心理人物。我想這本書裏的無數實例全可做小說的絕好題材。文學并不一定要立基在科學上面，但是科學有時會激動我們的想像，使我們更深一層地觀察人生，那麼我們何妨借光一下呢？許多偉大的文學家如哥德Goethe，高爾士密斯Goldsmith，濟慈Keats，契可夫Chekov等等都會和醫學結些因緣，這或者不單是由于天才的趣味寬廣，裏面或許有更深的理由。

中國的社會的確是變態心理的，這部書可說是一面極好的照妖鏡，希望有人肯把牠譯成中文，散一散我們四圍的烏烟瘴氣。（春）

編輯後言

上期預告的「平論周刊」一時仍不能出版。這消息或許要使少數盼望它的朋友們失望，正如我們自己也感到悵惘。但此後的新月月刊，在平論未出時，想在思想及批評方面多發表一些文字，多少可見我們少數抱殘守闕人的見解。我們歡迎討論的來件（我們本有「我們的朋友」一欄），如果我們能知道在思想的方向上至少，我們并不是完全的孤單，那我們當然是極願意加緊一步向着爭自由與自由的大道上走去。

天問

(長篇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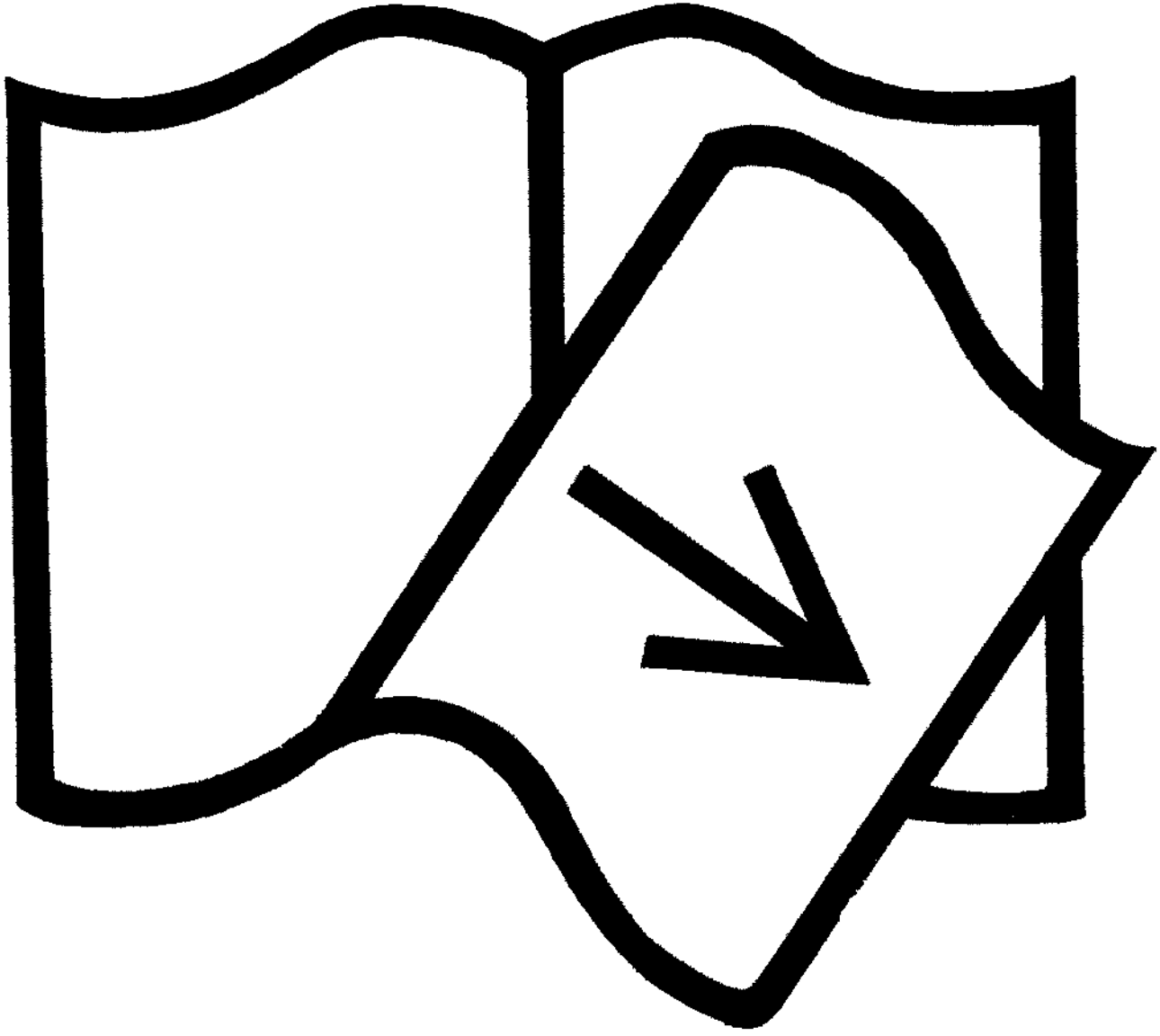
陳 銓著

(出版了) 分上下兩冊 合售實價一元四角

我們爲什麼近年來祇看見人寫短篇小說？爲什麼？

因爲長篇小說，真不是個容易的嘗試。它需要時間，理智，觀察，選擇，感覺，記憶，尤其是作者藝術上充分的修養與警練動人的文筆；缺一樣這嘗試便是整個的失敗。

現在好了，這位一鳴驚人的作者給了我們一篇洋洋二十萬言的成功的供狀——「天問」。「天問」裏面，像整個的人生一樣，包含着一切古今相同的悲劇：裏面不獨思想精純，結構嚴緊，描寫清切，分析細微，理論透澈；還看的出天真與虛偽的衝突，情愛與罪惡的對壘和仁慈與殘暴的搏鬥。這些都是造成人生千變萬化的要素。所以一方面因爲「天問」是人生真實的描寫，我們看了就知道什麼人生的究竟；一方面因爲人生本身始終是個啞謎，我們想猜透它歸根還祇有去「問天」。不過一個人憑空決不會感覺到如此的深切，除非讀了像「天問」這樣動人的作品纔能夠。



原件短缺